驻京办主任

二

[韩]金[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1 三个女人(1)
- 1 三个女人(2)
- 1 三个女人(3)
- 2 伯乐(1)
- 2 伯乐(2)
- 3 下马威(1)
- 3 下马威(2)
- 4 洗尘(1)
- 4 洗尘(2)
- 5 法源寺(1)
- 5 法源寺(2)
- 6 分歧(1)
- 6 分歧(2)
- 7 殿堂(1)
- 7 殿堂(2)
- 8 后台
- 9 诉苦
- 10 汇报(1)
- 10 汇报(2)
- 11 陷阱(1)
- 11 陷阱(2)
- 12 心灵庄园(1)
- 12 心灵庄园(2)
- 12 心灵庄园(3)
- 13 盗矿(1)
- 13 盗矿(2)
- 14 常务会议(1)
- 14 常务会议(2)
- 15 墨宝(1)
- 15 墨宝(2)

- 15 墨宝(3)
- 16 请客(1)
- 16 请客(2)
- 16 请客(3)
- 17 天堂雨(1)
- 17 天堂雨(2)
- 18 交流(1)
- 18 交流(2)
- 19 老朋友
- 20 妥协(1)
- 20 妥协(2)
- 21 卧虎
- 22 老谋深算(1)
- 22 老谋深算(2)
- 23 谈判(1)
- 23 谈判(2)
- 24 四菜一汤(1)
- 24 四菜一汤(2)
- 25 情变(1)
- 25 情变(2)
- 26 群众来信(1)
- 26 群众来信(2)
- 27 车展(1)
- 27 车展(2)

1 三个女人(1)

从驻京办回到东州后，因“肖贾大案”的牵连，丁能通说清问题后，组织上派他到省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结业后，便赋闲在家，组织上迟迟没有给丁能通下结论。

正值两会，由于刚刚发生了肖鸿林、贾朝轩腐败大案，所以这次换届备受瞩目。其实，结果也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市委老书记王元章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洪文山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王元章，成为新任东州市市委书记。

让洪文山主政东州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起初意见并不统一，赵长征认为，洪文山一直主抓纪律检查工作，根本不懂经济，东州市是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应该派一位既讲政治又懂经济的市委书记；林白则不敢苟同，他觉得肖鸿林、贾朝轩之所以腐败掉了，就是因为市委一班人重经济轻政治，一味追求GDP，为了追求GDP，不惜违规违纪违法，终于酿成了一场重大政治灾难。

省委常委会经过再三讨论，报中组部同意，还是林白的意见占了上风，洪文山终于走马上任，但是林白不是没有考虑赵长征的意见，他为东州物色了一位经济专家型的市长，爆出了东州两会最大的冷门。

起初一直传言东州市新任市长有可能是省委副书记刘光大或者是常务副省长梅红军，谁也没有想到刚刚就任清江省副省长不到一年的原清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博士夏闻天夺了个头彩，刚刚过完四十四岁生日就走马上任，以高票当选了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清江省省会古城东州市市长。

这让东州官场上那些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宿将老兵们产生了许多质疑，东州可是拥有八百万人口的省会工业大市，是清江

省乃至北方地区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这么年轻的市长会不会只是个纸上谈兵的马谡，就连新任市委书记洪文山也捏着一把汗。

新任市长夏闻天并没引起丁能通的兴趣，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心灰意冷的丁能通心里清楚自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组织上给个处分是躲不过去了，就是不知道会给个什么样的处分，以丁能通的性格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但是“肖贾大案”过后，自己似乎失去了政治根基，过去肖鸿林当东州市市长时，自己因为曾经给他当过秘书，人人高看一眼，再加上自己任驻京办主任这几年，左右逢源，苦心经营，有了很好的人脉，可是肖鸿林一倒台，自己这么一受牵连，好像一夜之间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都没了。奶奶的，都说世态炎凉，丁能通现在才深有体会。

更令丁能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自己资历相当的林大可和何振东双双当选东州市副市长，这难免让他心里酸溜溜的。自己现在不敢奢望有林大可、何振东那样的前程了，但是对重返驻京办主任的岗位还没有死心。

为了自己的前途，丁能通曾几次下决心去找林大可，让他出面替自己说几句话，可是又碍于脸面，不愿意出头，找市委书记洪文山就更没有勇气了，因为洪文山是纪委书记出身，又配合中纪委、省纪委主抓了“肖贾大案”，丁能通一想到洪文山心里就发紧。

异常苦闷的丁能通非常思念远在加拿大的妻子和儿子，内心的孤独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母，透明得让他什么也看不见，可它那无数带刺的触角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他挥舞。此时，他有些后悔让衣雪和儿子去了加拿大，以至于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时值冬末，春寒料峭的东州古城一片肃杀，窗外黑漆漆的，抽冷子响了几声春雷，雨丝均匀得像用箩筛过的细沙，窸窸窣窣地雾一样地糊在玻璃上。

丁能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握遥控器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左手的香烟即将燃尽，长长的烟灰摇摇欲坠，丁能通双目直勾勾地盯着

电视，心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突然茶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丁能通吓了一跳，长长的烟灰抖落在睡裤上，把纯棉睡裤烧了一个洞，他赶紧胡噜掉烟灰，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内，接听电话。

听到甜滋滋的一声“通哥”，丁能通像从头到脚激了一盆冷水，顿时清醒了，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让自己即将背上处分的原皇县驻京办主任，也是他从北京回来后一直想见上一面的情人罗小梅。

“通哥，别闷着了，我请你喝酒！”罗小梅温柔地说。

“什么由头，请我喝酒？”

丁能通对罗小梅的突然出现有几分欣喜，但是口气上却显得有些不以为然。

“通哥，去了一趟北京恭王府还没想明白，恭王府里不仅有福字碑，还有独乐峰，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是你发挥才能的舞台，小妹有好事相告！”

丁能通苦笑了笑放下电话，他已经不企盼有什么好事了，对他来说最大的好事就是组织上对自己的问题赶紧有个结论，哪怕是开除公职也比这么不□不白地耗着强。

丁能通穿上衣服，又照着镜子梳了梳头，镜子里的面孔一脸的惆怅，两鬓落腮胡子茬泛着青黑，显得脸色憔悴，这还是那个风流倜傥、左右逢源，诡谲圆滑的丁能通吗？他想刮刮胡子，又摇了摇头，随手从茶几上拿了盒中华烟揣在口袋里，匆匆忙忙下了楼。

凉丝丝的风裹着雨丝，针扎一般打在脸上，丁能通精神一振，他一头钻进了罗小梅的红色奔驰，车内不仅暖融融的，还飘荡着缕缕馨香。

罗小梅妩媚地看着他没说话，丁能通却冷冷地说了一句：“小梅，一年多不见，鸟枪换炮了？”

丁能通的意思很明白，罗小梅一直开着红色本田车，怎么一年多不见，就换成奔驰了？看来花卉餐厅经营有方，罗小梅显然已经发财

了。

丁能通之所以口气冷是因为他一直生罗小梅的气，这个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女人在自己被放出来后，就一直拒绝见他，就连“肖贾大案”后，丁能通停职反省就再也没见过罗小梅的影子。丁能通心里清楚，罗小梅突然要见自己，决不是仅仅请自己喝酒这么简单。

罗小梅似乎看透了丁能通的心思，莞尔一笑说：“通哥，还生我的气呢？我知道你挑我理了，没及时来看你，是不想给别人以口实，而且我坚信你不会有大事，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了，通哥，你爱财，但是不贪财，是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人，这次你受‘肖贾大案’牵连，我不想因为我爱你，被你的对立面或肖鸿林、贾朝轩的对立面所利用，对你落井下石，其实，在这场大案中，你经受了考验，基本把握住了自己。”

罗小梅的话坦诚实在，让丁能通孤寂的内心涌进一丝暖流，他情绪好了许多，温声地问：“想请我吃什么？我一天到晚净吃方便面了！”

罗小梅把车发动着，缓缓踩动油门，微笑着说：“给你补一补，去秦都鱼翅庄吧。”

一提秦都鱼翅庄，丁能通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罗小梅很快察觉到，娇柔地问：“通哥，怎么？不想去秦都？”

丁能通疑惑地问：“小梅，陈富忠被抓以后，秦都鱼翅庄一直停业，怎么又开业了呢？”

罗小梅娇嗔地说：“你呀，一直在家闷着，都快闷傻了，秦都鱼翅庄早换主人了，现在不仅开业了，而且生意比以前还火。”

1 三个女人(2)

丁能通更加疑惑了，他好奇地问："谁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接黑老大陈富忠的生意？"

罗小梅卖关子地说："通哥，陈富忠无亲无故，敢接手他生意的还能是谁？是个美女呗！"

"不会是林娟娟吧！"

丁能通话一出口便圆睁二目地望着罗小梅。

罗小梅笑盈盈地说："通哥，陈富忠被抓，还是你报的案，林娟娟因为这事流了产，如今袁锡藩被抓，林娟娟不愿意守着囚犯过一辈子，两个人离了婚，陈富忠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又没有什么亲人，便把北都集团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林娟娟，林娟娟现在不仅拥有秦都鱼翅庄，还拥有与香港黄河集团共同开发的五星级酒店北都大饭店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这个小女人简直是一夜暴富。"

袁锡藩这位昔日东州市的副市长是和肖鸿林、贾朝轩一起栽倒的，当时黑老大陈富忠为了掌控袁锡藩，竟然把自己的情人林娟娟安插在副市长家当保姆，结果鸡飞蛋打。陈富忠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千五百万，但是办案的原则是对人不对公司，毕竟企业养活着两三千员工。

"那北都大厦呢？"

"北都大厦被罚没给银行抵债了。"

丁能通听得目瞪口呆，他万万没有想到，陈富忠和袁锡藩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小保姆的命运会如此传奇，简直可以写一部小说了。

丁能通点了一支香烟，静静地吸着，情不自禁地端详着罗小梅，很长时间没有与眼前的女人有肌肤之亲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缠绵！

罗小梅从来都不是那种娇艳的美人，但楚楚风韵，眼波生动，一颦一笑，顾盼生姿，这是一个既有魅力又有主见的女人，尽管组织上

对丁能通的生活作风问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丁能通仍然放不下眼前这个让他无数次魂牵梦绕的美丽女人。

罗小梅把车开到秦都鱼翅庄门前，丁能通心里有些打鼓，不知为什么，自从“肖贾大案”后，丁能通特别不愿意遇见熟人，也许是因为组织上一直没给定论，虚荣心在作怪吧，丁能通总觉得自己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的。

秦都鱼翅庄门前停满了豪华轿车，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仿佛在炫耀着生意的红火，丁能通心想，哪台车到这儿不得扔个三千五千的，生意做到这个份上简直就跟抢银行差不多了。

丁能通怕遇上熟人，他知道在这里太容易遇上熟人了，他不顾罗小梅跟着，一个人低着头径直钻进了包房。

一进包房，罗小梅就娇嗔道：“通哥，你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干吗像做贼似的？”

丁能通不好意思地说：“小梅，别忘了组织上还没给我定论，我不愿意让一些势利小人看我的笑话。”

罗小梅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说：“通哥，我找你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你的前程。”

罗小梅说完，妩媚地看了丁能通一眼，拿起菜谱吩咐服务小姐上一份鱼翅，又点了一份参杞牛鞭炖萝卜。

丁能通开玩笑地说：“小梅，我可很长时间没开枪了，你这么补我，小心我走了火。”

罗小梅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丁能通的眼睛：“通哥，别忘了我是你的专职靶场，就怕你的子弹不上膛。”

罗小梅话一出口，丁能通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很显然埋在心底的欲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暗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为了这个女人前程都快丢了，还不长记性！”

丁能通平息一下情绪，一本正经地问：“小梅，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关于我的消息？”

罗小梅点完菜，莞尔一笑："通哥，不着急，咱们边吃边聊。"

很快菜就上齐了，罗小梅端起斟满红酒的酒杯深情地说："通哥，人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我坚信你不是一蹶不振的人，来，干一杯！"

望着罗小梅昂起洁白的脖颈满饮了一杯红酒，丁能通突然对眼前的女人油然而生出一种莫名的崇拜，他忽然意识到罗小梅的美不是她的面容，不是她的身段，而是她的气质、她的情调、她的品位，伴随着下肚的红酒，丁能通的心忽然涌上一股微甜微酸的感觉，有一种充满伤感的快慰。

"小梅，说实话，我真留恋我们在北京的日子，也许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丁能通无限感慨地说。

"通哥，人生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是辞职吧，我们一起干一番事业，一定会让官场的人刮目相看的！"

罗小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迫不及待地望着丁能通，希望在第一时间得到他的呼应。可是丁能通半晌没有说话，他慢悠悠地拿出一支软包中华烟，用舌头舔了舔?然后拿起打火机点上火，运足丹田气吸了一口。

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冒出来，直到冒尽，丁能通才缓缓地问道："小梅，我一上你的奔驰600就知道你发财了，只是不知道什么营生发得这么快，不可能是花卉餐厅吧？"

罗小梅松了一口气道："通哥，什么事也瞒不过你，实话告诉你，我又回皇县了，和几个有实力的老板一起贷款买下了皇县最好的钼矿，我现在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我想请你给我做总经理，通哥，我们一起做吧！"

"皇县最好的钼矿不是香港黄河集团投资开发的吗？那是你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时招商引资的最大政绩，还是我牵线搭桥陪水敬洪考察的呢。"

正是这次考察，罗小梅和丁能通在温泉山坠入情网，想起那个柔情似水的夜晚，罗小梅脸颊闪过一丝绯红，她扑哧一笑说："通哥，你还真在家呆傻了，'肖贾大案'发生时，与肖鸿林、贾朝轩有关系的外商怕受牵连，纷纷撤资，香港黄河集团与肖鸿林、贾朝轩的关系就更近了，是带头撤资的，当时水敬洪找到张铁男希望县里帮着找买家，张铁男就找到了我，这么好的生意我当然接了，就找了几家有实力的老板合股买了下来。怎么样，通哥，一起做吧！"

包房内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起来，墙上挂着法国人物大师安格尔的名画《泉》，一位举罐倒水的裸体少女身体略呈S型，婀娜多姿，双目透出清纯，虽然身体袒露，却让人觉得她如清泉般圣洁。

丁能通凝视着这幅恬静、抒情和纯美的名画，耳畔仿佛听到了瓦罐倒出的水声，清澈剔透的泉水滋润着少女洁白如玉的身躯，也搅乱了丁能通如麻的心绪。

丁能通不忍心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官场，一旦离开就意味着自己前十几年的奋斗付诸东流了，一切得从零开始。

罗小梅是一位可以为心灰意冷的男人鼓足勇气，同时又能把志存高远的男人惯坏了的女人，丁能通即使一败涂地，也不可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打工，这不是他的性格，他的自尊心容不得他逃离官场，他不甘心，人就这么一辈子，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哪里容得下他回头?

不过有一点丁能通是坚信的，组织上没有轻易给他下结论，这说明对他的问题很慎重，慎重就好，也许组织上综合考虑自己在"肖贾大案"中的表现，放自己一马也未可知。总之，罗小梅有罗小梅的路，自己有自己的路，这似乎与爱情无关，尽管罗小梅今天的举动至少一半出自爱情，可是丁能通是喜欢感化坏女人的男人，并不喜欢被好女人感动，更不喜欢被占了上风的女人所左右。

1 三个女人(3)

“小梅，你太看得起我了，其实我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丁能通婉言谢绝道。

刚说到关键处，忽然有人敲门，还未等罗小梅起身开门，两个女人春风扑面般咯咯笑着端着酒杯走了进来。

走在前面的女人身上释放着炫目的光芒，丁能通看见心头一振，胸口空空地晃悠了一下，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在后面的女人皮肤如凝脂般乳白，深陷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以及棱角分明的嘴唇，简直是秀色可餐。

后面的女人一出来连周围的空气都流动着微甜的湿润，丁能通暗自感叹，这是个注定不能过常人生活的女人。颇有小仲马笔下《茶花女》里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风韵。

走在前面的女人丁能通认识，是东州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苏红袖，丁能通一向把这朵交际花比作曹禺笔下《日出》里的陈白露，后面的女人不认识，经苏红袖介绍才知道，原来是秦都鱼翅庄的现任老板林娟娟。

“通哥，听说你去加拿大看衣雪了，衣雪好吗？什么时候把小妹也送到加拿大去，我做梦都想去加拿大生活！”苏红袖半是关心半是娇嗔地说。

丁能通太了解这个交际花了，自从贾朝轩被捕以后，她就矢口否认与贾朝轩的情人关系，逢人便解释她和贾朝轩没有任何关系，看上谁也不会看上贾朝轩的，大有欲盖弥彰之嫌。

丁能通也能够理解，苏红袖是专门寄生在有权有势的男人身上的吸血虫，吸干一个会换一个再吸，丁能通不知道苏红袖离开贾朝轩后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新目标，但是丁能通坚信苏红袖一定选好了对象。

丁能通知道苏红袖对自己半嗔半媚不过是逢场作戏，便半真半假地问道："红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

林娟娟妩媚地笑了笑插嘴道："丁主任，秦都鱼翅庄的服务员都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东州有头有脸的人，只要来秦都吃过饭，就会记住，再来就会通知老板，我请红袖姐吃饭，服务员说，丁主任来了，我和红袖赶紧过来敬酒，丁主任，我还没机会谢你呢，陈富忠到我家挟持我时，要不是你及时报案，后果不堪设想，我是特意来敬你酒的！"

林娟娟的话让丁能通暗自感叹，当时陈富忠被公安部通缉，走投无路，逃到了袁锡藩家中，当时袁锡藩陪肖鸿林正在国外招商，林娟娟怀着身孕，丁能通去肖鸿林家时，见林娟娟领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上了楼，丁能通一下子认出了陈富忠，知道林娟娟的处境很危险，便向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报了案，林娟娟虽无大碍，却流了产。

林娟娟说得诚恳，罗小梅听得却不以为然，她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真会卖乖，如果没有陈富忠，哪会有你的今天！

罗小梅冷笑着揶揄道："林小姐，你不也是因祸得福嘛！"

苏红袖走进包房的一刹那，就被罗小梅的气度和姿色给震住了，她心里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因为苏红袖也暗恋过丁能通，正因为这一点才和衣雪成了最好的朋友。

苏红袖望着罗小梅触目惊心的美丽，醋劲十足地说："通哥，还不把你的红颜知己给我们介绍介绍！"

丁能通马上意识到冷落了罗小梅，便得意地介绍道："这位是原皇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现在是花博园花卉餐厅的老板。"

"罗小姐，久闻大名，听过不少你和能通的故事，我和能通的夫人衣雪是好朋友，衣雪可是个醋罐子。"

苏红袖的语气傲慢，话里有话，林娟娟赶紧打圆场地说："红袖姐，小梅姐可是位巾帼英雄，听我的合资方香港黄河集团的总经理水敬洪说，小梅姐目前是皇县钼矿最大的老板。"

林娟娟的话让丁能通心里微微一震，他心想，林娟娟称香港黄河集团为自己的合资方，一定是指北都大饭店了，如果香港黄河集团因“肖贾大案”而撤资，为什么只转手了钼矿，不转手北都大饭店呢?丁能通觉得很蹊跷，但他此时是泥菩萨，根本无心弄清其中的原由。

丁能通清楚，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和苏红袖是很熟的，水敬洪曾经多次陪贾朝轩登临香港赌船，苏红袖也陪着去过几次。

苏红袖是个玲珑剔透的女人，她从林娟娟的口气中听出了罗小梅的分量，马上收起傲慢的口气面带微笑地说：“既然大家都是圈里人，小梅，这是我的名片，企业需要宣传时，别忘了找我，我愿意效犬马之劳！”

罗小梅是极精明的女人，她知道苏红袖将来一定有用，便客客气气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下子认识了两个好姐妹，能通，我们大家干一杯！”

众人在罗小梅的提议下，都一饮而尽。

林娟娟干了杯中酒后说：“丁大哥，小梅姐，你们慢用，希望你们?来，改天我请客，市社保局房局长在隔壁呢，我和红袖去敬杯酒。”

林娟娟说完莞尔一笑，与苏红袖一起转身推门出去，丁能通望着两个倩影风摆荷叶般离去，心中仿佛有一种力量要把自己掀起，一种刻骨铭心的嫉妒油然而起。

所谓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房成高，是市委书记洪文山就任省纪委副书记时的秘书，在省里时还只是正处级秘书，随洪文山到东州后，没几天，就升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洪文山刚刚升任市委书记两个月，房成高便走马上任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想一想自己眼下的处境，丁能通大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慨叹。

罗小梅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情，给他斟了一杯红酒宽慰道：“通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太好受，辞职的事，我不逼你，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告诉我，其实人生在世有没有分量靠的是实力，真正的

实力是靠事业带来的，而不是职业，职业是永远给别人做嫁衣，官当得再大也是职业，事业上取得的成绩才是自己的，事业是一生的追求，永远不会退休的。”

丁能通对罗小梅的话很是震动，他没想到罗小梅不仅有主见，而且有思想。在苦闷的日子里，丁能通对人生作过一些思考，他觉得选择一个朋友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官场上也是如此，选择了一个上司也就选择了一种前程。遗憾的是官场上的人都懂得与他人斗，而忽视了斗自己，丁能通觉得如果再让自己回到市驻京办，他一定会尝试与他人斗不如与自己的能力斗，没想到罗小梅关于事业与职业的观点又触及了丁能通内心的神经，他想，如果有机会再回驻京办，一定要证明给罗小梅看，其实官场也可以当事业来做。

离开秦都鱼翅庄时，罗小梅还要请丁能通去夜总会坐一坐，被丁能通拒绝了，其实，罗小梅很想到五星级酒店开房间与丁能通独处一晚，但她看出来丁能通心绪不佳，也没勉强。

罗小梅坚信丁能通无论同意不同意辞职，他都离不开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不是自私的，她是惟一不与心爱的男人斗心计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旦向爱她的男人敞开心扉，爱她的男人即使死也要死在她的心里的。

丁能通没让罗小梅送，蒙蒙细雨刚停，空气清新得很，很长时间没有独自散步了，他想一个人走走，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必要主动找市纪委或市委组织部领导谈谈。

2 伯乐(1)

丁能通一觉睡到上午十点钟，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后，顿时精神起来。

“丁主任，我是夏市长的秘书龙小波，夏市长请你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龙小波在给夏闻天当秘书前，是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一处的副处长，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龙小波是综合一处主任科员，所以两个人很熟。

“小波，能不能透露一下夏市长找我谈什么？”

丁能通非常纳闷，为什么夏闻天市长会突然找自己，代表组织上找自己的应该是市纪委书记或市委组织部部长，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市长代表组织找自己谈话，他百思不得其解。

“对不起，丁主任，夏市长找你谈什么，我不太清楚，总之，让你马上来一趟。”

丁能通放下电话苦笑了笑，心想，自己就是市长秘书出身，保密是最基本的职责，他索性什么也不想，赶紧起床洗漱，什么东西也没吃，披上外套就出了门。

丁能通走出楼道，望了一眼天空，几朵白云散在空中，很像蓝色的海面上泛着洁白的帆，顷刻间，丁能通便觉得世事真是如同这天际间的白云，去来无迹，卷舒不定，也不知此时的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这些昔日东州巨头，如今在监狱内是个什么境遇，想必案子也快判了，还有钱学礼这昔日的死对头，听说可能判死刑或死缓，真可谓命悬一线啊！

丁能通下了出租车，惴惴不安地走进市政府大门，自己从未与夏闻天打过交道，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工业大市的市长，能否驾驭起东州这艘搁浅的大船。肖鸿林、贾朝轩等人腐败掉了，留给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是一支人心涣散的干部队伍，老百姓更是议论纷纷，累数祸

患，“肖贾”等人败坏了干部队伍，给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应该说，夏闻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丁能通走进龙小波的办公室时，龙小波正在整理文件，他见丁能通走进来，很热情地与丁能通握手。

“丁主任，你先等一会儿，夏市长与林市长正在谈话。”

丁能通坐在沙发上，龙小波在饮水机上给丁能通倒了一杯水。自从“肖贾大案”案发后，丁能通就没见过林大可，想不到林大可升得这么快，竟然取代了贾朝轩，成了东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真是世事难料啊！

“小波，这几个月我消息闭塞，你知道郑卫国、顾怀远的去向吗？”

丁能通只知道，郑卫国和顾怀远是随着肖鸿林、贾朝轩一起被双规的，后来听说郑卫国有立功表现，顾怀远没有发现什么违纪的事情，两个人都解除了双规，但是丁能通心里清楚，在政治上是最怕跟错人的，一旦跟错了人，你的政治前程就算终止了。丁能通觉得郑卫国、顾怀远即使不开除公职，在官场上也没有什么干头了，何况这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一定会寻找东山再起的路。

“郑卫国有重大立功表现，免于起诉，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听说被林氏集团高薪聘请为总经理了。”龙小波递给丁能通一支烟，又给他点上了火说。

“林氏集团？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丁能通蹙着眉头问道。

“林氏集团也是最近半年才崛起的，老板是袁锡藩离了婚的小老婆林娟娟。”

丁能通这才恍然大悟：“小波，顾怀远去哪里了？”

“市政府办公厅给他留了个综合二处处长的位置。”

“那不是为林市长服务吗？”

“正是，可这小子不干，非要辞职，听说闷在家里写小说呢。”

“看来顾怀远是看破了官场了，想通过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呀！”丁能通感叹地说。

“写书是个苦差事，这小子能耐得住寂寞吗？”龙小波不解地问。

“小波，你不了解顾怀远，怀远可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以他的阅历、才学和文笔，只要能耐得住寂寞，准能成事。”

两个人正说着话，里屋夏闻天办公室传出林大可爽朗的笑声，接着门开了，林大可和夏闻天一起走了出来，看样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是一对矛盾体，历届关系都很微妙，起初配合都很默契，时间长了，矛盾就逐渐暴露出来。市长会觉得常务副市长揽权，摆不正位置，有野心；常务副市长会觉得一把手心胸小，没水平，生性多疑，早就该让位了。于是关系愈加微妙，从外松内紧到公开叫劲，最后是二虎相争，两败俱伤。

丁能通是看着肖鸿林和贾朝轩由暗斗到明争，最后双双腐败倒台的，如今的夏闻?与林大可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越来越微妙起来呢?

林大可先看见了丁能通，他还像以前一样爽朗地喊了一声：“哟，能通，你怎么在这儿？”

丁能通从沙发上赶紧起身，腼腆地笑了笑说：“夏市长找我。”

“哟，你就是丁能通同志？”

夏闻天一边打招呼一边主动与丁能通握了握手，就在握手的一刹那，丁能通感觉到夏闻天约他来是善意的，说不定是一次机会，因为他从夏闻天温和的口气中体味到了一种领导式的关怀。

丁能通借着握手的时机，着实打量了夏闻天几眼，夏闻天细高个，白白净净的，梳着整齐的分头，一副金丝边眼镜，鼻直口阔，浓眉下眼镜后有一双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目光，一身笔挺的西装显得十分干练博学。

“夏市长，看来你们还不太熟悉，丁能通可是咱们东州市政府的特殊人才，他在北京城活动活动，咱们许多事情都能省不少心啊！”

林大可的夸奖让丁能通又看见了一丝曙光。

“是呀，这次请丁能通同志来，就是要谈谈驻京办的工作。”

夏闻天的话让丁能通眼前一亮，心想，听夏市长的口气像是要代表组织找自己谈话，只是丁能通想不明白，为什么市长亲自找自己谈话，而不是组织部门或纪检部门。规格再高一点也应该是主管市委副书记。当然仅仅是谈工作，自己可以直接向市长汇报，但按市长分工主管驻京办的应该是常务副市长，汇报工作，也应该先向林大可汇报。

丁能通没说话，只是微笑着看着两位领导。

“好，夏市长，你们谈吧，能通，和夏市长谈完，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有话对你说。”

林大可说完，风风火火地走了。

夏闻天非常热情地将丁能通让进自己的办公室，龙小波也跟了进来，重新给丁能通沏了茶，又给夏闻天的不锈钢杯子续满了水。然后退出去，轻轻关上了门。

2 伯乐(2)

“能通同志。”夏闻天将自己的烟递给丁能通一支，丁能通赶紧掏出打火机给夏闻天点上火，自己也点了一支静静地吸了一口。

“这次找你来是想好好和你谈谈，昨天市委开了常委会，在我的提议下，专门讨论了你的问题，本来应该组织部或纪委的领导找你谈，但我也是市委副书记，我在常委会上就大包大揽越俎代庖了。”

说到这儿，夏闻天拿起不锈钢杯子呷了一口茶，然后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应该说组织上对你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来的组织性、原则性是满意的，特别是在‘肖贾大案’中积极配合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有些同志认为你没能抵挡住色情关，又有严重违纪行为，我的意见是人无完人，看一个人要看主流，应该说在复杂的反腐败斗争中，你丁能通还是基本经受住了考验，我相信经过这场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头脑会时刻保持清醒，会更加成熟，更加能经受住金钱关、权力关和美色关的考验。我认为像你这种经过反腐败斗争考验的人，组织上应该起用，不应该抛弃！常委会上，大家基本同意了我的观点，不过处分还是要处分的，一方面是为了让你记住这个教训，另一方面也警醒其他人记住党纪是个高压线，碰不得。”

“夏市长，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我都能接受，我感激组织没有抛弃我！”

丁能通心想，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总算有结论了，这比每天为自己前程猜谜儿要好。

“组织上决定，免去你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给你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你有什么意见吗？”夏闻天突然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问。

“我没意见，接受组织的处分。”

谜底揭开了，气氛缓和了许多。

“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我的意见是你仍然回驻京办工作，文山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他在常委会上说：‘还是让丁能通回驻京办吧，只有丁

能通这小子能弄明白紫禁城，再者说，北京花园还留一屁股屎，他不擦谁替他擦？’洪书记的话糙了点，但是有道理。我了解过，你在驻京办的工作还是很出色的，但是，应该承认驻京办之所以兴盛有中央各部委资源配置权力太大，财政转移支付程序欠透明等支持的，这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审视，当然这也造成了驻京办语义含混、活动暧昧、身影灰蒙的特征，我的意见是，你这次重新上任后，好好搞搞调研，看看驻京办到底应该怎样整改更能发挥积极作用，我倾向于撤掉东州市所有县区的驻京办，把职能全部转移给市驻京办，将来各县区在北京办事，遇到困难，都要找市驻京办，市驻京办的担子会越来越重，我希望你到北京后抓紧调研，争取尽快拿出整改方案。”

夏闻天的话不仅中肯，而且语重心长，丁能通着实松了口气，而且暗自庆幸，他原来担心组织上会开除自己的党籍，留党察看一年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看来夏闻天很欣赏自己没在“肖贾大案”中陷得很深，夏市长是个很明眼的人，他觉得只有经过风浪考验的人才不至于陷入漩涡，夏闻天无疑是自己的伯乐、知音！

丁能通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在人生最坎坷的当口，遇上了一位好领导，丁能通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夏市长脸上添彩！

夏闻天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思，微笑着又递给丁能通一支烟，丁能通本来想表几句决心，但是由于激动，思绪很乱。

丁能通猛吸几口烟控制着激动的心情说：“夏市长，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不过，整改驻京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驻京办的职能是由现存体制造成的，中央各部委办局总喜欢管一些该交给市场的东西，政府管得越多，‘跑部钱进’就越厉害，权威是在神秘的氛围下产生的，信息上下不通，典型的表现就是决策暗箱操作，以及高层对行政公共信息的垄断，这是驻京办诞生的背景，眼下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有些事权、财权划分不清，还不能彻底打破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不规范的状态，这是驻京办的职能得不到转变的重要原因，即使撤掉了，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再建立起来。夏市长，方

案我可以拿，但是大背景大环境不变，举东州一市之力，整改驻京办，有可能在与其它城市的竞争中吃亏，这一点您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呀！”

应该说丁能通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不愿意长不了自己几岁的年轻市长一上任就碰钉子，更珍惜这位有魄力的年轻市长敢于起用自己这个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

夏闻天不是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对丁能通提出的问题有过深思熟虑，他才下决心要整改东州市政府辖区的驻京办，因为他整改的目的不是要削弱驻京办的职能，恰恰是要加强，准备撤掉各县区的驻京办，目的也是集中主要人力物力财力强化市驻京办的职能。

夏闻天上任不久，便通过调研了□到，中央转移政府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甚至脱离了政府的监督，转移支付在脱离监督之后，就难免走向权力寻租之路，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载量越大，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各部委资源配置与项目审批的标准和程序不够公开和透明，驻京办就撤不掉。

“能通同志，你的担心我都考虑过，改革就需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你的任务就是把石头摸清。”

夏闻天正说着，龙小波推门进来了：“夏市长，赵长征省长的秘书来电话，下午一点半请您到赵省长办公室去一趟。”

“他有没有透露赵省长找我有什么事？”

“好像是谈东州地铁的事。”

“能通同志，你看东州地铁工程迟迟批不下来，你们驻京办要多发挥作用啊！”

丁能通见夏闻天很忙，连忙起身告辞：“夏市长，那我就先走了。”

“也好，我看你抓紧时间上任，有什么困难随时沟通。”

丁能通走出夏闻天的办公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堵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径直走到电梯旁，忽然想起林大可让自己去他办公室坐坐，林大可是市驻京办的主管市长，险些忘了，丁能通摇摇头，转身去了林大可的办公室。

丁能通走进林大可的办公室时，林大可正在摆弄十几串念珠，见丁能通走进来热情地给他沏茶。

“能通，跟夏市长谈得怎么样？”林大可关切地问。

“挺好的，林市长，驻京办归你领导了，你可得多关照老弟呀！”丁能通在林大可的办公室明显没有在夏闻天的办公室那么紧张。

“放心吧，你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能通，我听小梅说，你和北京法源寺的智善师傅熟得很，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啊！”林大可诚恳地说。

“林市长，你太客气了，我和智善确实有交情，只是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丁能通望着林大可办公桌上的念珠纳闷地问，心想，莫非你林大可抛开共产主义改信佛教了？

“自从我父亲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以后，我母亲就哭瞎了眼睛，她老人家守了一辈子寡，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弟弟拉扯成人，一辈子靠心中有佛撑过来的，老人家笃信佛教，就喜欢佛家的念珠，我出差无论走到哪儿，都给她带念珠，但是都没有开过光，老人家希望我找一位大德高僧给开光，既然你和智善师傅有交情，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丁能通对林大可的信任很感激：“林市长，这件事好办，我回北京后就去法源寺，一定让老人家如愿！”

“好，能通，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我也就是为了哄母亲高兴，尽一份孝心！”

3 下马威(1)

没有人会相信丁能通能重新回到东州市驻京办，这件事在驻京办领域一片哗然，有人说，丁能通使了大钱，不仅花钱免了灾，而且花钱买了官；也有人说，丁能通卖主求荣立了功；还有人说，东州市委市政府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有魄力，有胆量，敢于起用大贪官肖鸿林的心腹，这是以德才取人，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一棒子打死，跟着这样的领导班子干事，心里塌实。

重新起用丁能通的消息传到东州市驻京办，打击最大的就是黄梦然。自从丁能通出事后，黄梦然就一直主持驻京办的工作。俗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黄梦然虽然是丁能通一手提拔的，但是他骨子里并不十分感激，因为他一直认为按自己的努力应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丁能通出事后，黄梦然心中窃喜了许久，他认为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所以就在他主持驻京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为了将丁能通安排的人都替换掉，搞了一次所谓的竞争上岗，除了接待处处长白丽娜他没敢换以外，财务处、信息处、联络处等部门的处长全部在所谓的竞争上岗中落选了，新上任的处长都是平时与黄梦然关系不错的人，黄梦然的做法搞得驻京办内部怨声载道，他采取高压措施，不服从组织安排就请走人，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白丽娜对黄梦然的做法看不过去，到黄梦然办公室理论了几次，黄梦然威胁白丽娜接待处处长有的是人想干，白丽娜也只好作罢。

自从肖鸿林倒台以后，白丽娜的日子非常不好过，虽然没有什么大事牵连自己，但是仅仅因为自己是肖鸿林的情人，市纪检部门不止一次地找过白丽娜，在那段灰色的日子里，白丽娜在驻京办几乎抬不起头来，她从心里盼着丁能通没事，能重新回到驻京办主任的位置上。

白丽娜预感到，如果丁能通回不来，无论换谁当驻京办主任，自己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常言道，一朝君主一朝臣嘛，自己毕竟是丁能通一手提拔上来的。

官场上从来都讲谁是谁的人，很显然黄梦然想把驻京办主要位置上的人都换成自己的人，但是黄梦然太心急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丁能通出事了还会安然无恙地杀个回马枪，组织上只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真是没天理，看来天是要毁我黄梦然！

其实，黄梦然在驻京办混了七八年了，他始终没弄明白，在官场上哪有什么自己人，你能决定他的命运，他就是你的人，你不能决定他的命运时，他就会弃你而去。

黄梦然煞费苦心的人事安排，自以为即使丁能通回来，也能把他架空，可是黄梦然大错特错了，他忘了，你黄梦然本身就是丁能通一手提拔的，不是在丁主任蒙难之际照样背叛吗？甚至在丁能通出事后去党校学习和在家反省期间，黄梦然没打过一个暖心窝子的电话，如今希望自己提拔的人都忠于自己，简直是异想天开！

波音737客机还在首都机场跑道上滑行时，丁能通透过舷窗就看到了东州市驻京办的四辆奔驰车排着长队缓缓向停机坪开来，他顿时警觉起来，要是在从前，他丝毫不觉得如此兴师动众地接自己有什么不好，可是自从经历了“肖贾大案”以后，他才觉得人生低调一些是最难能可贵的。何况当丁能通重新回驻京办任主任的消息传出后，被黄梦然拿下的那些老处长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同时倾诉如今的驻京办如何暗无天日，所以丁能通早就了解了黄梦然的所作所为。

当飞机停稳，丁能通从舷窗再次望出去以后，他发现东州市驻京办现任处长、副处长全来了，领头的就是黄梦然，飞机上的人纷纷议论，谁都以为同机坐着大人物，至少是省长、副省长，或者部长、副部长，否则谁会有这么大的力度，能将四辆奔驰停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

丁能通意识到，这是黄梦然在搞鬼，他是想故意把接丁能通的动静搞大，目的是传到市委市政府领导耳朵里，到时候让你丁能通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你丁能通还说不出什么。丁主任躲过一劫，重新上岗，我黄梦然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率全体同仁迎接领导有什么错？这在官场上叫捧杀，丁能通再明白不过了，他又从舷窗向外望了一眼，发现白丽娜手中还捧着一束鲜花，他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白丽娜曾经为肖鸿林献花的情景，人生简直像一场梦啊！

想到这儿，丁能通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你黄梦然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你不是要把动静弄大吗？我将计就计，让动静再大一些！丁能通诡谲地一笑，心想，我看你黄梦然怎么收场？

丁能通取下行李，等人流走得差不多时，他才随人流走出机舱，此时，摆渡车上已站满了人，丁能通快步走下舷梯，无视黄梦然等人的殷勤，一脸肃然地跨上摆渡车，摆渡车就晃晃悠悠地启动起来，缓缓地驶往候机楼。

黄梦然心里顿时慌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丁能通会给自己来个下马威。我丁能通不吃你这一套，看你怎么办？

黄梦然虽然心里有些不知所措，但脸上并未露出来，他连忙对白丽娜说："丽娜，你带几个人赶紧到接机口迎接，丁主任可能有托运的行李。"

黄梦然又命令其他几个处长赶紧去帮丁主任取行李，其实丁能通什么行李也没有，手里拎着一个手提包快步走出接机口，向出租车走去。

白丽娜从奔驰里刚钻出来，就看见丁能通上了红色出租车，她高声喊了一声"丁主任"，红色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她连忙又钻进奔驰车用手机通知了黄梦然。

此时，黄梦然的奔驰车也驶出了机场禁区，黄梦然用极其失落的口气命令四辆奔驰车跟上丁能通坐的红色出租车。

丁能通透过后视镜看见四辆奔驰车很快跟了上来，机场高速公路上一个特殊的车队让人啼笑皆非，红色出租车开路，四辆奔驰车齐刷刷地跟着。

丁能通暗自得意地想，这回我丁能通独特的上任方式一定会传到市委书记洪文山和市长夏闻天的耳朵里，我丁能通也叫你们看看什么叫廉洁自律。

出租车刚刚停在北京花园门前，黄梦然就赶紧从奔驰车里钻出来，小跑到出租车前亲自为丁能通开车门。

丁能通下车后，黄梦然满脸堆笑地说："丁主任，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不喜欢。"

丁能通不冷不热地揶揄道："梦然，几天不见学会摆派了，你那哪是接我？简直是存心害我！"

黄梦然被说得脸色发窘："头儿，大家听说你回来了，都很高兴，都抢着要接你，我才决定副处长以上干部都去，总不能让大家扫兴！"

"梦然，你越来越会当领导了！"丁能通走进电梯说。

"头儿，晚上跟处以上干部吃个饭吧，总得给你接接风，洗洗尘吧。"黄梦然用商量的口气说。

3 下马威(2)

“不等到晚上了，你让办公室通知各处，下午请副处长以上干部到会议室开会，我有话和大伙说。”

丁能通说完走出电梯。

丁能通走进会议室时，会议室内已经座无虚席，人们私下里交头接耳，嘁嘁喳喳议论纷纷，谁也弄不清楚丁能通葫芦里会倒出什么药。

丁能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咳嗽了一声，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黄梦然主持会议说：“同志们，半年多时间，驻京办发生了许多事情，好在我们东州市驻京办有着良好的传统，风气正，凝聚力强，大家团结一致，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项工作开展得不错，成绩有目共睹，我在这里谢谢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大家都知道，我是丁主任一手提起来的，主持驻京办工作以来总算没给丁主任丢脸，今天丁主任又回到驻京办这个大家庭，我们大家又有了主心骨，为此，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丁主任给我们做重要指示。”

黄梦然话音刚落，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在竞争上岗中被拿下的处级干部，似乎更激动得双目放光，拼命拍着巴掌，都觉得出头的日子又到了，那些在竞争上岗中新上来的处长、副处长们为了在丁能通面前留下好印象也是拍红了手掌。

丁能通呷了一口茶，向大家摆了摆手，示意大家静一静，掌声才静下来。他一脸肃穆地说：“同志们，离开驻京办的这段日子非常想念大家，我一到北京就请大家开会，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驻京办非常重视，我来北京之前，夏闻天市长专门找我谈了话，夏市长明确指示，要把东州市驻京办办成推动东州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紧接着，丁能通详细阐述了市委市政府关于整改驻京办的想法，丁能通的口才相当煽情，说得与会者群情激奋，然后他话锋一转，换

了话题，矛头直指名利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驻京办有个外号叫‘蛀京办’，‘肖贾大案’教训是深刻的，许多人处理不好名与利的关系，最后腐败掉了，钱学礼就是一个例子。名利这一关迈不过去，就会在思想上淡漠与群众的感情，把群众的利益抛在脑后，过去我们迎来送往迎的是上级，送的是领导，今后驻京办不仅要为领导服好务，更要为东州市进京办事的群众服好务！名利这一关迈不过去，就会在政治上摆来摆去，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就会在组织上搞庸俗的人际关系，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甚至搞不正当竞争；就会在工作中挑着拣着干，什么对个人有名有利，就干什么；就会在作风上应付上级，对付群众，甚至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就会在生活上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在某些方面，我本人已经受到了党纪的处分，我希望驻京办的每位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增长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诱惑面前有自控能力，在警示面前有自省能力，让东州市驻京办成为全北京城所有驻京办的一面旗帜。”

丁能通的讲话赢得热烈的掌声，黄梦然虽然带头鼓的掌，但是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傍晚，黄梦然没有再敢张罗接风洗尘的事，也没了这份心情。丁能通接到薪泽金的电话，请他到省驻京办吃饭，为他接风洗尘，同请的还有白丽娜。

丁能通事儿多，让白丽娜先走，他与北京花园港方总经理朱明丽、副董事长田伯涛下午又谈了关于北京花园三方合作的有关事宜，搞得薪泽金电话催了，他才开着奔驰车去了省驻京办。

4 洗尘(1)

省驻京办重新进行了装修，从里到外焕然一新，省驻京办的酒店叫清江酒店，对外营业，由于饭店有特色，生意还不错。

丁能通把车停在清江酒店门前时，薪泽金站在酒店门前正在迎候，陪在旁边的有白丽娜和薪泽金的弟弟薪泽银。

丁能通来晚了，抱歉地拱拱手说："让各位久等了！"

薪泽金热情地说："丁老弟，真可谓风尘仆仆啊！"

几个人寒暄后走进酒店，包房内满桌子丰盛的酒菜刚刚上齐，看来就等丁能通了。几个人入座后，白丽娜为每个人斟了酒，薪泽金举杯开玩笑地说："能通，听说你一下飞机就给黄梦然来了个下马威？连丽娜都给闪了。"

薪泽金说完，色眯眯地看了一眼白丽娜后哈哈大笑。

丁能通也看了一眼白丽娜说："丽娜也经过不少事了，能够理解我。"

白丽娜会意地说："薪主任有所不知，我们头儿最不喜欢张扬了，黄梦然不是不知道，他硬往枪口上撞，谁也拦不住。"

薪泽银举着酒杯说："恭喜丁主任重新走马上任，常言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哥，丽娜，咱们一起敬丁主任一杯！"

众人举杯，无不一饮而尽。

薪泽金之所以屈尊为丁能通接风洗尘，是因为丁能通在"肖贾大案"中能够全身而退，几乎没伤着一点毫发，这让薪泽金佩服得五体投地，薪泽金是虚心向丁能通取经的。

薪泽金是属于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小男人，虽然也官居厅级，但是在北京混了十几年就是原地不动，始终也没有什么起色。

薪泽金做梦都想把省驻京办变成五星级酒店，但是始终也不能如愿以偿，本想像其他省驻京办主任一样，混个省政府副秘书长之类的头衔，也没遂了心愿。眼看着丁能通任市驻京办主任没几年，东州市

驻京办很快就超过了省驻京办，无论是上下打通关节，还是硬件形象上都远胜省驻京办一筹，这让薪泽金心里很不是滋味。

正在薪泽金嫉妒得一筹莫展之际，东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连倒了三个市长，近百名处以上官员被判刑，薪泽金以为这下子丁能通完了，他空手套白狼既搞房地产，又搞五星级酒店，还曾当过腐败市长肖鸿林的秘书，与腐败掉了的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交往甚密，还与黑老大陈富忠称兄道弟，丁能通不出事，天理难容啊！

果然，丁能通很快出事了，可是没几天就放了出来，还送到省委党校学习了几个月，薪泽金想不出丁能通不出事的理由，在这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怎么可能把握住自己，只给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二次卷土重来，难道丁能通果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薪泽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丁能通要么背后有高人指点，要么本身就是世内高人，与这样经过风雨洗礼的人结交朋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薪泽金被丁能通彻底折服了，同时，自己的弟弟薪泽银为东州地铁工程还有求于丁能通，因为薪泽金了解到这次丁能通卷土重来是因为得到年轻市长夏闻天的赏识。

关于夏闻天，薪泽金了解一些，因为夏闻天当了不到一年的清江省副省长。夏市长在省里工作期间，到北京开会，薪泽金接待过两次，他知道夏闻天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夏闻天赏识丁能通也在情理之中。

丁能通不接受黄梦然主持的接风洗尘，欣然答应薪泽金的宴请，是因为丁能通多了个心眼，夏闻天很赏识自己，但是自己对夏闻天了解不多，他是想通过薪泽金多了解一些夏闻天的情况，也好在今后的工作中知彼知己。

丁能通回敬了一杯酒说："泽金兄，我知道夏市长任副省长时，你接待过他，你觉得夏市长好不好接待？另外我现在对他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说实话，我在北京只接待过夏市长两次，虽然看上去很随和，但是感觉上他是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搞过学问的人都这样，像个理想主义者，他自己也说过，他只相信真理，他爱人叫宁彤，和他是大学同学，在清江大学当老师，两个人有一个女儿，在东州实验中学读高二。”

薪泽金料到丁能通对这个话题会很感兴趣，为了表示诚意，他介绍得很详细，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说了，丁能通听完以后，觉得夏闻天是一个很淡泊的人，不喜欢张扬，更不像肖鸿林、贾朝轩那样工于心计，总之，不是一个爱琢磨人、会琢磨人的人。

想到这儿，丁能通颇为感慨地说：“泽金兄，人这一生还是信点啥好，特别是在官场上混久了的人更应该信点啥，否则怎么掉到山崖下的都不知道。”

薪泽金随声附和着说：“可不是嘛，人这一辈子就像在拉屎，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可出来的只是个屁！”

薪泽金的话引来一片笑声，白丽娜笑后甜津津地说：“有一次我挤公共汽车，天特别热，车上人也多，闷得不得了，不知是谁放了个臭屁，臭得人受不了，站在我旁边的男子龇牙咧嘴地捂着鼻子，正好售票员问：‘谁没有买票？’那个男子为了报复放屁的人大声喊道：‘放屁的人没有买票！’忽然一个特别胖的女人手高高地举着大声说：‘我已经买票了！’”

白丽娜话音刚落，众人哈哈大笑，薪泽金刚刚喝了一口茶，一口喷了出来。

丁能通为薪泽银斟了一杯酒说：“泽银，感谢你对我老婆和孩子的关照，我敬你一杯！”

薪泽银干了杯中酒后说：“丁主任，嫂夫人对你这次复出并不太高兴，她还是希望你能辞职去加拿大陪她，一是官场上风险太大，再就是她一个人在加拿大也太寂寞，好在已经在我们布朗公司工作了，丁主任请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嫂夫人的！”

薪泽银最后这句话让丁能通听得心里酸溜溜的，薪泽银油头粉面风度翩翩，心想，薪泽银还没有成家立业，衣雪长得又太漂亮，这小子要是不安好心，我丁能通可就惨了。

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些后悔把老婆孩子送到加拿大，但是转念一想，毕竟儿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何况衣雪也不是那种离开男人就活不了的小女人，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怎么可能红杏出墙呢！

丁能通越想越觉得自己心理猥琐，不像个大男人，他懊恼得没了兴致，举起杯说："感谢泽金兄的款待，今天就到这里吧，咱们杯中酒怎么样？"

薪泽金满脸堆笑地说："能通，别急，时间还早，哥哥我还有事求你呢！"

丁能通爽朗地说："泽金兄，咱们哥儿们间什么求不求的，只要老弟能帮上忙的，尽管开口。"

薪泽金一本正经地说："能通，明天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到北京，这次刘书记是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学习的，你知道哥哥我没本事，始终攻不下首都机场这块堡垒，我可是刘书记任常务副省长时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次他到北京学习可是哥哥我多亲多近表现自己的一次机会，以前省里领导进京，我们省驻京办只能到接机口接领导，你老弟和首都机场熟得很，这次刘书记来京，能不能帮哥哥我也风光风光，让刘书记也享受享受贵宾待遇。"

4 洗尘(2)

丁能通没想到薪泽金一个堂堂省驻京办主任会屈尊求自己办这种事，基本不顾及自己的尊严了，看来这刘光大在薪泽金心目中的分量非常重。

在肖鸿林和贾朝轩双规期间，刘光大找丁能通谈过一次话，陪同刘光大和丁能通谈话的是时任东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洪文山，还有中纪委的刘凤云处长。

那次谈话，刘光大给丁能通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一提到这个名字，丁能通心里都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就是在那次谈话后，肖鸿林被正式批捕的，有人说是丁能通出卖了肖鸿林，每当听到这样的传言，丁能通都无言以对。

“泽金兄，”丁能通点上一支烟诚恳地说，“你这话言重了，接待好省市领导是驻京办的责任，明天我让白丽娜陪你们去，包你满意。另外，哪天我做东，给你和首都机场的王副总经理搭搭桥，今后这种小事让你的接待处处长找王副总经理的秘书小张就办了。丽娜，明天你早点去机场，要把这件事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好，能通，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薪泽金为了表示感谢，自饮了一杯。然后，众人又都重新满上，喝了最后一杯散席酒。

北京初春的夜晚，空气很温和，微风吹过凉丝丝的，空气中还有树木发出的淡淡的香甜味道，长安街的尽头落下墨蓝色的天幕。

密集的车灯在交错起伏的摩天大楼之间，划出许多极为现代的光环和线条。北京好似一位古典的淑女，忽然换下旧日密裹玉体的云衫紫裙，再无往日的羞涩和含蓄。

丁能通开着奔驰车，穿梭在车水马龙之中，眼前闪过一辆辆如潺潺小溪一样流动的车辆，心头油然而生久违了的感叹。

“丽娜，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共事了呢！”

“头儿，我也以为你不可能回驻京办了呢，东州的这场大地震真可谓是天翻地覆呀！”白丽娜伤感地说。

丁能通心里清楚，由于肖鸿林的牵连，白丽娜经历了人生前所未有的考验。肖鸿林刚被双规时态度非常顽固，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组织上做通了白丽娜的工作，希望她写信给肖鸿林，规劝他配合专案组调查。

白丽娜含泪写了一封倾诉两个人感情的长信，肖鸿林没想到，自己身陷囹圄，白丽娜对自己仍然痴情，他手捧这封患难情书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肖鸿林彻夜未眠，把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二十多遍，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经过一个多月的“双规”谈话，肖鸿林陆续交代了他就任市长以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近二百人的钱物，总计折合人民币千余万元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丽娜，最近去看肖市长了吗？”丁能通心情复杂地问。

“一个月前去了一次，身体非常不好，已经确诊为肺癌。”

丁能通听后心里咯噔一下，在肖鸿林被双规前，他曾经陪肖鸿林去北京三○一医院做过检查，当时结果尚未出来，肖鸿林和自己被执行了双规，自己双规被解除后，一直不知道“肖贾大案”的进展情况，现在看来，肖鸿林政治上已宣判了“死刑”，身体上也患了绝症，不判结局也已然尘埃落定。

“丽娜，案子快结了吧？”

“下个月。”

“能保住命吗？”

“根据他的表现，也许吧！但是保住又能怎样？终究是躲不过癌症的！”

谈到这儿，两个人都沉默了，奔驰车仍然在夜幕中穿梭，前挡玻璃上零零星星地落下了雨点，突然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划破夜空，将前

方的道路映得如同白昼，一连串的春雷炸响，白丽娜抹了抹刚刚漾出的眼泪说：

“头儿，这是北京今年开春第一声春雷……”

5 法源寺(1)

丁能通惦记着林大可托付的事，一大早就开车去了法源寺。

丁能通对法源寺感兴趣源于他看了一部长篇小说，是台湾李敖写的《北京法源寺》，小说以史实的笔法详细介绍了北京法源寺的来龙去脉，出于好奇，丁能通多次游览法源寺，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智善大师，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肖鸿林进京跑“部”“钱”进，听说丁能通与法源寺的一位大和尚是好友，心血来潮想见见这位大师，智善大师很热情地在斋堂请肖鸿林吃了斋饭，临别时，肖鸿林讨要智善大师的墨宝，智善大师送了一副对联：

参禅法源寺

问政中南海

北京虽然是帝京，驰名中外的古迹，首推故宫和颐和园，但是在丁能通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名胜古迹却是恭王府和法源寺，恭王府因和珅而代表了官场的诡谲，法源寺因唐朝战死辽东的忠魂，因南宋遗臣谢枋得，因屈死的袁崇焕，因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而彰显了官场的忠烈。

丁能通是个骨子里既诡谲又不乏悲悯之情的人，他曾经梦想能够成为官场上叱咤风云的政侠，但现实逼着他走向圆滑，成为深沉练达的小官僚，越来越像韦小宝，他对自己不满意，又不能像堂•吉诃德一样对付强大的风车，只能满怀悲悯之心流连在法源寺落漆的红墙与苍拔的古树之间，吊唁自己的梦想。

车行到菜市口，丁能通马上想到了被判死刑的肖鸿林和贾朝轩，菜市口是过去死刑犯砍头的地方，也曾经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统治者选择在最热闹的地方砍犯人的头，是为了警示老百姓不要犯上作乱。

现在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是西单、王府井以及后海，沃尔马超市在菜市口开了之后，商业的气氛早已冲淡了过去那段血淋淋的沉重历史。

但是，每次来法源寺，丁能通都会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默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因为宋代抗元名将文天祥被斩杀在菜市口，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也被斩杀在菜市口，文天祥的丹心激荡着无数炎黄子孙的胸怀，谭嗣同的肝胆更是万古流芳。

再想想肖鸿林和贾朝轩的死，丁能通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他有些后怕，又有些庆幸，后怕是因为自己险些与他们同流合污，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庆幸的是，自己虽然这辈子不能有文天祥、谭嗣同的壮举了，但是起码还有机会不再苟且地活着。

法源寺的大门敞开着，古旧的红漆，斑驳脱落，失却了鲜艳之色调，寺门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的匾额，上面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着“法源寺”三个金色大字，字体刚直，有风骨，与破旧的庙门一样简洁，正是启功先生的墨宝。

这是历史之门，悲凉的背影，久久盘桓于法源寺的门槛，丁能通凝视着久违了的法源寺，忽然悟到，其实法源寺与其他寺庙是不同的，法源寺不是缘起于修习佛法的高僧大德，不是超凡脱俗的一方净土，而是在其根基立于大地之上时，便带有挥之不去的悲悯情怀。一个人，一生短短数十寒暑，无论兴衰成败，不过是匆匆过客，人流东西穿梭，法源寺只是旁观者，或者，毋宁说是容纳种种苦难的佛界。

丁能通信步走到天王殿时，被弥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像所吸引，驻足观看，这是一尊明代的夹纻金漆像，高一米多点儿，颜色已褪成红褐色了，身上也有几处漆剥落了，还有一些折痕和划迹，深浅不一，就有了几分苍凉。丁能通正看得出神之际，智善和尚已经双手合十站在了他的身后。

“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能通，久违了！”

“智善师傅，来之前本想给您打电话，想来想去还是没打，就是看跟师傅有没有佛缘。”丁能通虔诚地笑着说。

“佛在哪里？佛在人心。有没有佛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佛心，好在你心中有佛，才化险为夷呀！”智善一语双关地说。

“看来您已经知道东州发生了‘肖贾大案’，肖市长已经伏法，大师，肖市长也是理佛之人，逢佛就拜，家中还供奉着佛菩萨，为什么佛并没有保佑他呢？”

“肖市长将佛像当作神明供奉，天天在佛面前祷告，供奉鲜花水果，然后向他求福，那个供品就是贿赂，送一点贿赂就希求佛菩萨保佑，把诸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看待，此罪业多深重！一方面向佛菩萨行贿，一方面接受贿赂，天天造罪业，还以为佛菩萨会保佑，这完全错了。”智善尖锐地说。

5 法源寺(2)

“我明白了，所谓佛缘其实就是善缘，善是奉献，而非索取，世人供佛大多是为了索取。”

“你很有佛性，其实人原本都有佛性，只是被妄想和欲望所覆盖了，香烛代表心香和心光，是在教育我们要时刻记住佛菩萨的教诲，去掉我们心中的妄想和欲望，把我们原有的心香与心光显露出来，如果你平时不做善事，哪怕你再许愿，再烧高香，佛菩萨也不会保佑你的。因果报应如影随形，想平安健康就要多做善事，戒贪婪；想要富贵，就要布施贫苦，这才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智善语重心长地说。

“智善师傅，你手中的念珠果真能消除烦恼吗？”

“念珠，也叫拴马锁，隐喻人心犹如狂奔的野马，杂念纷飞，一时一刻也不停，手掐念珠，诵念佛陀、达摩、僧伽的名号，就可以放下一切，身心专注，遏止住妄念私心，增加定力，增加智慧。念珠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皈依三宝。”

“智善师傅，我这次来见你，就是受朋友之托，为念珠开光的。”

丁能通说完，把手中的念珠递给智善。

智善接过丁能通递过来的念珠，口诵佛号说道：“能通，念珠的主人是一位活菩萨，这些念珠已经用她的佛心开光了，老僧自愧不如！其实和尚念经开光，实际上是开信徒内心之光，升起对佛菩萨的信心。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如果你悲心重，就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如果你孝心重，就会得到地藏菩萨的感应。念珠的主人悲心重，托你的朋友孝心重，都是用恭敬心、真诚心来面对人生的人。”

“按您的意思，我对着念珠诵一声‘阿弥陀佛’，岂不就等于开光了？”

“诵一声佛号，得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天天念，天天加持，不仅加持念珠，更加持你本人，何乐而不为呢？”

“智善师傅，那我和和尚还有什么区别？”丁能通笑着说。

两个人一边聊一边信步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进大雄宝殿，在宽敞的藻井里有无数只小麻雀飞来飞去，自在地鸣叫着，随意地起落，仿佛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丁能通来过许多次法源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他惊呆了。

丁能通心想，是什么样的慈悲让这些麻雀这样放心？是什么样的胸怀让它们如此自由？一股感动莫名地涌上来，丁能通对法源寺更加肃然起敬起来！

“智善师傅，其实我更喜欢悯忠寺这个名字。”

“能通，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什么，做什么！”

“智善师傅，我这次来还有一层意思，宦海沉浮，想请师傅指点迷津！”

“我送你四个字。”

“哪四个字？”

“法海真源。”

丁能通每次见智善都获益匪浅，这次更是如此。两个人攀谈了一上午，丁能通吃罢斋饭才离开。当他走出山门时，几个僧人正推掩那扇大门，仿佛是将丁能通推出了历史的漩涡。

法源寺的大门，像睁开的眼，横淌于寺外的是时间的河，河面上的浮光掠影，荡漾着千年岁月的悲喜浮沉，跨越漫漫时空的今日与往昔，像念珠一样被细细的线穿起，再一次将丁能通置身于昨日的世界，去品味历史的真实。丁能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与法源寺结缘的李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的结尾：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敢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伫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伫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6 分歧(1)

肖鸿林、贾朝轩时代结束了，留给新班子的是伤了元气的东州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东州经济从来没有停滞过，然而，“肖贾大案”后，招商引资出现了零增长，整个东州经济像被霜打后的茄子园，弥漫着一片死气和晦气，再加上刚上任的市委书记洪文山与市长夏闻天关于东州经济的发展观不同，东州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洪文山和夏闻天的分歧是在两会以后，夏闻天请洪文山一起视察花博园开始的。夏闻天之所以请洪文山一起视察花博园，是因为自从花博园开园后，琼水湖畔房地产开发如雨后春笋般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琼水湖面临着被严重污染的危险。

市人大主任赵国光率领部分人大代表视察了花博园后认为，花博园不愧是启动东州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自开园以来，已经吸引游客逾千万人次，累计实现经济收入近五亿元，极大地带动了东州旅游产业发展，东州旅游产业在不到短短一年时间就跃居支柱产业行列，应该借此势头大力开发相关产业，全面启动东州经济。

赵国光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人大代表的赞同，然而，市政协主席张宏昌对赵国光的观点忧心忡忡，他率领政协委员视察完花博园后，部分政协委员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限制花博园周边房地产开发、保护东州人民的生命源泉琼水湖的几点建议》，这份建议递到张宏昌手里后，他感到沉甸甸的，特意约年轻的市长夏闻天深谈了一次。

当时夏闻天刚刚在草河口迎宾馆宴请完新上任的日本驻东州领事馆总领事山本太郎，张宏昌亲自到草河口迎宾馆会议室等夏闻天。

夏闻天送走山本太郎后，得知张主席已经等了四十分钟，心里很过意不去，他知道张宏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谈。当他走进草河口迎宾馆小会议室时，发现张主席正紧锁双眉在看一份材料。

“抱歉，宏昌同志，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

夏闻天抱了抱拳表示歉意后，坐在了张宏昌对面的沙发上。

“闻天同志，我这次找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先看看这个吧。”

张宏昌说完，将手里的材料递给夏闻天。夏闻天接过材料一看，眉头也紧锁了起来，因为这份材料就是部分政协委员联名起草的《关于限制花博园周边房地产开发、保护东州人民的生命源泉琼水湖的几点建议》。

“闻天同志，当初花博园选址在琼水湖畔是肖鸿林独断专行的结果，当时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王元章考虑到班子的团结问题，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原则上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现在看恶果要逐渐显现出来了，如果不引起重视，几年之内，东州市五百万市民将无水可喝了。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领导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对花博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推波助澜，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引导，一旦产生严重的污染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张宏昌忧心忡忡地说。

“宏昌同志，你的意见非常重要，只是目前东州经济受‘肖贾大案’的影响，一蹶不振，文山同志还想以花博园为突破口，重振东州经济的雄风，要想说服文山同志很难啊！”

夏闻天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不能不顾及洪文山的态度，毕竟洪文山是东州市委一把手。

经过一番思考，夏闻天微笑着说：“宏昌同志，这样吧，近期我约文山同志一起视察花博园，届时，我将这份材料推荐给他，东州的经济发展何去何从，必须认真整合，重新布局，决不能只看眼前，不谋长远，要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东州经济的发展方向，找到一条振兴东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好啊，闻天，你能有这个态度就好，你年轻有为，又是经济专家，只要你放手一搏，东州经济一定会重振雄风的。”

夏闻天上任以来，一直在思考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他亲自去花博园考察了两次，发现东州市各区县、委办局以及部分省里的厅委办局都在琼水湖畔，花博园周围大兴土木，修建规

模不同的疗养中心、度假中心、培训中心，这些地都是在自己未上任前批出去的，夏闻天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对花博园及琼水湖周边的整治刻不容缓。

车队驶入琼水湖畔风景区时，迎面过来十几名民工，领头的是个红脸大汉，看样子这些人情绪很激动，竟然不顾一切地拦住了市公安局警备处的前导车。

车队停下了，前导车车窗摇了下来，警备处处长伸出头问："怎么回事？公安局的车也敢拦？"

红脸大汉激动地说："我们要见洪书记和夏市长！"

警备处处长一听这帮民工点名要见书记市长，连忙从前导车里钻出来喝道："你们疯了，谁指使你们的？"

这时，洪文山和夏闻天已经下了车?缓步走了过来，洪文山温声问道："我就是洪文山，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洪文山话音刚落，十几个农民工齐刷刷地跪下了，领头的红脸大汉流着泪说："洪书记，夏市长，快救救我们吧！"

洪文山赶紧将红脸大汉搀起说："有话好好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用不着下跪！"

"洪书记、夏市长，我们都是皇县天沟乡农民，也是罗氏钼矿企业的矿工，我们在矿上干了半年多，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我领着大伙去矿办讨薪，矿上的保安拦住我们，就是不让我们见老板，后来，矿办主任罗虎见了我们，说矿上目前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让我们再等一个月，我们说，矿上资金周转困难，我们家里老婆孩子还等钱吃饭呢，罗虎二话没说，摆了摆手，就上来几十个保安，将我们十几个矿工捆了起来，还用破布将我们的嘴堵上关到一座废矿里，白天晚上地看着我们，领头的保安问我还闹不，我说，不给工资就要找老板，他们就用钢管打我们，我们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在夜里趁保安睡着时逃了出来。洪书记，我的八十岁的老母卧病在床，正等我拿钱看病呢！"

洪文山听罢，皱着眉头气愤地说："简直没有王法了！振东同志，你当过皇县县委书记，你说说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副市长何振东主管城建、县区及劳动保障，他笑了笑说："洪书记，这家公司我没有印象，可能是我离开后成立的。"

夏闻天和蔼地问红脸大汉："你叫什么名字？"

红脸大汉瓮声瓮气地说："魏国山。"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花博园呢？"何振东插嘴问道。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里活多，我们想边打工边想办法，后来明白人指点说，要想要回工资，必须拦车，花博园是市里的重点项目，来视察的大官多，人家说，有警车开道的一拦一个准，不是书记就是市长。"

洪文山和夏闻天听罢，哈哈大笑。

"国山同志，"夏闻天和蔼地说，"我给你写个条，你拿我的条到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找局长房成高，就说我说的，让他们派劳动监察大队出面帮你们要钱。另外，振东同志，你给皇县公安局打个电话，让他们调查一下，那个叫罗虎的怎么胆子这么大，竟敢非法拘禁，私设公堂！"

"好的，夏市长，我马上办！"何振东敷衍着说。

魏国山等十几名民工拿到夏闻天写的条，如同拿到了圣旨，千恩万谢地走了。

"闻天，咱们也到地方了，就多走几步吧。"洪文山笑着说。

众人没有再上车，而是跟随着书记、市长向花博园方向走去。放眼望去，琼水湖畔、花博园周围房地产遍地开花，一片繁忙的景象。

6 分歧(2)

洪文山望着热火朝天的场面高兴地说："闻天同志，我到东州后思考最多的是，到底什么产业可以成为东州这座老工业基地的立市产业？"

"文山同志，这也是我苦苦思考的问题呀！"夏闻天附和着道。

"有答案了吗？"洪文山看了夏闻天一眼问。

"我很想听听洪书记的高见。"

"那好，这也是今天我到花博园视察的目的，应该说花博园给了我们两大启示，因为花博园带动了两大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业，另一个是旅游业，再加上装备制造业，东州市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初露端倪呀！特别是房地产业，在拉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什么产业也比不了它，那真是立竿见影，充分说明土地是财富之母啊！闻天，东州经济要想尽快摆脱窘境，就得向土地要效益呀！"

夏闻天听罢，巨大的隐忧袭上心头，他心想，花博园是个好项目，如果当初肖鸿林不存有私心，为儿子肖伟建的琼水花园热卖创造条件，将花博园项目另选地址，哪怕放在黑水河两岸，花博园都可以成为带动东州经济启动的发动机，然而，花博园放在琼水湖畔，不仅不能发展房地产，就连游人也要限制，否则，东州五百万市民的生命源泉必将遭到严重污染。何况房地产业并不是万能的，虽然见效快，但是房地产业和股票一样，是泡沫经济的主要载体或多发区，目前东州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存在着恶性通货膨胀的隐忧，盲目发展势必助长投机心理，一旦产生泡沫，对遭受重创的东州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

想到这儿，夏闻天忧心忡忡地说："文山同志，目前，我市房地产公司的资金负债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不贷款的房地产公司几乎没有，由于房地产融资方式没有形成风险分担机制，房地产公司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因此，如此高的负债率一旦出现市场

风险，将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房地产业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挟持银行业踏上了同一辆向前飞驰的战车，两者已然成为一对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国家目前对房地产过热非常有可能痛下重掌，进行调控，我市的房地产业更是严重缺血，我对房地产业作为启动东州经济的立市产业并不看好。”

洪文山摆摆手说：“房地产业缺血是全国性的，从生产方面看，房地产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空前提高，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扩大。”

“文山同志，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些事情要讲究科学，要讲绿色GDP，我的意见是花博园和琼水湖周边绝不能建设楼堂馆所，正在兴建的所有工程必须停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夏闻天情绪有些激动。

“闻天同志，”洪文山明显感到了夏闻天因意见不同的抵触情绪，“‘肖贾大案’给东州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外商不来了，财政如此困难，我们刚刚从花博园的带动下看见点光亮，总不能把这点亮掐灭吧？”

“文山同志，发展经济要讲究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顾眼前，目前东州的房地产业土地价格居高不下，房价居高不下，房屋空置率高，急需整顿市场秩序，否则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治愈，前车之鉴啊，目前财政仍然是非常困难，但是东州的优势是装备制造业，我准备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投资力度，带动全市经济走出低谷。”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准备让丁能通请加拿大布朗公司的薪泽银过来帮我们论证一下，看能不能从东州火车站起至花博园修一条磁悬浮铁路，如果可行，花博园将成为市内的大花园，对东州经济必然有大的带动作用。”洪文山雄心勃勃地说。

“文山同志，从东州火车站起至花博园全长一百五十公里，如果要修一条磁悬浮铁路，每公里耗资高达亿元，全长成本将达到二百亿，

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个实力，而且东州到花博园的高速公路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根本没有必要耗巨资修磁悬浮，这笔钱即使有也应该用在未来的地铁建设上。”

“闻天同志，你怎么总是和我拧着干呢？”洪文山有些恼怒地问。

何振东一看党政一把手要吵起来，连忙打圆场说：“两位领导，前面是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度假中心，过去看看吧。”

夏闻天不依不饶地说：“文山同志，我建议近期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讨论东州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好吧，真理不辩不明嘛！”洪文山说完，将夏闻天甩在后面，大步向前走去。

夏闻天上任市长以来，第一次感到来自洪文山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政见不和，更来自于这种不和有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

夏闻天上任前，省委书记林白同志找他谈话，特意提醒他：“肖鸿林怎么腐败掉的？甩开市委闹独立，把市政府搞成了家天下?整个一个党内个体户。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要和文山同志多沟通，老同志政治经验比你多，不过经济上他是个外行，你要发挥你在经济上的优势，下点功夫尽快让东州经济走出低谷。”

应该说夏闻天非常感谢省委对自己的信任，他憋足了劲儿，想在东州干出一番事业来，如今看来自己过于乐观了。

话不投机，洪文山和夏闻天没再搭话，他走到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度假中心停住了脚步。因为在几十座度假中心、培训中心和宾馆、酒店工地上，场面最大的有两家，一家就是眼前的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度假中心，另一家还没有招牌。

为了打破僵局，洪文山故意问：“闻天，旁边这家蛮有实力的，是哪家的度假村啊？”

夏闻天也不知情，他看了一眼市建委主任武志强，武志强赶紧上前说：“洪书记，这是市驻京办的度假中心。”

“有没有搞错？丁能通刚刚恢复工作，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动作？”洪文山疑惑地问。

“洪书记，是黄主任，黄梦然主持工作时上马的。”武志强解释道。

洪文山没有说话，夏闻天不依不饶地说：“文山同志，省、市各单位在琼水湖畔如此大兴土木，盖的又都是楼堂馆所，这不太合适吧？”

“闻天，非常时期，投资拉动经济嘛，等东州经济有了起色，你怎么处置这些楼堂馆所都行。”洪文山拉着长腔说。

夏闻天无奈地摇摇头，他这时才理解了自己上任前省长赵长征对自己说的话：“闻天啊，文山同志搞党务出身，从未做过经济工作，你让他搞政治思想工作，或者抓腐败分子是一把好手，要是让他抓经济怕是要添乱，所以闻天同志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不过，你是市长，东州经济要是滑坡，我不找文山同志，还是要找你这个市长算账啊！”赵长征的话语重心长，如今夏闻天更体会出一份特殊的中肯。

然而，洪文山别有一番心思，他觉得肖鸿林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前任市委书记王元章当初过于顾忌党政关系，一味忍让，造成肖鸿林目中无人，向市委闹独立，搞绝对权力，肆意忘形，甚至有人喊“肖鸿林万岁”，市委也听之任之。这样一个土皇帝，连市委都不放在眼里，对来自下级或民众的声音自然更听不进去了。一位人大代表对肖鸿林的工作提出质疑，肖鸿林非但不认真听取，反而提出“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人大代表”的威胁性疑问，如此一来，还有谁敢给他提意见，更不可能对他实行有效监督。夏闻天懂经济不假，但也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今天的分歧就是个例证，这样的性格不压住，听之任之，难免要走肖鸿林的老路。自己上任前，省委书记林白就嘱咐道：“文山同志，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领导，一个自律意识很差的官员，难免我行我素，发生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加强党的领导是对权力的最好监督。”

夏闻天并没有猜透洪文山的心思，他只是对东州经济徘徊在低谷而着急，苦于洪文山不懂经济又无法沟通，他暗打主意，不行就只好直接向林白同志和长征同志反映实情了。

这次视察花博园，无论是洪文山，还是夏闻天，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7 殿堂(1)

丁能通上任后并未着急开班子会，而是私下里找中层以上干部谈话，他想把自己离开半年多时间里驻京办发生的情况摸透。当他得知东州市驻京办竟然在花博园搞了个度假中心后，立即召开了班子会。

班子成员除了资历比较老的副主任杨善水外，其他成员都是新的，原先的人事处处长胡占发、机关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荣国库都被黄梦然换掉了，新上任的两位都是从东州新调来的。

黄梦然简单地对驻京办半年多的工作作了汇报，丁能通听得很仔细。听着听着，丁能通觉得不太对劲，于是阴着脸插嘴说："驻京办搞度假中心说不过去，我们的岗位在北京，近来花博园很热闹，但是驻京办不去凑这个热闹，既然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对我们的度假中心感兴趣，回头我给他们局长房成高打个电话，转让给他们算了，趁着那里热火朝天之际，还可以卖个好价钱，梦然，东州驻京办房地产公司运转得怎么样？"

"自从钱学礼出事后，一度进入停滞状态，最近两个月才刚刚启动。"黄梦然不动声色地说。

"梦然，我看这项工作还是你牵头吧，财政给我们拨的那点钱刚够发工资的，房地产开发要尽快见到效益。"

黄梦然最怕丁能通把他挂起来，但是他没有想到把他撵了出去，撵出去也好，落得个自由自在。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夏市长交代的调研课题，"丁能通接着说，"驻京办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为东州改革开放事业服务，如何在新形势下搞好功能转化与提升，我看就由占发同志牵个头吧，他搞调研有经验，国库同志配合一下，两个人一个是调研小组组长，一个是副组长，我们驻京办还缺两位主任助理，回头我和市委组织部打个招呼，就提名国库和占发吧，这样搞调研方便，善水、梦然，你们看怎么样？"

杨善水和黄梦然分别点了点头，其他班子成员没意见。

“就这么定了，对了，善水，你把接待工作抓起来，如果没别的事，就散会吧。”

散会后，黄梦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向自己袭来，因为胡占发和荣国库原本是被自己拿下的，他们的资历和自己差不多，荣国库比自己的资历还要老一些，这两个人都是丁能通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次丁能通再次起用这两个人，还要提拔为主任助理，自己精心培植的驻京办格局瞬间被打破了，看样子对自己一直不服气的杨善水也倒向了丁能通。黄梦然感到心里一阵阵发冷，他预感到自己在驻京办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他萌生了找机会求求哪位领导说说话，回到东州算了的想法，他想来想去自己最信得过的只有副市长何振东了，何副市长虽然不是市委常委，但是主管城建、县区、房地产、金融，是个实权派，人也讲情义。黄梦然打定了主意，很快回了东州。

下午，丁能通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值班室的电话通知，说东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力生晚上抵京。

晚饭后，丁能通、杨善水和白丽娜早早地就到了首都机场，这次丁能通没敢动用首都机场的关系，而是各自戴上禁区通行证，直接上了廊桥。禁区通行证是通过首都机场王副总经理的秘书办的，可以直接登机。

陆力生走出机舱时，白丽娜像过去接肖鸿林一样递上一束鲜花，陆力生接过鲜花，顺手递给秘书，然后与丁能通、杨善水、白丽娜一一握手。

“能通，以后我来，用不着搞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越简单越好。”陆力生严肃地说。

“陆部长，我要是不来接您，善水、丽娜早就把您请到机场贵宾室了。”丁能通自我解嘲地说。

众人说笑着来到候机楼外，丁能通试探地问：“陆部长，先去北京花园吧？”

“不，直接去中央党校，先见一见刘光大同志。”陆力生一边走一边说。

丁能通马上心领神会，他说：“善水、丽娜，你们先回吧，我陪陆部长去中央党校。”

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说：“陆部长，你这次这么急到北京不像是开会呀？”

“是呀，我是到中组部地方局接一位到我们东州挂职锻炼的副书记。”

丁能通一听中组部地方局六个字，心里猛然一紧，莫非……“陆部长，这位新上任的副书记叫什么名字？”

“叫周永年，是中组部地方局副局长。”

丁能通听罢心中一阵惊喜，想不到周大哥要到东州任市委副书记了，这真是世事难料，自己与刘凤云、金冉冉的往事顿时袭上心头……

奔驰车沿着京密运河中速行驶，由于时值春季，天黑得晚了许多，西边残余一抹淡淡的火烧云，映得天地间还能看清轮廓。

中央党校就在眼前了，这座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位于燕山余脉之隅，仅一道之隔与世界著名皇家园林颐和园为邻。海淀素以多山著称，故北京著名园林名胜多聚于此，东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有玉泉山、香山、植物园、碧云寺、卧佛寺，南有近年新建的万柳公园，北有与杨家将故事有关的百望山。

奔驰车缓缓驶进中央党校大门，迎面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校园内山水相依，楼台掩映，溪水四布，草木葱茏，竹木并茂，鸟语花香，间有古木奇石点缀其间，令人有步步进入仙境之感。

就整体说，这里展示了北方园林开阔、粗犷的风格；就细部说，这里又不乏江南名园秀丽、精巧的特色。王元章、李为民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特别是贾朝轩在这里整整学习了一年，所以，丁能通对中央党校的校园太熟悉了。

前面的六合亭，丁能通与贾朝轩在那儿下过围棋。一想到贾朝轩，丁能通的心情一下子就灰暗起来。前几天白丽娜送给他一本杂志，打开一看，竟然有几幅贾朝轩与狱友下棋的照片。贾朝轩穿着蓝色甲克式囚衣，脚上戴着脚镣，两根手指夹着一支快燃尽的香烟，在水泥地上席地而坐，下棋的囚犯一脸的冷漠，丁能通看罢内心无限感慨，当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俗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奔驰车停在一座小楼前，这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宿舍，陆力生先下了车，丁能通将车停好后谨慎地问："陆部长，我还上去吗？"

丁能通这么问，是怕刘光大与陆力生谈干部问题，自己在不方便，其实，丁能通骨子里是很想陪陆力生一起上去的。因为刘光大可是清江省主管干部的省委副书记，这是多少在政治上有抱负的干部梦寐以求想结交的人。

丁能通虽然参与接待过这位亲手将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等一批腐败分子拉下马的省委副书记，但是还无缘深交，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陆力生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思，微笑着说："能通，光大同志对你很熟悉，一起上去吧。"

丁能通欣然地与陆力生走进小楼。

陆力生和丁能通敲门时，刘光大正在翻阅着最新一期《政治前沿》，听到敲门声，刘光大一边说"请进"，一边起身开门。

"刘书记，"陆力生满面春风地说，"这中央党校可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什么时候书记大人发话，让我也来深造深造。"

7 殿堂(2)

“力生，你说得容易，真想学点东西得耐得住寂寞，现在的许多干部忙惯了坐不住啊！哟，小丁也来了，快请坐！”

刘光大满面笑容，一脸的和蔼，丁能通心想，眼前的刘光大慈眉善目，和颜悦色，殊不知，多少腐败分子一听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啊！

陆力生和丁能通坐在沙发上，刘光大微笑着问：“力生，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到我们党校食堂，尝尝学员饭？”

陆力生搓了搓手说：“刘书记，在飞机上吃了些零食根本不饿，还是领了指示再说吧。”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咱们现在有些省市领导特别喜欢什么指示呀，重要讲话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看是抖威风，摆官架子，脱离群众。”

刘光大说完，扔给陆力生和丁能通一人一支烟，丁能通赶紧给两位领导点上火。

刘光大看着丁能通微笑道：“你这个丁能通可是个人才，在北京闯荡得神通广大，连我们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都甘拜下风。我从东州抵达首都机场时，薪泽金破天荒地把车开到了飞机底下，还把我请进了首都机场贵宾室，我再三追问薪泽金，我到北京出差不下几十次，从来没享受过这么高的礼遇，你薪泽金怎么这次长本事了？人家薪泽金说是你丁能通的本事。”

刘光大的语气仍然和蔼却充满了揶揄，丁能通听得脸上直发烧。

“不过，你丁能通更让我佩服的不是你的神通，”刘光大语气一转，“而是你在‘肖贾大案’中的表现，不容易，在那么复杂的反腐斗争面前能把握住自己，看来你丁能通不糊涂，还是讲原则的，不然闻天同志也不能力排众议，让你重新上岗！能通同志，经过反腐败斗争的

洗礼，相信你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有了一番新认识，还是那句话，好自为之啊！”

刘光大的话语重心长，说得丁能通不禁汗颜。

“刘书记，您的话我都记下了，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的考验，相信我会在驻京办的岗位上，站稳脚跟，为东州的改革开放守好桥头堡。”

“好啊！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最近中纪委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在着手制定一份整改驻京办的方案，方案首先涉及五十二家副省级以上政府办事处和大型国企驻京办，老百姓对驻京办跑‘部’‘钱’进的灰色身影久有诟病，希望这次整肃能改一改驻京办的功能，向公共服务方面转变，也触动一下中央各部委办局，该透明的透明，该放手的放手，该公开的公开，别再为驻京办跑‘部’‘钱’进创造条件了。”

刘光大又换了一支烟说：“力生，周永年同志这次下派到东州挂职锻炼，中组部的领导非常重视，希望你们一定要安排好周永年同志的生活。永年同志和他爱人刘凤云同志都是东州人，这次他到东州任市委副书记很高兴，永年同志对李为民同志非常敬佩，这次上任很想为家乡人民多做点实事，东州市的领导班子又多了一位虎将，东州这届领导班子我是非常满意的，洪文山、夏闻天、周永年、林大可，个个都是好样的，只要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一定能够振兴。”

“刘书记，永年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陆力生关切地问。

“要求嘛只有一个，就是永年同志希望分管为民同志曾经分管的工作，你回去和文山同志说一下，这也是省委的意思。”

丁能通非常理解周永年这个要求，周永年曾经带领中组部考核小组亲自考核过李为民，李为民抗洪抢险牺牲后，他亲自参加过李为民的葬礼。当时周永年被李为民的事迹深深地震撼了，丁能通更是终生难忘，因为他曾经和李为民并肩战斗在抗洪第一线上。

一想到李为民，丁能通就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而悔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驻京办干出个样来，决不能让市委市政府失望，特别是不能让夏市长失望。

8 后台

黄梦然的车开进市政府大门时正是傍晚时分，市政府大院内已经是一片下班的景象。一辆辆奥迪一辆接一辆地往外开，却没有几辆往里开的，往外走的人也比往里走的人多。

黄梦然开着挂着京字牌照的奔驰车驶入市政府大院很显眼，他怕遇上熟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见市政府大楼雨搭下小号车走得差不多了，这才下了车。

黄梦然走进市政府大楼时，没坐电梯，而是选择了爬楼梯，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见何副市长了，一旦见到熟人，第二天丁能通就能知道，官场上是最讲究信息的，黄梦然曾经当过驻京办信息处副处长，最懂得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重要性。

何振东的办公室在五楼走廊的尽头，当他爬到五楼时，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五楼走廊静悄悄的，走廊尽头的窗外射进一缕夕阳的残光，将面前的地板映得光斑波动，耳畔只有自己的皮鞋声咯噔咯噔地响着，黄梦然被夕阳的残光映得有些眼晕，心里充满了无限惆怅。

当黄梦然推开何振东办公室的门时，见何副市长正在和一位美女谈着什么，何振东见黄梦然来了，热情地对身边的美女介绍说："小梅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驻京办副主任黄梦然。"

不错，与何振东谈话的正是罗小梅，罗小梅伸出纤纤玉手一副女老板的样子，甜津津地说："何市长，你可是贵人多忘事，我当过皇县驻京办主任，怎么可能不认识黄副主任呢？"

黄梦然心里最清楚罗小梅与丁能通的关系，自己加着小心不想遇上熟人，结果在何振东的办公室却遇上了最不愿见到的人。

黄梦然只好佯装热情地说："小梅，真巧啊！听说你发财了！"

何振东哈哈笑着说："想不到你们这么熟，小梅现在可不得了，名副其实的女企业家。"

罗小梅客气地说："何市长过奖了，既然您和黄主任有事，我先走了，改天我请您吃饭。"

何振东温和地说："也好，刚才说的就这么定了，抽空我去钼矿检查工作。"

罗小梅与黄梦然打了招呼就走了。

何振东请黄梦然坐，自己也往沙发上一靠，指了指茶几上的软包中华烟示意黄梦然自己点上，黄梦然也不客气，自己点上了一支深吸一口。

"梦然，情绪不佳呀，遇上什么烦心事了？"何振东深沉练达地问。

黄梦然唉了一声，说："何市长，能不能在您主管的范围内给我找个位置，只要油水大副职也行，我在驻京办干够了，想挪挪！"

何振东笑了笑别有意味地说："不是心里话吧，让你和能通斗确实难为你了，丁能通是什么人，卷进'肖贾大案'的人，有几个人是什么事都没有脱身的？那小子绝对是个人精，不过，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都采取斗的方法，官场上最高的境界是捧。"

说到这儿，何振东呷了一口茶，看了黄梦然一眼，接着说："捧可不是逢人说好话，点头哈腰，吹吹嘘嘘拍马屁，捧是需要大智慧的。"

黄梦然从未听过这样的高论，一下子精神起来，他如饥似渴地问："何市长，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何振东云诡波谲地说："你知道清朝的阿桂吧？那可是满洲人中少有的几个进士之一，曾经随乾隆皇帝南征北战，立过汗马功劳，阿桂最看不上的就是和珅的贪婪，一心想把和珅弹劾掉。可是，和珅采取了捧的策略，经常在皇帝面前称赞阿桂，阿桂被委以重任，几乎整年不辞劳苦地在各地奔波，再也没有机会弹劾和珅直至病死。梦然啊，读史可以明鉴啊！对于能力、地位、政绩和背景都比你强的对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捧起来，使之没有精力与你抗衡，这才是官场上最大的智慧呀！"

黄梦然懵懂地问："何市长，您的意思是我还留在驻京办？"

何振东掐灭快吸完的烟说："你在北京干了快十年了，舍得那块风水宝地吗？我看你还是面对现实，等待机会，丁能通在官场是有大抱负的人，我相信他不会在驻京办干长的，只要他干出起色，你就积极捧杀；只要市领导到北京，或者你到东州向市领导汇报工作，逢人就说丁能通的好，把他的成绩宣传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的好日子就快到了。年初两会开幕式后，我第一个走出了会场，省市记者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我说，林市长在后面呢，林市长是常务副市长，他谈的全面。所有记者一下子把林大可围了起来，结果林大可抢了夏闻天的头彩，夏市长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出来，夏市长很不高兴。梦然啊，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要想体味官场上无穷的乐趣，你还得悟啊！"

黄梦然听了何振东的话如大梦初醒?激动地说："何市长，听您一席话真是顿开茅塞，晚上一起放松放松吧！"

何振东摇摇头无奈地说："光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我就喜欢洗洗桑拿，过去当皇县县委书记时，还敢进洗浴中心，现在当上副市长了，老上电视，谁他妈的都认识，连洗个澡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黄梦然圆滑地笑着说："这有何难啊，我拉你去昌山市洗，昌山有一家洗浴中心，小姐的口活绝了，到那儿咱俩开个贵宾房，明早我给你送回来。"

何振东眉棱骨一耸高兴地说："梦然，你不愧是搞接待的出身，吃喝玩乐的事难不住你，好，今晚我就交给你了。"

何振东说完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楼下在专车里等待的司机、秘书先走，今晚放他们假了，秘书和司机高兴地开车走了。

何振东上了黄梦然的奔驰车，大门两侧的武警战士看得清清楚楚，奔驰车驶出市政府大门时，两名武警战士向奔驰车行了军礼，何振东情不自禁地把头埋进了风衣里。

罗小梅离开市政府大院后，马上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此时的丁能通正在首都机场准备送新上任的东州市委副书记周永年登机，前来送行的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委副书记刘光大、中组部的领导和同事，周永年的妻子刘凤云。

由于丁能通与周永年、刘凤云两口子有特殊的感情，丁能通决定陪同陆力生一道送周永年回东州。

丁能通并没把黄梦然去见何振东的消息当回事，他太了解黄梦然了，论搞阴谋诡计和钱学礼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量你黄梦然也翻不了天，倒是罗小梅听说丁能通要回东州特别高兴，邀请他回东州后一定要到皇县钼矿看看，她开车来接丁能通，丁能通特别关注罗小梅在事业上的发展，便满口答应了。

趁着周永年和中组部的领导和同事寒暄告别之际，丁能通走到刘凤云身边微笑着说："刘大姐，周大哥走后，家里有什么事尽管言语一声，能通偕驻京办全体同仁愿效犬马之劳。"

"贫嘴，我现在愁的是冉冉读研一走，孩子又没人照顾了。"刘凤云笑着嗔怪道。

"瞧您说的，凤云，我们头儿早就吩咐了，需要帮忙，尽管给我打电话，保证随叫随到。"白丽娜插嘴道。

"大姐，丽娜会常去帮你的。"丁能通殷勤地说。

"不用了，我同事正在帮我找保姆，你们呀整天迎来送往的，该忙什么忙什么吧。"

终于要登机了，刘凤云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白丽娜紧挽着刘凤云的胳膊，周永年向众人挥手道别，丁能通、陆力生陪同周永年一起通过安检后，走向登机口。

9 诉苦

赵长征住在解放路六号，是一座修缮保养很好的法式小洋楼，前院大门正对着省政府北偏门，后院濒临黑水湾公园，公园内有一座不高不陡的英雄山，邻近的八号西班牙式小楼住着省委书记林白。

赵长征每天早晨有爬山的习惯，也许是昨晚下过雨的缘故，早上一出门，就透着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

此时的黑水湾公园还蒙在濡湿的水雾之中，整个公园借着山势起起伏伏的绿色愈加青翠葱茏，似乎一伸手就能在空气中捞住一把绵绵的雾絮。不时有大颗大颗的水珠自树叶上悠然滑落，滴答在潮湿的地面上，打在赵长征的肩上。

赵长征下意识地用双手搓了搓脸，用鼻翼深吸着浓郁而芬芳的空气，用目光远眺着青翠欲滴的绿色，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他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扩胸动作，踩着湿漉漉的石阶，向英雄山山顶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爬去。

远处是城市高高低低的建筑，以及如蛟龙一般贯穿东州的黑水河，晨雾中似有似无的黑水河像画一样缥缈。

赵长征极目远眺，为日新月异的东州城而兴奋，作为一省之长，他每天利用早晨上山之际都要反省自己工作中的利弊得失，昨晚省委常委会上研究整合全省经济布局，会开得太晚，他一宿没睡好，现在望着满山青翠，他更想闻闻松风，听听鸟语，欣赏欣赏山下的城市风貌和远处那条风姿绰约的黑水河。

快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时，突然有人喊："赵省长，您终于来了，我等您快一个小时了。"

赵长征抬头一看，原来是东州市市长夏闻天。赵长征心中不禁暗笑，好个夏闻天早晨爬山你都不让我消停，知道我每天早晨爬山，竟然处心积虑地在这儿等着我！

夏闻天正是这么想的，他当过不到一年的副省长，了解赵长征早晨有爬山的习惯，所以，一大早他就在山顶上等，果然等到了赵长征。

夏闻天之所以不去赵长征的办公室，一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背着洪文山向赵长征汇报工作，二是省得见赵长征排号。

“闻天，怎么一大早就来堵我？有什么事不能到办公室谈？”赵长征略显意外地问。

“长征同志，想和你说点心里话，怕办公室不方便。”夏闻天与赵长征握了握手说。

“听你的口气好像遇到不顺心的事了？”赵长征伸展着双臂问。

“赵省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就是想找你诉诉苦！”

“说说看，是不是工作上与洪文山撞车了？”

“长征同志，”夏闻天牢骚满腹地说，“简直一个瞎指挥嘛！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讲局部，不看全局；只讲计划不讲规划，这样下去，东州这台启动全省经济的发动机非熄火不可！”

“闻天，冷静点，先不要给文山同志扣大帽子，说点具体的。”赵长征平和地说。

“当初肖鸿林为了他儿子的琼水花园，武断地把花博园的地址设在了琼水湖畔，今日危害已经日益显现，花博园已接待游客突破三千万人次，琼水湖周边房地产开发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带动这轮房地产开发的单位八成是省市各大机关的度假中心、培训中心，其实，都是在变相修建宾馆酒店，东州五百万市民的饮水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掠夺式的破坏性的房地产开发如果不及时制止，后果会不堪设想。我在市委常委会上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常委们的高度重视，没想到文山同志说，受‘肖贾大案’的影响，外商不来了，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洪文山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老百姓不可能给我们三

五年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们的，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滑坡的趋势，我们就呆不下去了，所以，任何能迅速扭转东州经济发展被动局面的措施都是好措施，花博园的旅游业和房地产开发无疑让我们看到了启动东州经济的希望，利大于弊，所以不能遏制，要大力支持，任何有利于东州经济走出低谷的措施都是科学的，为此，我们必须背水一战！”

“这叫什么话，简直是急功近利的伪科学嘛。”赵长征目光犀利，严肃地说，“东州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必须探索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资源都将难以为继，这个道理文山同志不会不懂的。闻天啊，党政一把手政见不同不利于班子团结，我也时常与林白同志观点撞车，怎么办？多沟通，多通气，文山同志对东州的现状着急，可以理解，但是越急越要冷静，回头我也找机会和他谈谈，不过最主要的是你们之间要好好谈谈，不怕意见相左，就怕闷着，越闷意见越大，越难沟通，闻?，你年轻要主动些，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但是文山同志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你们俩要配合好了，何愁东州经济不腾飞？”

赵长征的话语重心长，夏闻天心服口服。

“长征同志，我这个人在大学呆久了，身上书生气重，也许清高过了头，我会主动找文山同志谈的。”

“这就对了嘛，闻天，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最近省矿产资源厅厅长向我反映，皇县的钼矿乱采乱开、盗采盗开情况严重，皇县的钼矿是我省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我希望好好整顿一下，要保障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另外，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很严峻，应该说是矿难如麻呀，我不允许在清江省发生类似事件。”赵长征目光如炬地说。

“赵省长，您放心，关于皇县钼矿的整顿工作，我已经交代给主管副市长何振东，相信乱采乱开、盗采盗开情况很快会得到遏制。”

夏闻天上任以来，一直奔走于大中型企业之间，他深知中央和省委将他这个经济学博士安排在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当市长，是颇有用意的，在自己任期内，如果东州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起色，就无法向中央和省委交代，更对不起八百万东州老百姓，因此，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皇县看看，今天赵省长明确提出要重视皇县钼矿的整顿工作，无疑给夏闻天打了一针清醒剂，他心想，万事开头难，绝不能在自己工作处处被动的情况下，让皇县钼矿节外生枝，毕竟安全猛于虎，责任大于天啊！

从山上下来，夏闻天钻进自己的专车悄然而去，赵长征目送夏闻天走后，深深陷入沉思。东州市如果不发生震惊中外的“肖贾”腐败大案，林白就会顺利上调中央，如果中央不空降一位省委书记，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接替林白任省委书记，当然，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当过常务副省长，党政工作都很熟悉，又比自己年轻，也有可能接任林白任省委书记，但是，更有可能在自己接替林白后担当省长一职。

政坛上本来就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过后，肖鸿林、贾朝轩等人腐败掉了，也耽误了赵长征和林白、刘光大的政治前程。

按理说东州作为清江省的省会城市发生这么严重的腐败大案，林白和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好，中央并未各打五十大板，只是随着“肖贾”腐败大案的尘埃落定，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改变。

由于赵长征是从东州一步一步干起来的，肖鸿林、贾朝轩等人与自己共事二十多年，都曾经是自己的老部下，突然腐败掉了，知情者骂他对老部下不讲人情，不知情的干部群众却说，若不是赵长征包庇护短，“肖贾”等人也不会走得这么远。这让赵长征陷入了舆论的被动。

其实，赵长征目送夏闻天上车时，被刚刚走出家门的林白看了个正着，林白怔了一下摇摇头微笑着上了车。

10 汇报(1)

坐在车里，林白想，这个夏闻天一大早就找到赵长征一定是诉苦求情来了，他早就听说东州的新班子党政一把手配合得有点不顺，洪文山这个市委书记是自己全力向中央推荐上去的，夏闻天却是赵长征同志力举的，洪文山政治经验丰富，夏闻天是年富力强的经济专家，本以为两个人是强强联合，东州的班子会成为最有战斗力、最团结的班子，没想到两个人搭班子没几天就传出了不和谐的风言风语，这让林白的心里萌生了一些隐忧。

清江省经济发展不平衡，南部地区已经迈过小康门槛，北部地区却还在温饱线上徘徊，但是，南北中间地带有以省城东州市为中心的清江中部城市群，以东州为中心的百公里半径内，汇集了超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东州、平川、昌山，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有宁山、溪口、营阳、铜岭。

这七个城市总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近45%，人口2126万，约占全省人口的50%，GDP占全省近50%。由此可见，东州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赵长征这届政府上台后，提出了整合全省经济的设想：建设东州至各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尽快形成经济区城际快速轨道系统。启动环经济区高速公路，打造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产业依托七城市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重点推进经济区内装备制造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等产业整合，加强产业链对接，增强配套能力，依靠市场机制，整合清江中部城市群整体崛起，从而带动北部地区大发展，用十年时间逐渐扭转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然而，就在这个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肖贾腐败大案”爆发了，东州作为清江中部城市群的发动机突然熄火，给如火如荼的全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特别是东州自身的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今天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要来汇报工作，薪泽金为了这次汇报提前两天就在电话里做了预约。林白最初并不想听薪泽金的汇报，因为，中部城市群的几个市的市委书记都在试图预约向自己汇报工作。东州这台启动中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旦出现问题，其它城市必然受到重大影响。

然而，林白转念一想，省驻京办是清江省的信息源，莫非薪泽金打探到什么重要的消息了，林白早就要求省驻京办要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中央对宏观调控的政策信息，这样可以避免决策上走弯路，其实，捕捉中央在各项政策方面的信息有时比跑“部”“钱”进更重要。因此，林白决定听取薪泽金的汇报。

林白赶到办公室时，自己的秘书已经安排薪泽金在小会议室等候了。薪泽金的脸色看上去有点憔悴，显然睡眠不足，林白心想，看来这个薪泽金没少熬夜应酬呀。

“林书记，您推开各路诸侯，先见我这个不入流的驻京办主任，我真是没想到，我先谢谢领导的关怀！”

林白以为薪泽金说的是套话，没当回事：“泽金，少跟我装得可怜兮兮的，驻京办怎么不入流了？堂堂的正厅级干部，肩负着省里与中央沟通的重任，驻京办是地方政府的鼻子、耳朵、眼睛，但你们却只强化嘴的功能，快吃出花样来了，据说，各地的名吃都是通过驻京办传到京城的，是不是呀？”

林白不慍不火地一顿数落，薪泽金有些委屈，心想，我们不迎来送往行吗？我们就是领导们在京城的腿呀。

“林书记，我来就是想向您汇报一个重要情况，我得到可靠消息，中纪委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在制定一份针对驻京办的整改方案，方案首先涉及五十二家省级政府驻京办和大型国企驻京办的整顿和改革。”

林白不动声色地问：“估计怎么个改法？”

薪泽金叹息道："林书记，我担心国务院会不会下决心撤掉驻京办！"

林白沉思片刻，自己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说："泽金呀，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驻京办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其中尤以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之后为甚，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政府财政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分税制的确立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改变了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任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却不断加重，财政支出的压力增大，这就使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驻京办兴盛的背后，是各部委资源配置权力太大，财政转移支付程序欠透明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驻京办不可能一撤了之。"

"林书记分析得很透彻，应该说各地驻京办事处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最近我看到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称各地驻京机构投资已经成为北京市继国外资金和私人投资之后的第三力量。驻京办怎么改革，中央会有办法的。"

林白心里很清楚，薪泽金在省驻京办工作了十几年了，老婆孩子都调到了北京，几乎以驻京办为家了，一旦驻京办整顿，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薪泽金，因此薪泽金着急见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林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将清江省驻京办建成我省改革开放大业在紫禁城的桥头堡。"

林白看了一眼薪泽金哈哈大笑地说，"好了，泽金，东州市委书记洪文山在办公室等我呢，怕是要等急了。"

薪泽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辞，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身说："林书记，前几天，我请国土部一位司长吃饭，他向我透露，国家有可能要重拳整顿房地产市场，具体措施还不太清楚，我已经让驻京办信息处密切注意这方面的动向了。"

"泽金，这个信息很重要，要尽快摸清动态。"

“好，林书记，随后我让信息处把调查报告给您。”

薪泽金走后，林白心中蒙上了一层隐忧，他心里清楚，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几乎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许多政府成了卖地财政，包括清江省的一些城市，一旦中央重拳整顿房地产市场，怕是有些地方官要坐不住了。洪文山到东州后，提出要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带动东州经济发展，会不会受到冲击？想到这儿，他心里一紧，赶紧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丁能通陪同周永年回东州之前就给罗小梅打了电话，言明这次回东州要去皇县看看她，罗小梅当时表示亲自开车到东州接他。

衣雪在加拿大得知丁能通又重新上岗的消息并未显得十分高兴，她领略了加拿大的生活后，价值观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衣雪认为东州官场发生的巨变，足以说明仕途之路的风险，衣雪不愿意再为丁能通提心吊胆，她多次打电话给丈夫希望他激流勇退，但是丁能通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根本听不进衣雪的劝，两个人每次通电话少了温存多了争执，时间一长，衣雪也懒得再劝了，当然电话也懒得打了。

10 汇报(2)

衣雪认为一个男人有银子位子车子，但他如果不听你的话，又有什么用呢？小时候在山区奶奶家，走好几里路去上小学，奶奶家威猛的大黄狗一路护驾，便没人敢来欺负，每次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玩，大黄狗总是乐颠颠地跟着，衣雪那时就对奶奶说，长大了嫁个老公要像大黄狗一样，结果遭到表哥表姐们的耻笑。现在一晃自己都三十五六岁了，早已物是人非，可回头一想，小时候的想法竟一点没错！可是丁能通已经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黄狗了，自己和儿子远在异国他乡，太需要一个像大黄狗一样忠诚的男人，为此，衣雪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对衣雪的想法，丁能通无法理解，他觉得男人天生就是为了征服这个世界的，怎么能像大黄狗一样没出息？劫后余生的丁能通铆足了劲儿想给曾经断言自己完蛋了的小人们看看，丁能通是打不倒的汉子，是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的勇士。

罗小梅读懂了丁能通心里藏着的这本书，这个痴情的女人原本以为丁能通的仕途之路终止了，所以才打算请丁能通出山与自己一起创造一个财富神话。

罗小梅没有想到，丁能通不幸中有万幸，新任市长夏闻天认为，像丁能通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洗礼，只是湿了鞋底没有翻船的人应该重用，这样的人再掌舵不仅不会翻船，而且不论遇上什么风浪都会闯过去。夏闻天起用了丁能通，丁能通是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当然要乘风破浪济沧海了。

罗小梅既为丁能通高兴，又有些惋惜，高兴是因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又站起来了，惋惜的是不能共同创造财富神话了，但是罗小梅从来都不是强加于男人的小女人，而是喜欢与狼共舞的奇女子，她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丁能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出一份力，这样更能赢得丁能通的爱。罗小梅面对丁能通时，永远会释放出猫一般的神情，她从来

不在丁能通面前显示自己的强大，在这个空幻的世界上，有抱负的男人，特别是有政治抱负的男人更需要女人像猫一样的温情，在男人面前，女人什么你都会了，什么你都强了，那男人还要做什么?

所以得知丁能通到东州的消息，罗小梅立即恢复了猫的本性，灵魂摇摇摆摆地扑向丁能通，从前两个人的温存故事再一次川流不息地跳荡在思维中，她仿佛又看到了即将发生的故事令人感动，更令人缠绵……

春天的阳光暖起来，有些像卧在肩头酣睡的老猫的体温，温吞吞中一点一点加热，催人入睡，却又漫不经心地提醒着你，这是一种享受。东州的春天这样的日子不多，便愈发使人珍重这罕有的人生时光的停滞。

丁能通舒展地半躺在罗小梅的奔驰车里，车速不快，罗小梅惬意地开着车欣赏着公路两侧旖旎的风光。黑水河从市内就一直跟着，奔驰车驶出东州古城后，河面往左岸突然变得十分宽阔，河水漫到有草的河岸上了。水面在高涨，水波飞溅，冲击着沿岸的丛林，一股股清澄的春汛顺着许多沟渠和地面的裂隙，也喧嚣着窜到河流里面来了。太阳是明媚的，几只黄嘴鸭在阳光里闪着黑亮的羽毛，嘎嘎地叫着。

在向阳的地方，从土里欣欣向荣地长出一片片绿茸茸的嫩草，春风抚慰了丁能通的灵魂，就像奔腾的黑水河一样跃跃欲试……

11 陷阱(1)

以魏国山为首的十几个民工在花博园讨得夏闻天市长的一个纸条后，如获至宝兴冲冲地来到市社保局找局长房成高，结果连社保局的大门都没进去，就被门卫赶了出来。

门卫根本不相信夏市长会给这十几个泥腿子写什么纸条，门卫知道即使纸条是真的，房成高局长也不可能见，因为一看这十几个泥腿子就是来找麻烦的，房局长是最讨厌麻烦的，一旦放进去，搞不好几个门卫的饭碗就砸了。

没办法，魏国山率领十几个民工只好在社保局大门外等，然而，房成高根本没坐自己的黑色奥迪车，他是坐林娟娟的红色宝马离开社保局的，离开时他还摇下车窗看了一眼十几个民工，然后漠然地摇上了车窗。

魏国山等人一直等到天黑，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纷纷下班离去，社保局大楼人去楼空，魏国山等人才失望地离去。

林娟娟勾搭上房成高是在袁锡藩被双规以后，当时房成高是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洪文山的秘书，为了查清袁锡藩的问题，林娟娟经常被请到市纪委协助调查，当时房成高除了给洪文山当秘书外，还兼任市纪委三室主任，因此参与了袁锡藩案的全过程。

见到林娟娟的第一面，房成高就惦记上了，他暗自为林娟娟叫屈，没想到如此国色天香的美人竟便宜给袁锡藩这个糟老头子了，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林娟娟早就看透了房成高的心思，有一次房成高找林娟娟核实袁锡藩的犯罪情况，趁一同参与谈话的人上厕所的间隙，林娟娟妩媚地望着房成高深情地约房成高晚上一起吃饭，房成高受宠若惊，早有此意，碍于自己的身份一直没好意思开口，此时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房成高一口答应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吃罢烛光晚餐，林娟娟开车送房成高，车内弥漫着林娟娟玉体散发出来的馨香，车载CD播放着邓丽君久违了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林娟娟脉脉含情地开着车，房成高根本猜不透林娟娟在想什么，此时的林娟娟正在经历人生最大风雨的考验，先是黑社会老大情人陈富忠被捕判了死刑，紧接着就是身为东州市副市长的丈夫袁锡藩被双规，再加上肖鸿林、贾朝轩等东州市重量级人物纷纷落马，林娟娟的内心深处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挣扎。自己原本是农村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是父亲含辛茹苦供养自己读了大学，就在自己对未来充满希望即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之际，父亲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为报父母恩，自己委身给陈富忠，继而陈富忠为了腐蚀袁锡藩又把自己送给了袁副市长当保姆，就这样，林娟娟步入了人生顶级殿堂，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更目睹了金钱的力量。

虽然身边的男人为了权钱一个个地倒下去了，林娟娟却觉得他们之所以倒下去是因为他们都是男人，男人致命的弱点是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男人越强大，争斗起来就越激烈，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是女人，漂亮妩媚且柔弱的女人，正所谓哀兵必胜，以前自己是依附男人过上奢华生活的，这种生活过上了就不能再失去，袁锡藩注定要老死在监狱中，自己这么年轻漂亮，绝不能为他苦守着。

林娟娟在袁锡藩被双规不久就与袁锡藩离了婚，这是袁锡藩意料之中的事，袁锡藩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林娟娟答应就同意离婚，条件很简单，保证袁锡藩在狱中的一切开销，林娟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成熟的标志就是从今以后林娟娟学会了经营成功的男人。

林娟娟利用市纪委找自己协助调查的机会，瞄准了房成高，她觉得陈富忠、袁锡藩用股市上的术语讲只是短线，房成高则不然，不仅是潜力股，而且可以放长线，协助调查期间，她不放过一切诱惑房成高的机会，她诱惑的手段就是用自己楚楚动人的双眼凄婉地凝望房成

高，这种动人心魄的眼神即使是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被融化掉，何况房成高的心不仅是肉长的，而且长得像花一样。

坐在车里的房成高面对默然无语的林娟娟反倒惴惴不安起来，原来他小看了林娟娟，只觉得她是小鸟依人般的天使，原来，这是个不说话也能让人感觉到分量的女人。那双眼睛一旦沉静下来，仿佛蕴藏着一个偌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定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房成高心想，不管这双眼睛背后隐藏着什么，我都要闯进去看看。

“娟娟，为什么不说话？”房成高率先打破沉默。

“我在想，你是不是一个心怀不轨的男人！”林娟娟瞥了一眼房成高挑逗地说。

这一瞥摄魂夺魄，这一瞥似水幽深。

“男人都是心怀不轨的动物，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难道你喜欢柳下惠？望着你的美视而不见？”房成高毫不掩饰地说。

“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你平凡得让人过目不忘！”

?娟娟突然把车停在了路边，深情地望着房成高说：“高哥，今晚我就让你记住我！”

林娟娟的话还没说完，房成高早就将一双薄嘴唇贴了上去，两个人情不自禁地缠绵在一起，而此时明月高悬，夜色如梦，远远望去，路边丛林旁停着一辆红色宝马，那辆宝马车在月光中像鬼火一样在微微颤动……

在魏国山率领十几个民工企盼见到房成高时，房成高坐着林娟娟的红色宝马车离开了市社保局，红色宝马车穿梭在车水马龙中，直奔北都大饭店。

北都大饭店是陈富忠被捕前与香港黄河集团联合开发的，其中北都集团占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自从房成高将林娟娟拥入怀中以后，他就给林娟娟出主意，陈富忠无亲无故，又判了死刑，除了被国家罚没了一部分财产外，涉及与外资合作的都没有被罚没，房成高让

林娟娟隔三岔五去狱中看望陈富忠，陈富忠没想到曾经被自己利用过的这个女人这么有情有义，着实被感动了，于是把自己名下的所有企业全部转赠给了林娟娟，条件是让北都集团活下去，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改名字，只要北都集团的名头在，我陈富忠就没有死。林娟娟答应了，她如愿以偿地成了北都集团的掌门人，但是，她并没有守约，不久就将北都集团改成了林氏集团。

今天，林娟娟开车去接房成高是为了见一个人，这就是曾经引领贾朝轩、陈富忠、苏红袖以及丁能通登上东方公主号赌船的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

11 陷阱(2)

这是“肖贾大案”后水敬洪第一次来到东州，时过境迁，当年水敬洪到东州，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亲自到机场去接，十三辆摩托车、一辆警车开道，车队后还有一辆警车断后，场面真可谓是浩浩荡荡，从市委书记王元章到市长肖鸿林轮番宴请自己这个财神爷，东州市电视台头条新闻报道香港著名企业家水敬洪先生到达东州的消息。想不到如今物是人非，昔日的老朋友们，要么身陷囹圄，要么命丧黄泉，大陆官场上的事，简直是匪夷所思！

好在命运多舛的北都大饭店终于可以试营业了，水敬洪的心情还不错，商人毕竟以生意为第一要务，官场上的风风雨雨对他这个商人来说无足轻重。

此时，水敬洪站在北都大饭店顶楼总统套房的巨大落地窗前，看着霓虹灯闪烁的夜色，想起昔日的老朋友贾朝轩和陈富忠，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

就在此时，水敬洪漂亮的女秘书引领房成高和林娟娟走了进来。这是房成高第一次见到水敬洪，水敬洪递给房成高一支万宝路香烟，又要递给林娟娟，被林娟娟拒绝了，她从自己的坤包里取出了一支女士摩尔香烟，燃起一支轻轻吸了一口，柔和的灯光极有分寸地显现出她如大理石雕像般棱角分明的脸庞，显现着她忽而温柔，忽而沉思，忽而微笑，忽而肃穆的眼神。宛若透过她的双眼可以看到一幅幅景色各异的风景。

水敬洪如饥似渴地望着林娟娟，贪婪地说：“林总真是美得惊心动魄呀！”

“水总，我可是受过伤害的女人，你要当心点！”

“为什么要当心？”

“水总，受过伤害的女人很危险，为了生存会不顾一切的！”

林娟娟傲慢地看了一眼水敬洪，轻轻地吸了一口烟，便擎在眼前。

房成高哈哈大笑地说："水总，只有为了生存不顾一切的人才能获得成功，看来你们两个人合作是天意呀！"

"房局长此言有理，我这次到东州来就是想请房局长合作的！"水敬洪诡谲地看了一眼房成高说。

"噢，此话怎讲？"房成高狐疑地问。

"房局长，我和林总特别看好东州的房地产市场。"

"为什么？"

"因为市委洪书记一上任，就提出了房地产立市的观点，并且以花博园周边房地产开发为龙头带动东州房地产市场全面启动，这可是难得的发展契机呀！"水敬洪踌躇满志地说。

"水总，直说吧，你和娟娟看上哪块地了？"房成高开门见山地问。

"房局长真是个爽快人！我和林总商量过了，想联合开发药王庙社区那块地，建一座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水敬洪单刀直入地说。

"水总，你们的胃口太大了吧？那块地可是东州市最值钱的地，住着三四千户居民，光动迁费就能建一座五星级酒店了。"房成高吃惊地说。

药王庙社区在市政府广场南侧，居住着三四千户居民，居民结构很复杂，其中有八九百户《清江日报》的职工，这里的楼房结构也很复杂，有八十年代末修建的，有九十年代中期修建的，也有九十年代末修建的。《清江日报》八九百户职工宿舍就是八十年代末修建的。

房成高心里清楚，动迁这块地成本太高了，弄不好就会造成群访事件。林娟娟看出了房成高面露为难之色，她柔媚地将手中的摩尔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从茶几上的烟罐中拿起一支软包中华香烟，温柔地递给房成高。

“高哥，东州有四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由于受‘肖贾大案’牵连有两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逃到了国外，现在洪书记最大的心病就是招商引资，这个时候，香港黄河集团投资东州，建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这就等于在全球给东州作了个天大的广告，对东州招商引资有着很强的带动示范效应，何乐而不为呢？”

林娟娟的话让房成高震惊，眼前这个柔媚的女子竟然有这么独到的见解，这让房成高不得不刮目相看。如果真如林娟娟所言，对东州经济发展确是一件好事。

“水总，如果市政府同意兴建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你们能给老百姓一平米多少补偿？”

房成高很有心计，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他在权衡这件事究竟对洪书记的政绩能起多大作用，又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房成高不是个爱钱的人，但他除了好色以外，更爱慕虚名，他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当然官场上打拼的人有几个没野心的。

“你放心，房局长，那块地周边新建的商品房每平米已经达到六千至八千元，我们每平方米补偿到一万元，相信老百姓不会有异议。”水敬洪志在必得地说。

“好，水总，娟娟，这个忙我帮?了！”房成高胸有成竹地说。

房成高心里清楚，不要说一平米补偿一万元，就是补偿到五千元老百姓也不会有异议，政府每平米就会净挣五千元，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在这件事上，受益最大的是东州市政府。

水敬洪见房成高答应得很爽快，非常高兴，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林总，今天晚上我们好好敬房局长一杯。林总特意嘱咐大厨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佛跳墙，房局长，你可要一醉方休啊！”

“那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房成高看了一眼林娟娟得意地笑了笑，大步向门外走去，水敬洪和林娟娟也相视一笑，一个巨大的陷阱已经给房成高挖好了。

12 心灵庄园(1)

丁能通到皇县后，在罗小梅的陪同下拜见了林大可的母亲，将自己见到智善大师的情景学说了一遍，听得老人十分高兴，丁能通把老人视为珍宝的念珠还给了老人，想和林大可通个话，林大可的手机没开机，只好和他的秘书作了交代。

傍晚，丁能通被县委书记张铁男拽到了县宾馆，过去叫招待所，张铁男任县委书记后，给起了个名字，叫前插宾馆，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宾馆坐落在千年古镇前插镇上。

丁能通与罗小梅的第一次就是在前插镇不远处山脚下的温泉里发生的，那是个月色如水的夜晚，触景生情，丁能通看着眼前已经换了身份的罗小梅，心中无限感慨。

看得出来，罗小梅在张铁男心中分量很重，张口一个罗总闭口一个罗老板，好像罗小梅是皇县的财神奶奶似的。

在宾馆包房落座不久，皇县县长牛禄山、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县纪委书记王汉生都来了，县纪委书记王汉生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给丁能通写过匿名信的原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后调到北京任皇县驻京办副主任的钱学礼的一担挑。

丁能通最烦这个人了，没想到他竟荣升为县纪委书记了，罗小梅任县驻京办主任期间被市纪委双规丢了差事，就是这个王汉生捣的鬼，罗小梅怎么会与这样的人搅到了一起呢？丁能通在心里情不自禁地画了个问号。

看见这些皇县重量级的人物见了罗小梅毕恭毕敬的样子，丁能通非常惊讶，心想，小梅这是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这些人怎么对她这么恭敬？

丁能通心里明白，张铁男今晚叫来的这些人，酒量一个比一个大，张铁男的酒量，丁能通早就知道，喝半斤那样，喝一斤也那样，

其他人的酒量看架势都不会比张铁男小，如果真放开了，五六瓶五粮液也挡不住，看来张铁男为自己准备的这顿接风洗尘酒是场硬仗啊！

果然，一上来每人面前就摆了一个大口杯，每人一满杯，足有四两多。

“能通，这是我们皇县的喝法，这样喝最公平，每次举杯喝多少都行，但最后我说干，必须全干，今天晚上每人三杯酒结束战斗，怎么样？”张铁男豪爽而练达地说。

“铁男，盛情难却，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丁能通毫不畏惧地说。

五粮液一下肚，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张铁男热情地说：“能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敬你一杯！”

丁能通心想，张铁男还算朋友，没忘了从前的旧情。罗小梅见众人纷纷敬丁能通，怕丁能通扛不住，立刻成了护花使者，足足为丁能通扛了一大口杯五粮液。

“小梅，丁主任过去就没少帮我们皇县的忙，好容易有机会让我们皇县略尽地主之谊，你就给弟兄们一个机会吧！”牛禄山喷着酒气说。

牛县长的话让丁能通暗自诧异，看看眼前这些父母官的反常举止，丁能通不禁心中一紧，莫非……？不可能！丁能通不相信罗小梅会那样做，念头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心想，“肖贾大案”让自己变得神经兮兮的，既然张铁男如此热情，自己压抑得太久了，干脆一醉方休！于是，丁能通反客为主，放开了酒量。

气氛越发活跃起来，什么小道新闻、荤段子，都上来了，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还讲了最近皇县扫黄专项活动中的一次壮举，抓获了一百多名妓女和嫖客，在县政府广场游街示众，有上千老百姓围观，场面十分壮观。

“老黄，”黄跃文讲完，王汉生恭维地说，“以这样的方式给扫黄行动渲染气氛，制造声势，既能展示警方的战绩，又能起到震慑潜在的

违法犯罪分子的目的，可谓一石二鸟，锦上添花，再有这样的行动，县纪委和县公安局联合行动，一旦发现有违纪干部立即双规。”

罗小梅立即嗤之以鼻地说：“王书记，黄局长，你们这是执法犯法，目无王法。”

黄跃文不解地问：“小梅，我们怎么执法犯法了，难道那些妓女嫖客不该处理？”

丁能通插话说：“不是不该处理，而是不该公开处理，将未经审查，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公开处理，显然违背了法律程序，属于法外施刑，当然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张铁男赶紧接过话头说：“小梅、能通说得对，跃文啊，下不为例，同志们，皇县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呀，要珍惜，一定要珍惜！”

张铁男见丁能通默然无语，转换话题问：“能通，肖市长的秘书郑卫国去哪儿了？听说肖市长出事后，他被双规了，后来又被双开了，若不出事，现在说不定已经当局长或区长了。”

郑卫国给肖鸿林当秘书，接的是丁能通，说白了，两个人是师兄弟关系，自从“肖贾大案”后，两个人都自身难保，彼此失去了联系，还是?夏市长的秘书龙小波说，郑卫国在给林娟娟打工。丁能通重新走马上任驻京办主任后，忙得焦头烂额，还未来得及与郑卫国联系。

罗小梅插嘴说：“郑卫国是人精，这种人才有的是人抢着要，现在是一家私营企业集团的老总。”

“小梅，哪家私营企业集团？”张铁男饶有兴趣地问。

“说了你们别吃惊，听说是给林娟娟打工呢！”罗小梅莞尔一笑说。

“林娟娟？不就是袁锡藩的小老婆吗？”牛禄山瞪着鱼泡眼问。

“他们早就离婚了。”罗小梅斜睨了牛禄山一眼说。

丁能通不动声色地听着，心想，以肖鸿林与袁锡藩的关系，郑卫国与林娟娟一定熟得很，郑卫国倍儿精倍儿灵的一个人才，被林娟娟

起用绝对在情理之中，而且起用郑卫国当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与政府各部门打起交道来真可谓是轻车熟路。丁能通不禁暗自佩服林娟娟的魄力与胆量。

牛县长深吸一口烟说："小梅，我听说贾市长的秘书顾怀远最近出了一本书，搞得东州官场震动不小，已经到了人手一册的程度，有人说连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的办公桌上都摆着这本书。"

"牛县长，这是一本什么书？叫什么名字？"丁能通颇感兴趣地问。

丁能通清楚，顾怀远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才子，理学硕士，他写的书一定错不了。

"听说是以'肖贾大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还真记不得了。"牛禄山拍了拍秃头说。

"你们真是孤陋寡闻，怀远最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心灵庄园》，我手里就有一本。"张铁男插嘴说。

"铁男，能不能借我先睹为快！"丁能通兴奋地说。

"没问题，在我办公室放着呢。我这就让秘书给你拿来。"

张铁男说完，给自己的秘书打了手机，打完手机后他接着说："怀远这小子胆够大的，书中的人物完全可以对号入座。"

"听说顾怀远在'肖贾大案'中连点毫毛也没刮着，可是市政府办公厅不给人家好好安排工作，这小子一气之下辞职了。"王汉生抱不平地说。

"太可惜了，顾怀远绝对是从政的好材料！"张铁男遗憾地说。

12 心灵庄园(2)

丁能通心想，顾怀远与自己是一起当的秘书，可是自己是正局级了，顾怀远还只是个正处级秘书，贾朝轩用人很自私，一切为我所用，根本没考虑过顾怀远的前程。看来这场腐败大案警醒了顾怀远，辞职离开市政府办公厅真得需要一点魄力和勇气呀！

在官场上，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了队，一旦大树倒掉，大难就会临头；离得太远了，好处永远轮不到你，坏事少不了，左边不是，右边也不是，此乃机关人员挥之不去的烦恼。一般工作人员可以有这种烦恼，贴身秘书就只好跟上谁就认准谁了。当秘书就像是一场赌博，赌对了人，飞黄腾达，赌错了人，大祸临头，郑卫国和顾怀远有今天的结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酒酣歌罢，张铁男的秘书送来了顾怀远的《心灵庄园》，丁能通拿到书后，提议杯中酒，张铁男诡谲地说："跃文，汉生，能通今晚一条龙就交给你们了，千万要陪好！"

"铁男，有小梅陪，还用他们当灯泡？"牛禄山开玩笑地说。

"对不起，小梅，"张铁男哈哈大笑地说，"我忘了罗总定的规矩，那好，能通，今晚就放你一马。"

丁能通心想，小梅定的什么规矩？看来这后面大有文章。

"今晚就到这儿吧，我和丁主任还有事谈，张书记、牛县长，明天我请能通到矿上看一看，你们二位谁抽空陪一陪？"罗小梅一本正经地说。

丁能通连忙阻止说："小梅，我也不过是随便看看，铁男和禄山该忙啥忙啥。"

"那好，能通不是外人，我们就不陪了，小梅，你陪能通把咱们县里有特色的地方都逛逛。能通，皇县这两年大力发展钼矿，钼矿已经占据了皇县财政的半壁江山，小梅可是我们的财神奶奶呀！"

张铁男的这句话，丁能通似乎品出了点弦外之音，看来小梅的钼矿左右着皇县的财政收入。

众人散去，丁能通有些头晕，罗小梅温柔地说："通哥，我在山里有一套别墅，去我那儿吧！"

丁能通顿时清醒很多，心想，自己的前程刚刚有点转机，到现在自己身上还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绝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想到这儿，丁能通佯装七分酒醉，推托说："小梅，我喝多了，见风有些头晕，还是扶我回房间吧，我想喝点茶。"

罗小梅听出了丁能通的推托之意，心想，胆小鬼，你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到了皇县由不得你！

"那好，就回房间。"

罗小梅说罢，扶着丁能通上了楼。

一进房间，丁能通一头倒在床上打起了呼噜，他是想用装睡骗走罗小梅，罗小梅心想，今天晚上，除了自己，每人都喝了三大口杯五粮液，自己虽然为能通扛了一杯，但丁能通也喝了两大杯，足有八九两，看来他是真喝多了，不由得心中暗自嗔怪张铁男，心中骂道：一帮见酒没命的土包子，坏了老娘的好事。

罗小梅给丁能通沏了一杯茶，又用冰凉的湿毛巾敷在丁能通的头上，望着酣睡的丁能通，怜爱之情油然而生。眼前就是自己深爱着的男人，多少个夜晚自己为他魂牵梦绕，如今就在眼前，却仿佛相隔万里，能通啊，能通，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吗?

罗小梅慢慢定下神来，觉得内心深处有太多的话没有说出来，太多了就干脆不说了，因为仿佛空气中也流动着语言。她把目光投向丁能通的脸颊，丁能通不知道此刻罗小梅在想些什么，她在想些什么?丁能通佯装睡着，心里反复叨咕着一句话："走吧，小梅，快走吧，小梅！再不走，我快把持不住自己了！"

大床的右侧是一扇拱形的窗，初春的夜空是蓝盈盈的，幽深处还透着朦胧的光，使夜变得有了质感，好像可以触摸得到。下弦月弯得

很厉害，冰清玉洁地静静地挂在天空，好似要印证一个梦，一个不真实的却令人感动的梦。

弯月遥不可及地挂在夜幕上，像初生的婴儿般脆弱易受打击，望着望着，罗小梅有了一个错觉，仿佛把弯月握在了手里，因为脸上挂着的泪珠已然落在了窗台上。

罗小梅静静地望着丁能通坐了很久，终于拭干了脸上的泪走了，丁能通听到了轻轻的关门声，才缓缓地从床上起身，他拿起小梅沏好的茶，一仰脖喝了下去，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丁能通知道自己伤了小梅的心，这次皇县之行，丁能通是怀揣一个疑虑而来的，他想弄明白，自己深爱着的这个女人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富，他早就听说过，开矿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当今中国矿难如麻，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无非是官商勾结，为了利益，置矿工生死于不顾。今天晚上张铁男为自己接风，众官?对小梅的态度，让丁能通内心深处多了一层隐忧。

丁能通起身脱光衣服，到卫生间洗了个澡，穿着睡衣斜倚在床头，又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会儿，感觉身心舒畅了很多，他拿起顾怀远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灵庄园》，开篇的文字就把他深深地震撼了：

行刑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戴的眼镜还是在香港配的那副一万多港币的眼镜，他现在正戴着这副眼镜望着天边的火烧云。他本来是想用这副眼镜的镜片插入自己的喉管的，但是他实在是下不了手。他太留恋这个世界了，眼前的草坪就足以让自己体味活着的美好。一切就快结束了，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六七个人看着他，表情麻木，他们看得太多了，理解不了一个要死的人此时的平静。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平静有点豪迈，像个汉子，这大概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辉煌了。死对于他来说是幸运的，他是白山省首例被执行注射死亡的贪官。他坐在椅子上想，仅就这一点，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比有些贪官幸运，自己贪了两千多万，执行的是注射死，而有些贪官

只贪了几十万、几百万，却被枪崩了，法律真他妈的不公平。想到这儿，他越发平静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了，任凭自己尽情地发挥想象，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唉了一声，这是他行刑前最悲哀的表现，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在官场心不由己是错误的，其实人在官场命不由己呀！

昨夜妻子来看自己，他在妻儿面前长跪不起，儿子看见父亲带着脚镣穿着囚衣吓呆了，妻子和儿子也跪在他面前，还给他磕了头，哭嚎声泣鬼神惊天地，他内心感叹人之将死啊！他没有哭，他在看守所里考虑了两年多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只能叫负隅顽抗。这两年多来，他害了太多的亲友。与妻子生离死别后，妻子的下半生就要在牢狱中度过了，儿子怎么办？想到儿子，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不是哭，而是嚎，那种山野中野狼般的悲嚎……

烟头儿快烧到手了，他舍不得扔掉，他恨不得让烈火烧掉自己，毁灭是一种快感。火烧云越来越红了，他却有一种深深坠入黑洞的感觉，自己是黑洞的制造者，现在却要坠入深深的黑洞，这是多么可怕的归宿。

“时间到了！”行刑者说。

他浑身开始冰冷，脚镣沉重得抬不起脚，蓝色的囚衣箍在身上，仿佛束缚了灵魂。他还能感觉到是几个人把他架到行刑室的。

行刑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室内有一张床。法医让他躺下来，结果他动作僵硬，腿弯不下来。

12 心灵庄园(3)

“别紧张，你身体怎么这么硬？”法医冷漠地说。

“我不紧张。”他答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法医又冷漠地说。

他没有回答。

镇静剂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他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紧接着法医用胶管帮他扎起左臂，向其静脉注入药物。三十五秒，他彻底睡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深深的黑洞……

这分明是在写贾朝轩被判死刑执行注射死的过程，丁能通惊叹于顾怀远的胆量，看来这小子是想开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辞职后反倒洒脱了。

丁能通接着往下读：

张国昌死后不久，李国藩也死了，他是死于肝癌。李国藩死的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私下里还去了一些领导为他送行，尽管他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人说，害人先害己，李国藩遭了报应。有人说张国昌不去澳门豪赌谁也害不了他。我看着他们争斗了两年多，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死。

我一直试图总结点经验教训，在致命的漩涡中如何才能自拔，最后我发现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但是生活是水，水终于发现了鱼的眼泪。因为鱼不仅在水的心里，而且眼泪是咸的，水是淡的，眼泪增加了水的咸度。其实领导也是鱼，只不过比秘书这条小鱼大一些，是鱼就难免被卷入致命的漩涡。

我给张国昌做了两年的秘书，我发现秘书必须深谙政治的游戏规则，才能回避弄权的风险。不过，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

有人说我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庆幸自己牺牲了，当然，这种牺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用沉默和反思自我疗伤。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这种脆弱让我看清了自己，人们很少看自己，只顾看别人，这是我痛苦的收获。我本来还想继续在办公厅干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官本位、学本位、还是商本位，最终都是人本位。人是群居的，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我辞职了。我不想再成为市长秘书，那种听领导念自己写的材料，还得扮认真状做笔记的小人物，无聊透顶。当然，做出这种抉择是痛苦的。这其实是一个心境炼狱的过程。

过去，张国昌任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时，经常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听起来我像是他的私人财产。现在我才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谁的人也不是。这个认识越来越透彻，能有这种认识得益于我一直是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人，我懂得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还有许多新的生路，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的一段话：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

我其实已经跨出了第一步，跨出这一步时是清醒的。"但是，这却更空虚于新的生路，现在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一步。"

张国昌的注射死是在春天进行的，李国藩的死也是在春天，死神选择春天接纳他们，大概是希望他们的灵魂再生。灵魂真的能再生吗？……"

很显然，这里的张国昌就是贾朝轩，而李国藩就是肖鸿林，丁能通几乎一夜没合眼，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他掩卷长叹，看来顾怀远要重新选择另一种人生了。顾怀远虽然另类，但果然能成为一代文豪也不枉此生。想到这儿，丁能通心中生出

几分羡慕之情，他连打几个哈欠，望了一眼窗外，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

13 盗矿(1)

就在丁能通酣畅淋漓地阅读顾怀远的长篇小说之时，十几个黑影扛着镐拎着锹，趁着夜色潜入了矿山，很显然，这十几个人对矿山的路线熟得很，即使没有灯光，他们也轻车熟路地摸到了早已被铁丝网封闭的坑口处。

他们撕开铁丝网跳下去，沿着一段三十多米的轨道来到第二道门，然后又扭断第二道门上的锁头。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说："你们进去尽管挖，我和小六子在上面给你们放风，狗日的罗虎不给我们工资，我们天天晚上来挖。"

进入巷道的十几个人中有人回应："大哥，你就瞧好吧！"

眼看着十几个人沿着巷道看不见了，大汉和小六子回到了坑口。

"来，小六子，抽根烟。"大汉瓮声瓮气地说。

小六子赶紧给大汉点上火，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四处张望，山风吹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掩了掩衣襟。

"大哥，咱们得挖多少天才能卖出咱大半年的辛苦钱？"小六子问。

大汉无所谓地说："管他呢，小六子，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市长的条子都不好使，咱只好自己动手了，我也想开了，只要咱们弟兄们心齐，够胆量，不怕不发财！"

小六子高兴地说："大哥，要是真有了钱，你得帮我说上个媳妇！"

"没出息，娶什么媳妇，有了钱，城里的小姐都是你的。"

大汉把手中的烟头往地上一扔，然后踏上大脚，咬牙切齿地踩了一脚。

早晨，群山环绕的前插镇掩映在一片雾霭之中，房舍古朴清朗，静谧幽深，早起的人们不紧不慢地走过街口，一份超然和闲适的心态跃然眼前。

昨夜罗小梅没睡好，早晨起来左眼皮一直在跳，老话讲，男左女右，女人左眼皮跳可不是什么好事，她惦记着昨晚喝多了的丁能通，一大早就开着奔驰车驶进前插宾馆大院。她想陪丁能通吃完早餐，领他去矿山看看。

罗小梅敲门时，丁能通还在酣睡，正梦见远在加拿大的妻子衣雪挎着薪泽银的胳膊逛街，丁能通气坏了，要上前理论，可怎么也拔不动腿，眼看着衣雪与薪泽银有说有笑地进了一家咖啡馆，他想喊，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正在呻吟之际，被门铃声惊醒，他猛然坐起身，头上渗出些许细汗。

“谁呀？等等！”丁能通睡眼惺忪地喊道。

怪梦让丁能通有些不祥之感。

“通哥，我是小梅！该起床了。”

丁能通赶紧穿好衣服开门说：“小梅，你先坐，我洗把脸。”

丁能通说完，走进洗手间。

罗小梅从床头拿起顾怀远的长篇小说《心灵庄园》，随便翻着问：“通哥，你好像把这本小说看完了？”

丁能通从洗手间走出来，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说：“昨天晚上酒醒后，看了一宿，天快亮才睡。”

“写得怎么样？”罗小梅妩媚地问。

“写得挺灵魂的，说不定顾怀远因祸得福，将来会成为大作家。”

“既然你看完了，我拿回去看看。”

“不过，看完替我还给张铁男。”

两个人正说着话，罗小梅的手机响了。“罗虎，一大早打电话有什么事？”罗小梅不耐烦地问。

“姐，不好了，出事了！”

“瞧你慌慌张张的，死人了？”

“可不是死人了！昨晚有人盗矿被毒死了！”

罗小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没想到自己的矿区居然有人敢盗矿，而且命丧矿井。

罗小梅挂断电话有些紧张地说：“通哥，你自己吃早餐吧，矿上出了点事，我得赶过去。”

丁能通从罗小梅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听出了些许端倪，他关切地问：“怎么矿上死人了？”

“具体怎么回事我还不太清楚，我得赶紧赶过去。”

“小梅，我和你一块去。”

丁能通毫不犹豫地说完，拿起外套就走。

路上，罗小梅一边开车一边与张铁男、牛禄山、黄跃文等人通了电话，然后，油门踩到底，奔驰车飞速向矿山驶去。

赶到天沟乡矿山时，罗虎带着几个人正等在山下。

“张书记、牛县长到了吗？”罗小梅下车就问。

“还没有，县公安局黄局长到了，在六号坑口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小梅厉声问道。

“前些日子领头闹事的魏国山，是这次盗矿的组织者。”

“人呢？”

“已经跑了。”

“谁发现的？”

“是一个叫魏小六子的盗矿分子报的案。姐，这位是谁？”

“是驻京办的丁主任。”

“你好！丁主任，经常听我姐说起你。”

丁能通客气地与罗虎握了握手。

13 盗矿(2)

这时，县委书记张铁男和县长牛禄山的车也赶到了，张铁男一下车就对丁能通说：“能通，实在对不起，本来想让小梅好好陪你转一转，没想到遇上这种事。”

“铁男，到底死了多少人？赶紧组织营救呀！”丁能通心急火燎地说。

“丁主任有所不知，”牛禄山不慌不忙地说，“井下的人一宿没上来，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张书记，我的意思就不请丁主任上山了，上面乱哄哄的。小梅，我看你继续陪丁主任，矿上有罗虎照应就行，善后有我和张书记处理。罗虎，黄局长到了吗？”

“在坑口呢！”罗虎回答。

“好，丁主任，我就不陪了。罗虎，我们走！”

牛禄山的话明显带有逐客的意思。丁能通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好说什么。

“能通，牛县长说得有道理，小梅，你还是陪能通吧！”

张铁男说完，跟手下耳语几句也上了山。丁能通顿时明白了，看来张铁男是家丑不想外扬啊，也不知道山上到底死了多少人，按说这种事应该马上向市政府报告。

罗小梅见丁能通若有所思赶紧走过来说：“通哥，既然张书记、牛县长亲自处理，我们转我们的。”

这时，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是白丽娜打来的。

“丽娜，家里怎么样？”

“头儿，你快回来吧，昨天晚上市委洪书记进京了。”

“谁接的机？”

“是黄梦然，现在还陪着呢！”

丁能通听后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黄梦然这小子一直在东州，怎么突然回北京了，想必是事先得到了洪书记进京的消息，不行，得马

上赶回去，别让这小子钻了空子，万一给我配点药，够自己喝一壶的。

丁能通挂断电话说："小梅，洪书记进京了，我今天得赶回北京，矿上死了人是大事，给我留下一个司机，送我去东州机场就行，你赶紧去处理事故吧。"

"那好，让我的司机小刘送你，通哥，抽空我去北京看你！"

"好，小梅，多保重！"

丁能通上了罗小梅的奔驰，摇下车窗向罗小梅挥了挥手，司机小刘一踩油门奔驰车下了山。丁能通从后视镜里看见罗小梅依依不舍地望着奔驰车直到看不见人影。

一路上，丁能通心情很沉重，他越想越觉得这起盗矿死人事件来得蹊跷，丁能通心想，为了小梅，我也得把事情了解清楚，或许这个司机小刘知道真相，于是点上了一支烟，递给小刘。

"小刘，跟你们罗总多长时间了？"

"我们罗总干花卉餐厅时我就给她开车了。"

"矿上经常被盗吗？"

"别的矿上乱采乱挖比较严重，我们矿上很少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你们罗总是个女的，也没长三头六臂。"

"我们罗总后台硬，县里市里都有人，罗总的弟弟罗虎是护矿队队长兼矿办主任，和县公安局黄局长是铁哥儿们，你想谁敢轻易上我们矿上找麻烦！"

"那为什么昨天晚上竟然发生了这种事件？"

"你是说魏国山那个王八蛋，那是个刺头儿，在我们矿上干过，经常领头闹事，让罗主任收拾过，没想到这小子竟敢盗矿！"

"盗矿怎么会死人呢？"

"那十几个家伙镐刨锹挖干了一宿，一定是矿灯没电了，井下一片漆黑，有人点燃了井下废弃的塑料管照明，停产的井下没有通风，塑

料燃烧后的有害气体很容易把人熏倒，以前的盗矿分子就这样被熏死过。”

司机小刘无意间透露了井下死者的数目，让丁能通倒吸了口凉气。果然死了十几个人，皇县县委县政府竟然不按规定逐级上报，一旦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丁能通越发为罗小梅担起心来！

14 常务会议(1)

夏闻天趁洪文山进京之际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议，他以经济专家的嗅觉，敏锐地感觉到在房价居高不下，土地存量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国家很有可能采取刹车措施，抑制房价上涨，对乱占耕地、盲目开发，置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只谋求地方利益的做法进行严厉查处。自己作为八百万人口省会城市的市长，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州有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大麻烦，东州的经济一旦骑到虎背上，想下来就困难了。所以常务会的主要议题是“肖贾大案”后，如何启动东州经济。

林大可是个带兵的出身，就任常务副市长以来，对党政一把手对东州经济如何发展意见相左，心急如焚，他觉得夏闻天年轻有为，不仅熟悉经济工作，而且有民生观念，干事也有气度，不知为什么就是和市委书记洪文山尿不到一起；洪文山政治经验丰富，嫉恶如仇，他当省纪委书记期间，栽在他手里的贪官不计其数，肖鸿林、贾朝轩就是例证，但是对经济工作确实不熟悉。

新班子运转以来，围绕着东州的发展，党政一把手一直在较劲，究竟谁的发展观科学，众说纷纭，但是姜毕竟还是老的辣，经过一番较量，还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发展观占了上风。

林大可看出来夏闻天心急如焚，他也赞同以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产业先行的发展观，但是夏闻天毕竟是纯正的知识分子，在市委常委会上，心里不满，却总是隐忍，按林大可的脾气，真希望夏闻天和洪文山大吵一场，或许说开了，意见也就统一了，真理不辩不明嘛！

但是，夏闻天白皙的面颊上书卷气太浓，似乎总是压不住阵脚，关键时刻林大可没少为夏闻天撑口袋。夏闻天上任以来，与林大可之间配合还是蛮默契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今天的常务会，林大可率先开了火。

“关于东州经济如何启动的问题，从年初就开始争论，我觉得再这么争论下去就会丧失大好的发展时机，闻天同志看好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汽车产业，但启动汽车确实没有启动房地产拉动正在低谷中徘徊的东州经济来得快。最起码我们面临着没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薄弱、资金瓶颈制约等诸多问题。今年要完成生产五万辆自主品牌汽车的目标，确实比较困难。当然东州汽车这几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装备制造业是东州市的立市之本，但是这与发展房地产业并不矛盾，无论是装备制造业，还是房地产业，都是支柱产业，两个轮子总比一个轮子稳当，问题的关键是东州需要什么样的房地产？目前以花博园周围房地产开发带动全市房地产业发展并不可取，我在市委常委会上也谈过这个观点，既破坏了环境，还会造成琼水湖的污染，我们要绿色GDP，不能要污染的GDP，更不能要带血的GDP，为了与市委保持一致，我建议我们好好议一议房地产发展问题，拿出统一意见后再上常委会讨论。夏市长，我们这个新班子和市委老唱对台戏不行，这样不利于东州经济的发展。”

林大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夏闻天与洪文山的矛盾焦点，副市长何振东主管城建工作，一向主张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启动东州经济，私下里多次向洪文山汇报自己的想法，何振东以为东州的高楼越多，自己的政绩越大，东州的马路越宽，自己的口碑越好，林大可建议夏闻天向市委妥协的观点正中何振东下怀。

“大可同志的观点我非常同意，近年来，我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直接或间接拉动了GDP增长，每年保持在两个百分点左右，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也有很大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交纳的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和财政契税等，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成为我市的重要税源之一，极大地拉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何振东正在夸夸其谈时，被副市长邓大海打断了：“振东同志，‘肖贾大案’后，外商纷纷撤资，整个房地产业潜伏着一场致命的

危机，就是资金缺血，由于资金异常紧张，许多房地产企业都是在苦苦支撑，某些急需资金的开发商已经开出了320%以上的年借款利率，资金窘境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我市房地产经济的持续发展。另外，全国房地产市场不仅投资过热，而且秩序混乱，国家不会坐视不管，一旦国家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会使步履艰难的东州经济雪上加霜。我倒觉得一些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新材料、环境保护等产业在东州市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活跃，应该大力扶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4 常务会议(2)

夏闻天从始至终没有说话，大家充分发表完意见后，他说：“大可给我提了个醒，前一段我是与文山同志沟通得不够，房地产是要发展，但是怎么发展却值得商榷，政府发展房地产绝不是为了政府圈钱，更不能仅仅发展楼堂馆所和高档住宅，居民需要多层次的住宅保障体系，第一层级是全市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由政府提供廉租房或公房，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权；第二层级是70%的中低收入居民，在政府的各种帮助下，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第三层级是20%的高收入居民，他们的住房完全由市场决定，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花博园的房地产开发必须抑制，否则早晚要酿成生态灾难，这也是我与文山同志的根本分歧，中央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很简单，就是‘人本位’发展观，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以人的发展为原则，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保护环境，重视节约资源，重视社会进步，重视精神文明，重视人的发展。什么是非科学发展观？就是片面发展经济，它的表述是：‘GDP是硬指标’，这种经济至上主义，就是‘物本位’的发展观，正是因为这种发展观导致生态恶化、资源紧缺……东州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东州是个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它的根本，东州经济要想真正走出低谷，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不可持续转向可持续，从失衡转向和谐。振东同志，你牵一下头，让市建委拿出一份房地产发展的可行性报告，等洪书记从北京回来我专门找他谈。”

“闻天同志，目前东州房地产开发大有遍地开花之势，缺少龙头项目，‘肖贾大案’后，外资纷纷撤出东州，引进外资迫在眉睫，能不能想想办法，重树外商对东州的投资信心。”

何振东还没有说完，夏闻天打断说：“振东，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你的想法。”

“既然丁能通重新回到驻京办了，能不能充分发挥驻京办桥头堡的作用，丁能通是个很有能量的人，办事能力很强，而且与香港著名企业家黄瀚晨还能搭上关系，能不能让丁能通摸摸黄瀚晨的路数，夏市长再前往香港亲自拜访一下，只要黄瀚晨能在东州带头投资，一定会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何振东振振有辞地说。

“振东，你可有点赶鸭子上架，丁能通跑‘部’‘钱’进、迎来送往是把好手，你让他搭桥见黄瀚晨，还不如找袁锡藩的小老婆林娟娟呢，她现在可是北都大饭店的大股东，与黄瀚晨的总经理水敬洪打得火热。”林大可笑着说。

“怎么回事？”夏闻天不解地问。

“能通与香港黄河集团的关系还是贾朝轩搭的桥呢。”林大可补充道。

“大可，别忘了北京花园既是驻京办，也是香港黄河集团的下属企业。”何振东提醒道。

“我去见黄瀚晨可以，但是必须有好的项目，没有利益商人是不会上钩的。”夏闻天一筹莫展地说。

“夏市长，眼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何振东诡谲地说。

“什么项目？”夏闻天眼睛一亮，迫切地问。

“东州作为清江省的省会城市，清江省中部城市群的领袖城，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际会展中心，我觉得启动国际会展中心项目迫在眉睫，而且黄瀚晨一定会感兴趣的。”何振东得意地说。

“启动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我也正在考虑，只是投资大，选址也很关键，振东，你让市建委牵个头好好论证一下，争取选一个科学合理的位置。”夏闻天蹙眉说道，“另外，大海同志，我最近接到几封举报信，信中说皇县钼矿发生过死人瞒报事件，赵省长也提醒我目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你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跟我去皇县走一趟。”

“我也接到过这方面的举报，已经叮嘱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密切注意皇县钼矿的动向，务必搞清楚事实真相。”邓大海解释说。

“好，大可，你和能通沟通一下，咱们就应该利用好北京花园这个桥头堡，抓住黄瀚晨这条大鱼，打开东州招商引资的被动局面。”夏闻天温和地说。

散会后，何振东拦住了邓大海，“大海，快下班了，有空吗？晚上我请客，去秦都鱼翅庄，咱俩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邓大海隐隐感到何振东请自己喝酒暗含玄机，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想：“何振东是皇县县委书记出身，莫非皇县钼矿……管他呢，总之，这顿酒得喝，最起码可以了解不少皇县的情况。”

“好啊，振东，论酒量市政府班子里，都说你是酒鬼，我是酒仙，咱俩却没论过高低，今天晚上我舍命陪君子，咱们一较高下怎么样？”邓大海哈哈笑着说。

“就这么定了，不过，光咱们俩也没什么意思，得找几个捧场的。”

“那好，你找你的人，我找我的人，咱们晚上见。”

邓大海说完，大步走出会议室。

15 墨宝(1)

丁能通刚下飞机就接到了林大可的电话："能通，你小子对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有意见呀？陪周永年回东州也不向我这个主管领导汇报工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动向，是不是被罗小梅接走了？"

丁能通知道林大可挑理了，连忙解释说："林市长，实在对不起，本来到东州后我就要去市政府向您汇报工作，没想到张铁男非要拽我去皇县散散心，就派小梅半路把我截走了，我就顺便拜见了您的老母亲，您托我的事，我已经办完了，老人家很高兴。本想从皇县回东州后见您，这不洪书记到北京开会，我只好赶回来了。"

"老母亲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让我谢谢你！不过，能通，你小子可有点重色轻友，贾朝轩当常务副市长时，你可没少献殷勤，别忘了，我现在主管驻京办。"

"林市长，您可别吓唬我，我可是刚刚上岸气还没喘匀呢。您老大哥当了常务副市长了，拽我一把才够朋友，总不会推我下河吧！"丁能通也不卑不亢地说。

"好了，别一口一个市长的，过去我当皇县县委书记时，你一口一个大哥喊得挺顺耳的，该叫啥还叫啥吧。"

"那可不行，还是称官衔显得恭敬，我身上带着处分呢，别让小人钻了空子！"

"随你便吧，我知道闻天同志很看中你，你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刚刚开过常务会，闻天同志希望你做做香港黄河集团的工作，希望黄瀚晨能带头在东州搞个大项目，给东南亚一带的外商起个示范作用，事情有眉目后，我们陪闻天同志去香港见见黄先生。"

"好的，林市长，这件事我一定全力以赴！"

丁能通刚挂断手机，《上海滩》的曲子又响了，他的手机铃音设置的就是《上海滩》的主题曲。因为上大学时，他最爱看的电视剧就

是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他很欣赏许文强的风度，和衣雪谈恋爱时没少模仿许文强。

丁能通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心里一阵激动，自从“肖贾大案”后，自己就没有见过金冉冉，想必已经考上人大的研究生了。

在丁能通的脑海里，金冉冉就像自己的亲妹妹，是自己看着她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当年从网上认识她时，她还是个刚刚失恋有轻生念头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后来自己建议她去刘凤云家做保姆，她老大的不情愿，如今在周永年和刘凤云的帮助下，已经成长为一名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冉冉，好久没见了！”丁能通感慨地说。

“哥，我知道你受了‘肖贾大案’的牵连，我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关机，我想去东州看你，怕你出什么事，可是刘凤云大姐说，你不会有事的。前几天我去看凤云大姐，说你又回驻京办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哥，我想你了，我要请你吃饭。”金冉冉甜津津地说。

“冉冉，哥知道你准惦记我，不过今晚不行，我们市委书记到北京了，我得陪同，倒出空来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咱们好好聊聊！”

丁能通其实特别想马上见到金冉冉，也不知道这丫头出息成什么样了，但是自己刚上任不久，洪书记又是在自己上任后第一次进京，陪好洪书记是头等大事！

走出候机大厅时，白丽娜亲自开车来接丁能通，丁能通上了车开口便问：“洪书记现在在哪儿？”

“去中央党校了。”白丽娜一边开车一边说。

“谁陪着去的？”

“除了洪书记的秘书张小泉以外，还有黄梦然。”

丁能通心中咯噔一下，心想，洪文山去中央党校一定是去看老搭档刘光大了，当年洪文山任省纪委副书记时，刘光大任省纪委书记，这两个人搭班子时，曾经让清江省的贪官闻风丧胆。可是，自从洪文山就任东州市委书记后，对自己好像并不太感冒，若不是夏市长在常

委会上全力保自己，现在我丁能通还不知道被发配到哪里去了呢，发配到东州最穷的庙堂县当县长也未可知呀！

“头儿，我们现在去哪儿？”白丽娜为难地问。

丁能通没马上回答，他心里斟酌，洪书记这个人正得很，最讨厌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人，如果现在直接去中央党校，会引起洪书记的反感。

思量再三，丁能通说：“丽娜，回北京花园等洪书记。”

“能行吗？梦然陪着，你一把手不露面，洪书记会怎么想？”

“听我的，回北京花园！”

丁能通有丁能通的道理，既然黄梦然从东州陪洪书记一直到北京，该说的就让他说透，自己临时赶过去显得更被动。

接待工作按理说是杨善水的，黄梦然明明知道自己陪周永年去了东州，却一点气也不通，明显跟自己藏心眼，看?黄梦然不再是对自己毕恭毕敬的接待处长了，自己离开大半年，黄梦然主持了几个月的工作，成熟了不少，决不能等闲视之。

肖鸿林、贾朝轩在位时有什么风吹草动，秘书们都跟丁能通通个气，如今天变了，新上来的秘书乱了规矩，学会隔着锅台上炕了。

洪书记进京这么大的事，他的秘书张小泉竟然通知黄梦然不告诉丁能通，显然没把丁能通这个曾经的老秘书放在眼里，丁能通暗下决心一定要给这些刚上来的秘书们立立规矩。

白丽娜刚把车开到北京花园，丁能通就接到了省驻京办薪泽金的电话。

“能通，一会儿刘书记请洪书记在省驻京办吃饭，刘书记点名让你过来，你在哪儿呢？”

“我刚到北京花园，刘书记突然点我的名是不是有什么由头？”丁能通试探地问。

“这我说不好，反正是吃饭，来了你就知道了，快来吧，刘书记和洪书记已经从中央党校出发了。”

“好吧，我马上到。”

丁能通到达省驻京办时，领导们还没到，薪泽金正在省驻京办大门外迎候，见丁能通下了车要让白丽娜走，连忙拦住说：“能通，别让丽娜走，这顿饭没有女士不热闹。”

丁能通只好把白丽娜留下，白丽娜停好车风摆荷叶般走了过来。

“薪主任，不怕我这香风毒雾把领导们腐蚀了！”

“丽娜，别人我不好说，这两位领导什么香风毒雾见了，也得化成水蒸气。”薪泽金风趣地说。

“丽娜，泽金说得对，谁不知道刘书记和洪书记做搭档时一个是轰天雷，一个是雷轰天，铁腕反腐，别说是香风毒雾近不了身，就是糖衣炮弹见了他们也得化成糖水。”

丁能通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

15 墨宝(2)

这时，一辆奔驰开了过来，开车的是黄梦然，车刚停下来丁能通便上前开车门，左边下来的是洪文山，右边下来的是刘光大，洪文山的秘书张小泉也从副驾驶的位置钻了出来。

刘光大一下车就开玩笑地说："好你个丁能通，市委书记进京你这个驻京办的一把手竟敢不陪着，有胆量！"

刘光大的话让丁能通很难堪。

"刘书记，洪书记，我刚从东州赶回来，主要是没接到洪书记进京的通知。"

"文山，你进京，小丁主任不知道，你搞什么鬼？难道东州市驻京办转变职能了？"

洪文山看了秘书张小泉一眼，张小泉连忙解释道："洪书记，当时黄主任在东州，我直接通知了黄主任，以为他一路陪过来方便。"

薪泽金连忙将手一让说："刘书记，洪书记，还是边吃边聊吧。"

众人走进包房，按主次落座以后，薪泽金让服务生上菜。

一道道菜上齐以后，服务生又拿上来一瓶五粮液，刘光大一挥手说："五粮液就免了，泽金，有东州大曲吗？我就好这口，可是在中央党校喝不着啊，正好文山同志也在，我知道他也好这口，文山，难得你来看我，今天咱们两个老搭档可得多喝几杯！"

"今天我就陪着老领导一醉方休！"洪文山呵呵笑着说。

刘光大三杯酒下肚打开了话匣子："泽金、能通、梦然，你们都是省市驻京办的主任、副主任，今天特意到省驻京办请文山同志吃饭，也是想借机给你们上上课，不然，我就在党校门前的小饭店请文山了。前些日子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给我们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了一堂审计课，听罢不寒而栗呀！在这堂课上，他着重点了驻京办，他说：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谁

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这存在很大的随机性。据不完全统计，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高达二百亿以上，文山，这二百多亿中也有咱们清江省、东州市送的吧？”

“刘书记，这里面也有个体制问题，板子不能光打在驻京办身上，国家部委办局的板子应该打得更重一点，都是各部委办局资源配置权力太大，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不规范造成的。”洪文山愤愤不平地说。

“这里确实有一个规范管理的问题，一些部委办局个别人决策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但是我们要先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最近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发现香港驻京办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驻京办无论是组织构架还是工作职能，都和内地有着迥然的差异，香港驻京办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功能定位为：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关之间的一道重要桥梁，香港驻京办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各省市部门和民间团体提供有关香港特区的资料，而内地驻京办的首要职能，大多是同中央国家机关加强联系，跑‘部’‘钱’进；在工作内容中，香港驻京办主要是为香港居民服务，包括为身在内地的香港居民提供实物性协助和为身在内地的外国公民办理香港入境签证；而内地驻京办主要是为领导及家人服务，而不是为平民服务。我认为，这种差别的根子在体制和机制上，目前许多省市在香港学习反腐经验，我看学习香港反腐经验，不如从驻京办开始，不妨学习借鉴一下香港驻京办的平民特色，把政府以人为本和为公共服务的职能，贯穿落实到驻京办。”刘光大侃侃而谈。

“能通，”洪文山插嘴道，“刘书记说得很中肯，我建议你们驻京办到香港驻京办去取取经，拿出点了解国家部委办局司领导喜好的本事，好好研究研究香港驻京办是怎么为平民服务的。”

“洪书记，我上任之前夏市长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们驻京办搞个课题，驻京办的职能到底应该怎么改，我们正在调研。”丁能通谨慎地

说。

“好，闻天同志这个想法我很赞同，报告出来后我要看。”洪文山赞许地说。

“好的，洪书记，我一定拿出一份有建设性的报告。”丁能通讨好地说。

“洪书记，我看驻京办的主要问题在于官不官商不商，定位不明确，你说我们是官吧，我们还经营许多家企业，你说我们是企业吧，还有行政级别，组织结构是机关，你说是机关吧，除了基本工资外，所有的费用又靠自己自谋，职能模糊得官不官商不商，更像准官场，难免问题多多。”薪泽金自嘲地说。

“泽金的话有一定道理，我们的社会官本位思想太严重了，不要说驻京办，连庙里也快成准官场了，不是已经有处级和尚、局级方丈了吗！”洪文山感慨地说。

“是啊，前些年我带队去深圳考察，参观完?家民营企业后，老总请我们吃饭，他的办公室主任作陪，这位主任是从北京某高校下海的副教授，用餐期间，竟基本没吃上饭，而是拿着一个本本记下老总席间那些与工作基本无关的即席谈话！真可谓是老板旁若无人，秘书，就是那位办公室主任恭敬有加，原以为特区观念甚新，谁知封建的烙印如此之深！”刘光大慨叹道。

“同样是企业，我带团去澳大利亚参加报业大王默多克的宴请，席间，该坐的坐着，该喝的都喝着，人人平等，没见过你说的特区民营企业的情景！”洪文山补充说。

“如果驻京办再去沿用计划经济那一套，再去沿用封建色彩浓厚的官场那一套，显然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如果你们这些驻京办主任整天想着玩什么官场权术，整天醉心于官场位次或者搞点互相制衡之类的权术，驻京办想以人为本搞平民服务，就是痴人说梦。丽娜同志，你记什么呢？”

“没什么，我把领导们的指示都记下了，回去好落实。”白丽娜恭维地说。

“看看，不过是请你们吃个便饭，怎么也学起那位民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了？不要记了，来，我敬大家一杯！”刘光大责怪道。

众人碰杯后，刘光大接着说：“文山，有个情况我得通报一下，来北京前省矿产厅的同志就跟我反映，说你们皇县钼矿管理太混乱了，目前，全国矿难频发，简直是矿难如麻呀，你老兄要抽空到皇县走走，千万别让重大矿难在皇县发生，给全省的安全管理工作抹黑呀！”

“刘书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只是受‘肖贾大案’影响，东州经济一直徘徊在低谷，我是心急如焚啊！这一段竟忙着抓房地产了，安全管理工作确实有所放松！”洪文山惭愧地说。

“文山同志，责任重于泰山啊！”刘光大语重心长地说。

15 墨宝(3)

丁能通听罢心里咯噔一下，其实，皇县钼矿已经出大事了，只是皇县捂着不报，按理来说，盗矿发生的矿难，没有皇县领导班子什么责任，怎么也捂着不报呢？可是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露馅的，何况那个民工头儿魏国山已经逃了。

今天酒桌上黄梦然一反常态始终一言不发，丁能通也没给他笑脸，两个人似乎暗自在较劲。

薪泽金很活跃，他敬了一圈酒后，满脸堆笑地说："刘书记，洪书记，早就听说两位领导的书法各领风骚，难得两位领导聚在一起，能不能给驻京办留下墨宝。"

"你这个薪泽金啊，真会见缝插针，我听说你们省驻京办都可以办领导书法展了。"刘光大揶揄道。

"刘书记，这话不假，多年来，驻京办就是在各级领导的鞭策和鼓励下发展起来的。"薪泽金恭维地说。

"刘书记，难得薪泽金张一回嘴，泽金，笔墨伺候吧！"洪文山兴致勃勃地说。

薪泽金早有准备，一挥手，服务员捧上了文房四宝。

"刘书记先请！"洪文山礼貌地说。

刘光大气沉丹田，略一沉思，写了四个大字："以人为本"，笔锋遒劲有力，众人鼓掌。

洪文山接过笔，胸有成竹地也写了四个字："科学定位"。可是最后一个"位"字却少了一个点。

洪文山放下笔看了看丁能通和黄梦然问："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

黄梦然连忙说："洪书记的字大有二王的遗风啊！潇洒飘逸，力透纸背啊！"

洪文山看了一眼刘光大，两个人相视而笑，丁能通当时就看出了端倪，洪文山有意在试自己和黄梦然，以洪文山的智商，绝不会忘记在“位”字上少点上那么一点，好厉害的洪文山！

丁能通多精明，他当即冷静地说：“洪书记这四个字颇有深意，只是在‘科学定位’方面我们市驻京办比省驻京办还差那么一点！”

丁能通说得含蓄，既没让领导尴尬，又指出了字的毛病，洪文山心里对丁能通顿时有了好感。

这时，白丽娜傻了吧唧地叫道：“洪书记，‘位’字差了一点。”

薪泽金连忙打圆场说：“丽娜，洪书记还没写完呢，洪书记，我知道收笔的这一点最关键，您得把气运到腕上，您请！”

洪文山哈哈大笑，接过薪泽金递过来的笔，补上了那一点：“丽娜，做人做事做官就和写字一样，差那么一点可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黄梦然听了这话，脸腾地红了，黄梦然根本想不到，洪文山在得知黄梦然陪自己来北京开会，未与驻京办班子里任何人打招呼，就明白了黄梦然的用意，洪文山心想，想与我洪文山攀枝可以，但人品如何？挥毫泼墨间就验证了丁能通与黄梦然之间的差别，怪不得丁能通这小子在“肖贾大案”中可以全身而退，果然是块好钢，肖鸿林虽然自己走错了路，用秘书却没用错人啊！

16 请客(1)

就在刘光大与洪文山在省驻京办挥毫泼墨之际，在东州，何振东牵着邓大海的手走进了秦都鱼翅庄。

邓大海只带了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何振东则找了一大帮人，市社保局局长房成高、市建委主任武志强、市拆迁办主任刁一德、市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苏红袖，以及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里里外外张罗的当然是秦都鱼翅庄的女老板林娟娟。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何振东满面红光地说："铁男，赶紧敬邓市长一杯，大海，我和铁男可是老搭档，我在皇县当县委书记时，他是县长，我升副市长以后，他接任了县委书记，某种程度上讲，皇县就是我的根据地，我在皇县当县委书记时，你除了主管公检法外，还主管区县，那时候你没少关照皇县，今后，你还得一如既往地关心皇县，爱护皇县啊！"

张铁男赶紧给邓大海斟满一杯茅台酒，"邓市长，皇县这几年靠钼矿一跃发展成为东州市各县区的首富，难免引起别人的嫉妒，给我们头上没少泼脏水，好在有邓市长、何市长，有你们这些开明的领导爱护着皇县，皇县才有今天良好的发展局面，为了感谢市领导对皇县人民的关怀，邓市长、何市长，我敬你们二位领导一杯！"张铁男说完一饮而尽。

邓大海抿了一小口说："振东，今天的酒不像是你请，倒像是铁男请的。"

"大海，你别误会，酒肯定是我请，谁买单也不行，我亲自买单，但是铁男从皇县赶过来也确实是一片诚意！铁男，敬石支队一杯！"

"存山，从衣梅那儿论，我是衣梅的老领导，我离开金桥区时，特意给衣梅解决了副处级，现在也是办事处实职副主任了吧？从能通那儿论，咱们是哥儿们，我是你大哥，对吧？来，大哥敬老弟一杯！"

石存山听得心里好笑，但脸上未露破绽，因为来之前邓大海就嘱咐了，今天喝酒，就是为了察言观色，一切顺其自然。

“何市长，我听能通说，这次他能重新上岗，您没少给他说话，我替能通谢谢你！”石存山说完，起身给何振东斟满酒敬了一杯。

“能通这家伙不简单，东州官场上东山再起的人不多，听说在‘肖贾大案’中，被双规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从丁能通嘴里进去的，真让人敬佩！”市拆迁办主任刁一德说。

刁一德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就是下巴上长了颗黑痣，上面还有一撮黑毛，平时说话喜欢捻自己的这撮黑毛，因为他的名字与《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就差一个字，所以人送外号“刁德一”。

这个外号并不名副其实，因为刁一德虽然看上去像“刁德一”，说话做事却像胡传魁，不像市建委主任武志强那么精明，不过建口的干部有个特点，说话喜欢动粗口。

武志强接过刁一德的话说：“你狗日的刁德一现在敬佩人家了，人家出事时，你跑哪儿去了？”

刁一德也不含糊，“操，你也没在省纪委大门前守着呀！”

“奶奶的，存山，说心里话，我和能通是多少年的哥儿们了，他刚出事时，我没少给你打电话吧，当时东州有几个敢给石存山打电话问情况的？”武志强吹胡子瞪眼地说。

“两位领导别争了，要我说呀，凡是经过‘肖贾大案’洗礼过的人都是真豪杰，娟娟，咱们别闲着，敬各位领导一杯！”

16 请客(2)

苏红袖说罢，林娟娟玉手执酒给每个人满上，两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扭摆间散发出阵阵香气，房成高敬过一圈酒后，一直没发表观点，只是在何振东去洗手间时尾随着一起跟了出去。

房成高今天就是冲何振东来的，因为他想请何振东一起说服洪文山同意拆迁药王庙社区，何振东是主管市长，他同意拆迁更容易引起洪书记的重视。

两个人一边撒着尿一边聊着天。

“何市长，有一件好事一直想向你汇报，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机会难得，席散了，咱们单独聊聊怎么样？”房成高诡谲地问。

“成高，跟我还吞吞吐吐的，什么好事，快说！”何振东打了个尿颤说。

“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找过我，看上咱东州一块地。”

“这是好事呀！”

“只是这块地动迁太费劲了，估计得动三四千户居民。”

“什么地方得动这么多户居民？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城市大拆大建。”

“药王庙社区。”

“药王庙社区？那里的楼房老的也没超过十年，大部分是才建了七八年的楼，个别楼没超过五年，将近四千户居民呢，成高，这动迁难度可太大了，另外还有八百多户是《清江日报》的职工，搞不好这些人到处乱捅，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何市长，不难我就不和你通气了，市里不是要建国际会展中心吗，那个位置最合适了，只要动迁费给足了，不愁居民不搬。”

“他们要建什么？”

“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

“和国际会展中心两码事呀！”

“管他呢，先把这笔钱按住再说！”

“那好，哪天我见见这个水敬洪，听说他以前和贾朝轩打得火热。”

“可不是，去香港赌船都是他领着去的。”

邓大海觉得不太对劲儿，何振东和房成高撒泡尿这么长时间，于是他佯装内急也去了洗手间，刚好看见两个人站在尿池前商量着什么。

16 请客(3)

“成高，找何市长汇报工作也不能在洗手间啊！”

还没等邓大海说完，武志强、刁一德、张铁男都进来了。

武志强接着话茬儿说：“就是嘛，成高，你今天是怎么了，满腹心事的，没怎么喝呀！”

“老武，呆会儿回去我好好敬你几杯，也好领教领教你这个建口老大，到底有没有真功夫！”

“成高，你可别害我，咱们建口老大是何市长。”武志强一边撒尿一边说。

众人哈哈大笑。

大家重新回到席上，两位美女正在给大家的酒杯倒酒，苏红袖一边斟酒一边扭着纤纤细腰说：“何市长，房局长，我还以为你们顺着尿道跑了呢，一定要罚酒！”

“你们这么一走，我成了两位美女的主攻目标，左一杯，右一杯，险些被她们撂倒。”石存山笑着说。

“你小子是得了便宜卖乖，小心身上沾了脂粉气，回家你老婆不让你上床。”

邓大海说完，众人哈哈大笑，不一会儿又喝了两瓶茅台。

这时，石存山的手机响了，接完后，他面容严肃地说：“黑河大桥附近漂着一具死尸，邓市长、何市长，我先告辞了。”

石存山驱车赶到黑河大桥时，桥上桥下已经停了十几辆警车，警灯在夜色中像鬼火一样忽闪着，石存山下了车，探长杜心海连忙跑过来汇报。

“心海，这尸体是怎么发现的？”石存山严肃地问。

“是在桥洞里过夜的乞丐发现的，尸体是从上游冲下来的，被桥墩挡住了，几个在桥洞里过夜的乞丐看见后捞了上来，扒下死者的衣服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被过路的行人发现，这才打110报了案。”

“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了吗？”

“死者的脖颈上有勒过的痕迹，肯定是他杀！”杜心海是山东汉子，长得膀大腰圆，满脸青胡茬子，说话像敲钟一样。

“走，过去看看。”

石存山仔细查看着尸体，死者因水泡的时间过长，白胖白胖的，脖子上被勒过的地方翻着白肉，被扒下的衣服是一件劣质的西服，石存山上下打量后，伸手掏了掏口袋，发现有硬硬的细末，他顿时警觉了起来。

“心海，这衣服口袋里的细末让技侦处赶紧化验，看看是什么东西。”

刚说完，石存山的手机响了，是邓大海打来的，石存山赶紧接电话：“邓局，我正在现场。”

“存山，有什么发现吗？”

“是一具男尸，他杀，具体情况等法医科和技侦处拿出报告后再向您汇报。”

“存山，今天晚上这顿饭吃得好啊！何振东明显在为皇县开脱，越开脱越说明有问题。再加上张铁男此地无银的表白，更说明关于钼矿死人瞒报的事情可能是真的，你们要密切监视皇县钼矿的动态，我做出一副关照的姿态麻痹他们，你抓紧时间展开调查，一定要搞清事实真相。”

17 天堂雨(1)

丁能通一直惦记着见见金冉冉，洪文山在北京一直脱不开身，终于把洪文山送上飞机了，丁能通也松了口气，他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就给金冉冉打电话，请她去什刹海的酒吧一条街，金冉冉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异常高兴，两个人约好，丁能通开车到中国人民大学门前接金冉冉。

丁能通在停职反省的日子里才发现，自己与北京的感情是这么地深，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折射着他奋斗的影子。

当丁能通坐着飞机重返北京的时候，透过舷窗，他看到金色河流一般的长安街、平安大道、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那壮丽的景色让他无法呼吸，他觉得北京城给了他思想，给了他灵魂。

夜色中的北京灯火辉煌，一串串流动的车灯，两边亮丽的建筑，北京不仅仅白天在前进着，夜里也在前进着。

金冉冉站在人大门前，时髦的白衬衫洋溢着一种日式的清雅气息，再加上荷叶滚边、绣花等细节的点缀，更衬托出几分甜美，帅气的牛仔裤散发出女研究生的书卷气。

“上车吧。”丁能通打开车窗说。

金冉冉面色绯红地上了车。

“哥，你瘦了，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金冉冉关切地问，一双美目脉脉含情。

“面对那么多人的生死，委屈对于你哥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从容地说。

“哥，人家心里可一直为你提心吊胆呢！”

“冉冉，你哥我是什么人，你心里还没数，有什么可提心吊胆的？”丁能通坦然地说。

“哥，你那个驻京办就像个大染缸，整天陪着领导们打牌、旅游、喝酒、听戏、买字画、送古玩，还做生意，官不官，商不商的，谁知道你能不能把握住自己，即便是你能把握住自己，还有那么多小人给你设陷阱，人家能不为你提心吊胆吗？”金冉冉娇嗔地说。

“哥知道你惦记我行了吧？快一年没到什刹海酒吧一条街了，你有没有中意的酒吧，哥想听听你丰富多彩的研究生生活。”

“有家酒吧我很喜欢，和同学去过两次，到什刹海就知道了。”

丁能通打开车载CD，悠扬的音乐伴随着冉冉身上散发的淡淡香气，丁能通似乎又找到了一点昔日的感觉。

什刹海白天看起来不太洁净的湖面在夜色的掩映下，居然有些迷蒙之美。湖上有船，船上有若隐若现的丝竹之声，远远地传到岸上，让人心中忍不住泛起远逝了的涟漪。

丁能通最喜欢什刹海的盛夏，那些牵着狗穿着拖鞋和大裤衩子散步的当地居民与川流不息的中外游客混为一体，使后海看上去就像一幅北京风情画卷。

美女如云更是什刹海的另一道风景，成群结队衣着前卫的“艺术分子”，总让人眼前一亮。美女美酒是天生的一对，少了哪一美，酒吧的味道就不鲜美了。

然而，什刹海真正动人的细节却是在一片灯火斑斓的夜色里悄然展露的，市井的气息与飘香的红酒相安无事，古老的院落与时尚的潮流各得其所，这就是什刹海别样的性感。

丁能通停好车，两个人进了银锭桥畔的一家叫欲望都市的酒吧，一进酒吧，歌者柔情低沉的嗓音便把暧昧的情绪送到了每一个角落。

在衣香鬓影里，丁能通找到了久违了的华丽而生动的感觉，硕大的吧台里翻飞的玻璃酒瓶，散发出慑人心魄的琥珀色的水蓝色光芒。

角落里有个举着芝华士的男人被金冉冉的美色所吸引，向她投来温暖的微笑。丁能通和金冉冉找准座位坐下，每人要了一杯浓情蜜意的鸡尾酒，很快唤起了两个人热烈而欢快的基因。

“哥，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直找不到喜欢这本书的出版社。”金冉冉娇柔地说。

“叫什么名字？”

“叫《天堂雨》，是写爱情的，我把书稿带来了，你抽空看看，你朋友多，最好帮我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怎么，想当美女作家？”丁能通有些揶揄地问。

“美女作家有什么不好？现在流行八○后，我也是八○后，并不比谁矮三分。”金冉冉自信地说。

丁能通接过书稿，随便地翻了几页，生生被吸引住了：

那是我上网聊天的结果，她是一个北京女孩，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编剧专业，研究生，网名叫“麦田守望你”，我的网名叫“老鼠爱大米”，我们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都要聊上两个小时，还有几次聊了通宵，女孩的素质很高，天南地北知道的不少，观点深刻而单纯，与她聊天很干净，有一种净化的感觉，其实所谓聊天?是沟通，而且是一种心灵的沟通，通过这种沟通，很容易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有一天她在网上突然问我。“爱就是一个人在心里总是想着另一个人。”我回答。“我现在就想着一个人，你呢？”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又惹了一身的麻烦。

“我要去东州见见你，行吗？”

我犹豫再三同意了。我想，见见面也好，或许可以留住一份友谊。她先从网上发来了她的照片，说实话，我看了照片就不想去机场了，照片上的‘麦田守望你’实在太丑了。后来一想，人家只是个朋友，美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男人说话一言九鼎，答应去机场接人家就不能失言。

到机场见到她以后，我并没太失望，女孩儿的衣着修饰得无可挑剔，言谈举止流露着北京女孩儿天生的底蕴和上海女孩儿特有的幽雅。这是一个长相并不出众，但皮肤白皙、气质高雅、有品位的女孩

儿。肩上挂着个时髦的包，手里拿着一本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似乎在告诉我简•爱就是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姑娘，但是，她通过爱情完满地走进了生活。

我拎起她脚下的行李，倒有些自惭形秽起来。很显然，我的形象与她想象的完全吻合，她很高兴，仿佛认识我很久了。

我开着车，她望着窗外的田野不停地感慨，她有点像个女诗人，说话也文绉绉的。一路上，她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我，就像一个爱了很久的情人……”

丁能通越看越觉得这里的我就是自己，这里的她就是金冉冉，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虽然是在北京，但与小说里写的差不多。

“冉冉，你好像在写我们。”

“是也不是。”

“你一个女孩，为什么以男主人公的口气写？”

17 天堂雨(2)

“因为我想研究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纯爱，以男人的口气写更有感觉。”

“什么是纯爱？”

“就是心灵之爱，高于婚姻，高于情爱、性爱之上的极至之爱，这样的爱才是心有灵犀的爱情。”

“你说的好像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不全是。更像是一种灵魂之爱。”

“你说的纯爱好像与性无关？”

“对，爱到极至与性无关。”

“现实中有这样的爱吗？”

“纯爱是不需要现实的，因为这是一种住在灵魂里的爱，是真爱！”

“你们女孩子就喜欢编造这些爱情童话，殊不知女人创造了她的男人，但她却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哥，你错了，纯爱是不需要得到对方的，纯爱不是欲望，也不是占有，是无私地爱着。”

“冉冉，哥小看你了，这本书打动了我，哥有位朋友原先给贾朝轩当秘书，贾朝轩出事后，他辞职了，最近他出了一本书叫《心灵庄园》，很好看，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有没有出版社的路子。”

丁能通说完，拿起手机拨通了顾怀远的电话：“怀远，我是能通，最近怎么样？”

“是能通啊，祝贺你重新上岗了。”顾怀远平和地说。

“我最近拜读了你的大作，很深刻呀，想不到‘肖贾大案’逼出来一位作家。”

“能通，现在我终于搞明白了事业与职业的关系，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你现在做的是职业，我现在做的才是事业。”

“为什么？”

“职业永远给别人做嫁衣，只有事业取得的成绩是自己的，职业是要退休的，事业永远不用退休。写作是个永恒的事业。”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格有能力做事业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还得靠职业活着，怀远，我有位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了看，写得不错，但是没有什么名气，你能不能帮忙向给你出书的那家出版社搭搭桥。”

“过几天我去北京签名售书，到时候我们细谈。”

“太好了，好久没见了，你来吧，我好好陪陪你。”

“那就多谢了！”

两个人挂断了电话，丁能通深情地说：“冉冉，书放我这儿吧，顾怀远过几天来北京，让他搭搭桥，咱们想办法把那家出版社拿下。”

金冉冉听后非常高兴。

“哥，其实你对我就是真爱，不求回报，没有占有，处处为我着想，永远为我着想。”

“离你说的纯爱有多远？”

“纯爱是一种理想状态，只能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小说里。”

“冉冉，我真羡慕你。”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的心灵还没有被现实囚禁起来，这样的心灵是最美的！”

“哥，你好可怜，心灵好像很苦，能跟我说说吗？”

“算了，我怕污染了你纯洁的心灵。”

“哥，其实我也把你囚禁了起来。”

“囚禁在哪儿了？”

“心里！你早就被我囚禁在心里了。”

“毛孩子，别瞎说！”

“没瞎说，哥，你看着我！”

丁能通没敢正视金冉冉火辣辣的眼睛，只是伸手摸了摸冉冉的纤纤玉手，他像摸到了滑腻的牛乳，周身顿时如同过电一般。

18 交流(1)

周永年自从就任市委副书记以来，一直对全市各县区进行微服私访，他想了解点真实情况，不走则已，一走收获颇丰。

东州这些年变化确实很大，成绩令人鼓舞，但是问题也不少，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花博园周边房地产遍地开花，新建的一些宾馆、酒店、高档别墅区的生活污水全部排进了琼水湖，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是皇县钼矿管理混乱，安全隐患极大，而且还嗅出了一些不正常的味道。

周永年这次挂职到东州锻炼是想干点实事，要不是老父亲得了脑血栓，妻子刘凤云心脏不太好，再加上大儿子是个痴呆儿，自己就不想回北京了，在东州市干到退休算了。在中组部地方局虽然很风光，但是却常常感觉找不到目标，特别是自己的前任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牺牲在抗洪一线的事迹对他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在上面没有用武之地，越来越浓的忧患意识又促使他无法真正用一杯茶和一张报纸，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一天天地消磨时光。

于是周永年向组织上提出了挂职锻炼的要求，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周永年兴奋得一夜未合眼。

刘凤云非常理解丈夫的选择，知夫莫若妻，但是面对一大家子的重担，刘凤云还是流下了难舍难离的泪水。那夜，周永年惭愧地搂着妻子，一夜不愿意松手。

周永年一到东州就看出来，市委书记洪文山和市长夏闻天政见不合，但是周永年始终没有发表倾向性的意见，他觉得自己必须先摸清实情，经过深思熟虑，才可与洪文山和夏闻天沟通。

周永年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洪文山从北京回到东州后的第二天早晨，周永年走进了洪文山的办公室，这是周永年到东州后第一次走进洪文山的办公室。

洪文山亲自为周永年沏了茶，关切地问：“永年同志，到东州一个多月了吧？我听陆力生说，你一直在搞调研，好啊，这些年，我们的干部越来越没有调查研究的精神了，你一来就给大家带了好头！”

“文山同志，这一个多月我通读了《东州市志》，又走了所有县区，很想和你交流交流。”周永年呷了一口茶诚恳地说。

“好啊，我还真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在上面呆的时间久，看问题一定居高临下，很容易看清全面呀！”

洪文山的话有一点恭维，因为市委书记是一正两副，他和既是市委副书记又是市长的夏闻天在施政方针上老尿不到一个壶里，周永年的态度当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很希望周永年能站到自己这一边。

“老洪，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高，我只是想向你反映点实际情况。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连续四年处于25%以上的过热区间运行，而且呈反复性，投资依赖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二是过度依赖外资和外贸出口推进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和环保代价增大；四是住宅投资过热及房价过高问题严重。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而房地产投资过快也是中国经济整体过热的原因之一。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高达10.2%，对经济过快的担忧促使国务院在上个月将银行贷款利率上调了0.27个百分点以抑制贷款和投资。国务院担心过热局面有可能导致经济突然崩溃，年初，国务院就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一并发出了警告，因为房地产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很显然，房地产投资过热已经出现恶兆，我担心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老洪，这个时候把启动东州经济的宝都押在房地产上，一旦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力度，后果不堪设想啊！”

“永年，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东州经济在‘肖贾大案’的影响下，与全省其它兄弟城市相比，一路走入谷底，外商不来

了，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东州来？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人不可能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们，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下滑的趋势，我们在东州还能呆下去吗？房地产投资在全国来说是过热了，但是对东州来说是太冷了。只要赶在全国宏观调控之前拉住几个大外商，搞几个大的房地产项目，就会遏制住东州经济下滑的趋势，房地产是对经济拉动时间短见效快的最佳产业，永年，你在上面呆的时间太长了，你真正从东州经济发展的角度想一想，就会理解我的心情，这次我去北京开会，也到相关部委走了走，探了探风声，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洪，光想着东州也不行，市场经济全国一盘棋呀！”

“全国一盘棋，东州算什么？我们是地方领导首先要保护地方经济，地方经济我们不保护谁保护？反正东州的房地产已?启动起来了，想停也停不下，永年，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老洪，可是花博园周围的房地产遍地开花，早晚琼水湖要受到污染，那可是东州八百万居民的饮用水源地，一旦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东州人就会喝不上水，到时候想治理都来不及了。”周永年苦口婆心地说。

“永年，你过虑了，市环保局局长沈天明已经给我立了军令状，确保琼水湖不遭到污染，否则引咎辞职。”

“老洪，大意失荆州啊，沈天明凭什么立军令状，他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吗？决策不是拍脑门，要讲科学，再者说，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多嘛，比如说夏闻天同志提出来的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就很有魄力。”

“永年，我也同意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但是没有个三年五载的能立得起来吗？”

“从东州这个装备制造业基地的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汽车先行没有错。”

“永年，闻天的书生气太浓，就怕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啊！”

“老洪，你咋会这么想？”周永年心里一惊，目光犀利地问。

“搞汽车更要投资啊，世界汽车业的几大巨头分别被国内几大城市的汽车立市给立走了，我们搞自主品牌谈何容易！”

“老洪，关于东州经济如何布局，还是在常委会上议一议吧，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和你沟通一下。”

“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皇县钼矿管理混乱，安全隐患突出，如果不加以整顿，非常容易发生大的事故。”

“我去北京开会，到中央党校看望刘光大同志时，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吧，永年，我和闻天打个招呼，近期去皇县搞一次现场办公。”

“好吧，老洪，我一会儿去金桥区看一看，草河口风景区周边也开始效仿花博园了，周边房地产业也有启动的迹象，那里可是国家森林公园，是绝对不允许的。”

“永年，我们今天的谈话很有必要，尽管我们的观点尚不一致，但是出发点是一样的，目的也是一样的，你今天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

“老洪，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周永年不无安慰地说。

洪文山把周永年送到门口，看见房成高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成高，一大早到市委干什么？”

“洪书记，我就是来找您的。”

“有事？”

“有点事想向您汇报一下。”

“好吧，进屋说吧。”

18 交流(2)

房成高随洪文山进了办公室，秘书张小泉进来给房成高沏了茶。

“小泉，以后办事要按程序走，我听市委办公厅的人说，这次洪书记进京开会，你只通知了驻京办的黄主任，搞得丁能通很被动，这不好，按程序你应该通知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由秘书处通知市驻京办办公室，市驻京办办公室自然会通知主管副主任，主管副主任不可能不通知丁能通，要知道这是洪书记去了，再者说，洪书记去中央党校看望省委刘副书记，驻京办主任不陪同，甚至不知道，搞一个主管房地产开发的副主任陪同，你让刘书记怎么看洪书记，你这是明摆着让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说闲话，要知道你是洪书记的秘书，你的一言一行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洪书记，你这么不按程序办，外人还以为是洪书记的意思呢，影响多不好。另外，丁能通也是老秘书出身，是和我一拨的秘书，虽然肖鸿林腐败掉了，可是，丁能通是清白的，虽然带着处分重新上岗，不要对人家有偏见，丁能通身上有很多优点，需要我们俩认真学习。”房成高劈头盖脸地数落张小泉一通，说得张小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房局长说得是，我记下了，以后一定注意！”张小泉说完悻悻地走了。

洪文山递给房成高一支烟，房成高连忙掏出打火机给洪文山点上。

“成高，你是小泉的大师兄，说说他也无妨，不过你也要好好把握自己，你身为市社保局局长，管着全市老百姓的保命钱，责任重于泰山啊，一定要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正廉洁，你刚才说小泉的一举一动代表我，你是我的第一任秘书，你的一举一动也同样代表我，你们要时刻记住，决不能因为是我的秘书就翘尾巴，就高人一等，这一点你们还真得和丁能通学学呢。”洪文山语重心长地说。

“洪书记，您放心，我跟您办过那么多腐败大案，脑海里经常闪现出贪官们痛哭流涕的嘴脸，反腐倡廉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你能这么想我很欣慰，‘肖贾大案’后，我认真进行了反思，总体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过硬的，经受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但是在新形势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主要表现为：工作浮躁、闯劲不足；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治军不严，失之手软；有禁不止，明知故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成高，你是我的第一任秘书，现在又管着全市老百姓的保命钱，全市的干部群众都看着你，你可要警钟长鸣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说说社保基金的情况吧。”

“好的，我上任以来始终围绕着‘扩大覆盖，强化征缴，规范支出，改善服务’的方针，努力抓好社保扩面征缴和待遇核发工作，为群众解决后顾之忧，局里要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将社保扩面征缴作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以三资、私营、个体工商户为突破口，采取社保稽核和劳动监察联动的方式，全面开展社保扩面征缴工作，使全市各险种参保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保覆盖面明显扩大，全市社保基金的保障能力明显增强，由于严格按照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足额发放，确保下岗失业职工基本生活的要求，努力实现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保持百分之百社会化发放，因此全市未出现拖欠社会保险待遇现象。”

“好啊，成高，看来你的工作思路是清晰的，社保基金是全市社会和谐稳定的‘稳压器’和减震器，一定要加强监管，确保全市参保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对了，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说吧。”

“洪书记，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找过我，他们看中东州一块地。”

“这是好事呀，水敬洪为什么不来找我？”

“水敬洪曾经和贾朝轩、肖鸿林打得火热，还和黑老大陈富忠联合开发了五星级酒店北都大饭店，您又是‘肖贾大案’专案组副组长，水敬洪见你还是有顾虑，这才找到我，想让我跟您渗透渗透，听听您的意见。”

“成高，你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处吧？”洪文山严肃地问。

“洪书记，你多次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过，全市干部群众人人都是招商引资的窗口，每位干部都要成为招商引资的主力军，我完全是为了招商引资，‘肖贾大案’后，外商纷纷撤资，香港黄河集团撤走了在皇县钼矿的资金，如今人家回过味来主动来投资，多难得啊！”

“他们看中了哪块地？”洪文山非常感兴趣地问。

“他们看中的是药王庙社区。”

“我就知道让你出面找我一定有玄机，药王庙社区有三四千户居民，房子不仅新而且地点是全市最好的，如果拆迁这个社区，拆迁费给不到位，就会引发成千上万的人上访，会造成东州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洪书记，水敬洪保证一定补偿到位。”

“他们要搞什么项目？”

“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

“他们能补偿多少？那块地周边的房价是全市最高的，已经涨到了每平米八千元了。”

“人家补偿到每平米一万元。”

“噢，这倒是可以考虑，我现在正愁没有外商来呢，没想到来了一条大鱼，抽空你安排一下，我见见这个水敬洪。另外，你和何振东通报一下情况，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何市长那儿我已经通气了，他非常赞同这个项目，就怕您不赞同，因为动迁风险太大。”

“是啊，稳定压倒一切，东州的烦心事够多的了，决不能在动迁安置问题上搞出群访事件来。”

19 老朋友

顾怀远到北京事先没有告诉丁能通，他在出版社的安排下在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忙了一天，傍晚，他打车去了北京花园，快到北京花园时，他才给丁能通打电话，丁能通接到电话后，连忙下楼迎接。顾怀远已经下了出租车。

“怀远，也不打个招呼，我也好去机场接你！”丁能通有点挑理说。

“我现在是个自由人，来无影去无踪，不像你老兄，本来有机会获得自由，你却不愿意离开你的大染缸。”

两个人热情握手后，丁能通在北京花园安排了房间。一晃有两年时间没见面了，顾怀远瘦了许多，也增添了几分书卷气和沧桑感。

两个人见面分外感慨，顾怀远是和肖鸿林的秘书郑卫国与肖贾二人一起被双规的，分别被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省反贪局、市反贪局找过，后来丁能通也出事了，那段灰色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贾朝轩被执行注射死后，顾怀远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他被解除双规后，组织上安排他任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他毅然决然地辞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竟出版了一本轰动不小的官场长篇小说。

丁能通特意为顾怀远要了鲍鱼和鱼翅，他知道给贾朝轩当秘书时，顾怀远一天得吃两三顿鲍鱼和鱼翅，辞职以后，大概就吃不着了，世态炎凉，你顾怀远没有利用价值了，谁还舍得请你吃鱼翅、鲍鱼？

三杯红酒下肚，丁能通不胜感慨：“怀远，真没想到你怎么就辞职了呢，我还以为你一定会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呢！”

“能通，这话说得不对，我从来没有跌倒过，所以也不存在我爬起来的问题，贾朝轩倒下去了，但并不代表我也跌倒了，我还是我，只不过我厌倦了给人做嫁衣的日子，能通，无论是在市政府办公厅综合

处工作时，还是给贾朝轩当秘书时，我每年写的材料，字数都在上百万，有什么用？自己连念的资格都没有，领导念时，我们还要认真地记笔记，如今我写小说，不仅可以想写最想写的，而且发表的作品永远是我的。以前是为别人的事业活着，现在我为自己的心灵写作。”顾怀远滔滔不绝地说。

“怀远，你的选择可能是对的，苦难造就大作家，尽管这条路很艰辛，但是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丁能通敬佩地说。

“能通，你和我不一样，你在政治上一直很有抱负，我不行，咱俩同时当的秘书，你都升到正局了，贾朝轩还不放我走，没办法，给他当秘书的当天，他跟我谈话时就说了，‘给我当秘书没有五年以上的时间别想离开我’，说起来很可悲，我把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都浪费在贾朝轩身上了，如果他能像李为民那样做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好官，我也值，可是如今这种结局，我实在接受不了，辞职是我最好的选择。”

“怀远，其实我也重新反省了我自己，过去我在官场上有野心，如今只想干点实事，干点有意义的事，干点让老百姓叫好的事！”

“谈何容易，你如果是个区长、县长还可以，可你是个驻京办主任，这地方政坛不政坛，国企不国企，和当今的文坛一样，是个准官场，干的都是迎来送往、跑‘部’‘钱’进的事，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你要真想干实事，想办法运作一下，回东州干个区长、县长什么的，以你的能力，准能干出个样来。”

“可我身上还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呢，哪还有当什么区长、县长的奢望，组织上能重新起用我干这驻京办主任我就谢天谢地了。怀远，我的一个好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但是没什么名气，许多出版社都拒绝出版，你给我推荐推荐，作者很有才气的。”

“能通，怕不是普通朋友吧！”顾怀远诡谲地问。

“只能说是红颜知己，没什么的。”

“真的？”

“真的！”

顾怀远微笑着接过书稿，“谁不知道你丁能通是个情种，千万别再因为女人摔跟头了！”顾怀远善意地提醒道。

“放心吧，怀远，完全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好，我才找你帮忙的。”丁能通辩解道。

顾怀远认真地翻着书稿半晌没说话，突然一拍大腿说：“好，果然很有才气，能通，我会全力促成这本书出版的。”

两个人又闲扯了一些官场上的旧事，都喝得有七八分醉意才散。

送顾怀远回到房间，丁能通想回房间冲个澡醒醒酒，薪泽银油头粉面、西装革履地走了过来。

“能通兄，让我好找，丽娜说你陪客人吃饭，我找到餐厅，服务员说送客人回房间了，我又赶紧上来，终于找到你了。”

“泽银，你不是回加拿大了吗？什么时候回来??”丁能通醉眼蒙眬地问。

“是啊，刚刚回来，总部希望夏市长近期能出访加拿大，能通，你老兄得帮帮忙啊！”

“泽银，东州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现在上地铁不是时候啊！”

“洪书记、夏市长不是特别希望能有外商到东州投资吗？我们加拿大布朗公司是世界三大地铁公司之一，实力雄厚，此时夏市长出访加拿大招商，绝对有带动示范作用，能通，夏市长很欣赏你，你去给游说游说，一定能成。”

“好吧，我会尽力的。”

“就是嘛，你也好借机会去加拿大看看你老婆和孩子，自从你老婆孩子去加拿大后，你还没去过呢，再不去，你老婆怕是要红杏出墙了。”

“这话怎么讲？”

“开玩笑呢，衣雪不是那种人，就这样，能通，拜托了！”

薪泽银说完匆匆走了。

丁能通懵懵懂懂地站着，越想薪泽银的话越不是滋味，情不自禁地拨通了衣雪在加拿大家里的电话。

此时加拿大正是早晨，衣雪刚起床，正给孩子做早餐，她没想到是丁能通打来的电话，张口便问："约翰，这么早就打电话，又想我了？"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他没敢开口，连忙关了机，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薪泽银的话怕不是空穴来风，万一衣雪出轨了，自己该怎么办？丁能通不敢深想，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看来自己真该去一趟加拿大了。丁能通决心务必促成夏闻天出访加拿大，到时候给衣雪搞个突然袭击，一看便知。

想到这儿，丁能通心中涌起无限悲哀，和衣雪结婚快十年了，自己始终为事业不停地奔波，给肖鸿林当秘书时，每天晚上不到半夜十二点回不了家，当上了驻京办主任后更是夫妻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孩子这么小，衣雪就闹着给孩子办留学，结果不忍心让孩子吃苦，自己辞了东州电视台编导的工作也去了加拿大。这回离得更远了，这么多年苦了衣雪了，自己这个丈夫尽的责任太少了，即使衣雪真的出轨了，责任也在自己，然而，丁能通还是不敢接受这样的猜测。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是十年的夫妻呢！想着想着，丁能通慨然长叹，酒往上涌，刚才喝的吃的一口喷在地上。

20 妥协(1)

上次市政府常务会上，林大可建议夏闻天在什么产业立市的问题上适当向洪文山让让步，这样有利于党政一把手的团结，夏闻天也觉得老这么顶着干不是一回事，其实，他骨子里并不反对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只是由于洪文山急于让东州经济走出低谷，对房地产的发展过于放任，致使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遍地开花，以至于继花博园周边房地产遍地开花之后，又蔓延至草河口风景区，整顿东州房地产市场迫在眉睫。

因此，在市建委拿出整顿方案后，夏闻天和林大可决定找洪文山沟通一次，之所以让林大可陪同，是因为夏闻天担心一旦与洪文山争执起来，林大可可以打打圆场。

早晨，夏闻天和林大可走到洪文山门前时，张小泉突然开门出来，他惊异地问："夏市长，林市长，真巧，何市长也来了，正和洪书记谈话呢。"

林大可听说何振东背着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一大早就来找市委书记很不满意，心里想着，嘴里便脱口而出："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绕着我们找书记汇报？"

夏闻天连忙制止，"大可，既然振东同志也在，城建工作由他主管，我们就会同振东一起谈吧。"

张小泉刚要去通报，林大可二话没说就推门闯了进去，"洪书记，欢不欢迎我们两位不速之客呀？"

"噢，闻天、大可，你们不是不速之客，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振东，还是你老兄诡道啊！知道到洪书记这儿吃小灶！"林大可揶揄道。

"大可，这你就误会了，不是振东找我吃小灶，是我请振东来给我吃小灶的。"洪文山连忙解释道。

“闻天、大可，文山同志找我是想了解一下上次常务会咱们讨论要建国际会展中心的事。”何振东尴尬地笑着解释道。

“是啊，我看了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我发现你夏闻天对房地产也感兴趣了！”洪文山话里有几分得意。

“文山同志，这段时间我对你的房地产立市的提法进行了反思，我觉得东州市目前先行启动房地产业确实有优势，但是必须规范发展，要按规划，决不能饥不择食，遍地开花。更不能把房地产市场当作大赌场。花博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应该立即叫停，草河口风景区周边刚刚启动的一些项目必须马上制止，坚决拆除。老洪，东州的房地产发展再不加强用地的规划管理，来者不拒，必然引起无序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表面看上去红红火火，其实，酝酿的风险必将是你我始料不及的。”

“闻天，我的意思是先让财政的口袋鼓起来再说，如果不违点规，怕是你这个市长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洪文山固执地说。

“洪书记，夏市长，我劝你们两位领导各让一步，洪书记的房地产立市的初衷是好的，夏市长要规范科学地发展也是对的，我个人的意见是既同意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又主张科学健康地发展。你的意见呢？振东？”林大可直率地说。

“我是执行者，市委市政府怎么定，我就怎么执行。”何振东圆滑地说。

“屁话，你自己就没个态度？”林大可质问道。

“这就是我的态度。”何振东狡辩道。

“老洪，市建委这个报告搞得不错，我给你带来一份，我的意见是所有房地产项目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审批用地，要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开发的总量控制，建立健全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指标管理体系，必须严格执行房地产开发用地年度计划指标，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存量建设

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必须纳入计划管理，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开发企业要严厉查处。”

夏闻天说完看着洪文山，洪文山自己先点了一支烟，沉思良久，他觉得自己也该让一步了，这个年轻的专家型市长够给自己面子了，要是与其他人比，如当年的腐败市长肖鸿林，早就把工作矛盾转化成个人恩怨了，反正房地产立市的观念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夏闻天不让步也不行了，规范一下也好，不然矛盾闹大了，让林白和赵长征知道，很可能转化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当初在用自己和夏闻天的问题上，林白和赵长征的意见是相左的，是林白同志力排众议向中组部建议由自己来担任市委书记，自己这个当班长的绝不能和闻天同志搞得太僵。

想到这儿，洪文山和蔼地说：“闻天，既然我们对房地产立市都没有异议了，怎么发展就是你市长的事了，我的意见是草河口周边的房地产项目坚决叫停拆除，花博园的项目不再审批了，就维持目前的规模，我现在感兴趣的是国际会展中心能不能上，怎么上，前几天，成高找过我，说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有意在东州搞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只是选址太苛刻了?我让振东同志接触了一下水敬洪，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人家不答应，别的地方人家不感兴趣。”

“老洪，到底人家看中咱们哪块风水宝地了？”林大可瓮声瓮气地问。

“药王庙社区。”何振东插嘴道

“绝对不行！”夏闻天毫不犹豫地说，“药王庙社区有三四千户居民，几十家企业，那里最久的楼房也不过十来年，拆了不仅浪费不说，补偿太高，一旦补偿不到位，三四千居民集体上访，搞不好会惊动中央，老洪，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城市非公益性的项目大拆大建，盖什么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真要上马，老百姓要骂娘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到嘴的肥肉给吐出去呀，我看这么办，闻天，你想办法直接见一见黄瀚晨，看看能不能说服这位东南亚一带著名的

房地产巨头不搞什么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而是搞成带有公益性质的国际会展中心，这要比搞什么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对东州的发展更有利。”

“老洪，这倒是个好主意，就怕黄瀚晨不愿意呀！”夏闻天为难地说。

“闻天，事在人为嘛，黄瀚晨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家，我相信凭你的智慧一定能说服他。”

洪文山说完，众人哈哈大笑。

在丁能通的授意下，市驻京办转变职能调研小组组长胡占发和副组长荣国库主动去香港驻京办取经，获益匪浅，三个人正在丁能通的办公室研究调研报告时，副主任杨善水兴冲冲地推门进来了。

“能通，有一个好消息，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先生要到北京来了。”

“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丁能通眼睛一亮兴奋地问。

“是港方总经理朱明丽告诉我的，你不是说夏市长想见黄瀚晨吗？没想到他们不请自到啊！”

“哪天到？”

“后天。”

20 妥协(2)

“太好了，善水，你赶紧和朱明丽商量接待工作，我向夏市长汇报，请夏市长赶紧进京。”

杨善水兴冲冲地走了，丁能通接着说：“占发，国库，就按咱们商量的方案定，你们多走几家驻京办，不光走省市一级的，县一级的驻京办也要走到，省厅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驻京办都要走到，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出个像样的调查报告给夏市长。”

两个人答应着走了，丁能通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拨通了夏闻天的手机。

夏闻天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后，立即与洪文山进行了电话沟通。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闻天，有人说黄瀚晨是头仁慈的狮子，千万别被他的仁慈麻痹了，不管多么慈善，前提他还是一头狮子。”洪文山风趣地说。

“老洪，环顾亚洲甚至全球，只有少数企业家能够从艰困的童年克服种种挑战而成功建立一个业务多元化及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庞大商业王国，涉及的产业从房地产、通讯、能源、码头到化妆品直销店，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财富早就不是生活的目标了，他有一句名言：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我有信心说服他。”夏闻天自信地说。

“光有信心不行，要动点脑筋，讲点韬略，香港黄河集团不是慈善机构，不要怕人家赚钱，要让人家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吸引外商。”洪文山魄力十足地说。

“老洪，也要考虑让对方把钱赚得合理合法，并在我们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夏闻天考虑问题一直比洪文山谨慎。

“总之，就是要让对方感到，咱们不怕人家赚钱，闻天，你智商比我高，应该懂得这张牌的政治意义比经济意义要大得多，黄瀚晨肯在东州投资，就相当于一颗原子弹，会辐射到美国、欧洲去。”洪文山有些激动地说。

夏闻天放下电话，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上任东州市市长以来，没白没黑地干，却始终放不开手脚，与洪文山的关系始终紧张得一触即发，终于以自己的让步得到了缓和，接下来是这本经怎么念，仍然是重大考验。

东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盛京古城，是一个值得睿智的头脑充分研究的深奥话题。在这里，尽管宫廷管弦化作了里巷谣曲，旧时堂燕飞入了百姓宅檐，那些雍容的步态和傲岸的眼神，却在市井勾栏之间镌刻着几许永远的得意。

历史进入了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远去的辉煌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攀缘未来的云梯，附庸于旧体制上的车轮，更无法变成腾飞的翅膀。

“肖贾大案”的阴霾让东州的脚步不再从容，这些年东州的楼高了，天蓝了，草绿了，大气中的工业粉尘减少了，而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在滑坡，大量的下岗工人使工业区变成了度假村，车间里的上岗工人在逐渐减少，而马路上的无照商贩却与日俱增，东州在全国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各项指标排位渐次后移，街头巷尾的言谈话语里平添了几许忧虑与惶惑。

冰天雪地不曾征服东州，天灾饥荒不曾征服东州，外族侵略不曾征服东州，连年兵燹不曾征服东州，眼下的困难就能征服东州吗?

东州作为一座具有丰富经济文化背景的城市，在完成自身的历史蜕变，并谋求与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全部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经济失重状态，是由不可避免的历史反弹和全国经济整合运动所决定的，并不是“肖贾大案”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夏闻天与洪文山的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州经济失重状态是中国经济结构、体制和机制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动态的大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调整中，东州作为老工业基地自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沉重的代价。

调整一座失重的城市，必然抓住最关键的支点，要使东州腾飞，必须为它插上强劲的翅膀，在历史的漫漫进程中，某些人的思考和作为可能会随着时间长河悄然流逝，也可能成为历史最光彩的记载。

决策的重要性就在于一计兴帮或一言丧帮，正因为如此，夏闻天觉得自己这个八百万人口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决策者肩上担的是历史的责任，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每走一步都有如履薄冰之感，忐忑不安的心绪郁积在胸，拂之不去……

21 卧虎

夏闻天与林娟娟、郑卫国是同乘一架飞机到的北京，林娟娟从房成高嘴里得知夏闻天要进京说服黄瀚晨将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改成国际会展中心的消息后，连夜找郑卫国商议对策，林娟娟骨子里还是放不下与香港黄河集团合资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的梦，但是她也清楚，洪文山与夏闻天定了要搞国际会展中心，改是改不了了，只有一个办法，赶在夏闻天见黄瀚晨之前说服黄瀚晨坚持搞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

自从与袁锡藩离婚后，林娟娟就搬出了市长大院，住进了黑水河畔水岸花都的一幢高级别墅，这里是东州市富人居住区。

郑卫国走进这幢别墅时，林娟娟正穿着一袭粉红色的睡裙，手里端着一杯法国红酒，透过落地玻璃窗眺望着黑水河的夜色沉思。

“娟娟，想什么呢？”郑卫国试探地问。

“卫国，桌上有红酒自己倒吧，我望着黑水河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

“什么话？”

郑卫国给自己倒了杯法国红酒，走到林娟娟身边。

“逝者如斯夫！卫国，当年是你牵线搭桥把我从陈富忠的情人变成了袁锡藩的夫人的，这两个人一个执行了死刑，一个判了无期，我也从当年淳朴天真的女大学生变成了东州第一富婆，人生真是无常啊！”

郑卫国心里清楚，林娟娟最爱的是他郑卫国，不是什么陈富忠、袁锡藩，更不是房成高，但是郑卫国更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

受肖鸿林牵连，郑卫国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虽然林娟娟一往情深地聘他当了林氏集团的总经理，但是大有寄人篱下之感。

郑卫国之所以答应林娟娟出任林氏集团的总经理，无非是想借助林娟娟的财富，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同时，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对洪文山报复。

洪文山一手查办了“肖贾大案”，借助“肖贾大案”荣升东州市市委书记，害得自己大好前程毁于一旦，郑卫国怀恨在心，他要报仇，要把洪文山搞臭，让他身败名裂！怎么搞？郑卫国想到了林娟娟与房成高的暧昧关系，你房成高算个什么东西？如果肖鸿林不倒台，市社保局局长的位置就是我郑卫国的，你房成高不是好色吗？好，我郑卫国就利用你的软肋，把你干倒，再通过你让洪文山遗臭万年！你洪文山不是廉洁吗？是人就有软肋，我郑卫国一不用钱，二不用色，三不用权，我就利用你对经济狗屁不懂，瞎插手，瞎指挥，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娟娟，这么晚让我来，不会是让我陪你抒情的吧？”

“瞧你，每次和我单独在一起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你当市长秘书时的亚洲雄风都哪儿去了？”林娟娟娇嗔道。

“娟娟，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会展业与酒店业的关系！”郑卫国连忙转到正题上。

“你的意思是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一起做？”林娟娟抿了一口红酒，高脚玻璃杯沿儿上留下玫瑰色的唇印。

“娟娟，会展业与酒店业一体化可以在相互协调中实现良性互动发展，会展活动中参展商、观展人员、管理者、媒体相关人员等都可能成为酒店主要客源，他们因为会展这一目的聚集在东州，并在酒店运用广告、新闻、互联网等媒介的营销推广成为酒店主要客源，进而在酒店完成住宿、餐饮、娱乐等消费单元，为酒店带来效益。甚至在酒店协助下，完成购物、游览等相关旅游行为，从而推动酒店与会展客人关系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酒店提供优质服务必然在客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回头客的增加，同时，随着会展美誉度和知名度的增加，离不开酒店业的规模优势，如果药王庙社区变成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酒店业很快会形成规模优势。但是这种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支持啊。”郑卫国侃侃而谈。

“卫国，你说得很有道理，如果酒店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做，我们占35%，资金缺口太大了，你知道林氏集团实际上就是北都集团，陈富忠黑老大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消除，银行给我们贷款很谨慎，到哪儿贷这十几个亿去？”林娟娟娇眉紧锁地问。

“娟娟，我给你想了一条康庄大道，就看你会不会用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一计了！”郑卫国诡谲地说。

“第三十一计是什么计？”林娟娟不解地问。

“美人计！”

“什么意思？”林娟娟疑惑地问。

“房成高管着几十亿的社保基金，闲着也是闲着，让他给我们贷十个亿，问题不就解决了嘛。”郑卫国居心叵测地说。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不过社保基金可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万一赔了还不上怎么办？”林娟娟担心地问。

“宝贝儿，这么好的项目，又有香港黄河集团这么有实力的财团支撑，怎么可能赔呢！”

“卫国，东州经济太不景气了，在这儿办会展谁来呀？”

“娟娟，东州经济不景气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出现曙光。或许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大项目启动之时，就是东州经济腾飞之日。”

林娟娟被郑卫国说得跃跃欲试，她从心里敬佩郑卫国，郑卫国的年龄与林娟娟相仿，至今还是孤身一人，林娟娟非常想倾心相爱，怎奈自己是靠男人吃饭的，为了勾住房成高这条大鱼，林娟娟不得不献出诱人的肉体。

林娟娟知道郑卫国是不可能娶她的，但是林娟娟又不甘心，在林娟娟心里，房成高是狼，而且是色狼，郑卫国是虎，一直卧着的虎，当然虎比狼有魅力，林娟娟很得意自己有能力与虎狼打交道，却忘了自己不是猎人，只是只站在虎背狼腰上的兔子。

22 老谋深算(1)

飞机没有靠廊桥，而是停在了停机坪上，驻京办的奔驰轿车已经停在了飞机底下，林娟娟和郑卫国都从舷窗看到了丁能通，他们坐在头等舱内一直没敢动，因为坐在普通舱里的夏闻天还没有下飞机，等夏闻天从头等舱排着队走下舷梯时，林娟娟和郑卫国才起身，直到夏闻天钻进奔驰车内，两个人才走出机舱。

这是自“肖贾大案”后，郑卫国第一次见到丁能通，物是人非，曾经多少次，郑卫国陪着肖鸿林走下舷梯，丁能通也是这样接肖鸿林。

郑卫国暗自为丁能通庆幸，保住了驻京办主任的位置，只要保住位置，将来就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让洪文山身败名裂，毕竟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想到这儿，一股暖流涌上郑卫国心头，他险些流出眼泪来。

“卫国，是不是想见见丁能通？”林娟娟似乎看出了郑卫国的心思，温柔地问。

“没有必要，我跟他现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郑卫国口是心非地说。

“卫国，亏你还是搞政治的出身，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常说的统一战线理论，我们要想把事业做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所用！你和丁能通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是同门师兄弟，应该找机会和他叙叙旧情。驻京办是个信息源，袁锡藩当年就特别重视驻京办这个桥头堡，正因为如此，才培养了钱学礼这个驻京办副主任，没想到老钱不争气，搞得袁锡藩也跟着栽了进去，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啊！”

“娟娟，你也太小看丁能通了，丁能通从来都不是钱学礼，当初连肖老板都看走了眼，你我加在一起也未必能玩过他，别忘了，他可是驻京办主任，在这个位置能坐得住的人，不是狐狸也会变成狐狸的，”郑卫国阴阳怪气地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夏闻天见黄瀚晨之前，说服黄老爷子接受我们的方案。”

“我们同时到达北京，看样子夏闻天会直接去见黄瀚晨，怎么阻止他？”林娟娟焦急地问。

“你给水敬洪打个电话，让他拖住夏闻天，给我们见黄老爷子的时间。”

就在林娟娟和郑卫国商量之际，夏闻天坐的奔驰车已经驶出首都机场，奔驰在首都机场高速路上。

“夏市长，”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估计会有人和你同机飞了过来，都想见黄瀚晨先生。”

“能通，都说你比鬼还精，你说说是谁和我同机飞过来的呢？”夏闻天好奇地问。

“林氏集团的林娟娟和郑卫国。”

“怎见得？”

“拆迁药王庙社区的主意一定是郑卫国想出来的，说服了林娟娟，林娟娟又说服了水敬洪，水敬洪对东州是有感情的，黄先生之所以敢把目光投向东州，与水敬洪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能通，这么说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也是郑卫国的主意？”

“一定是他，我们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我太了解他了。夏市长，别小看林娟娟的能量，如果这个女人赶在咱们前头见黄瀚晨，你再见黄老爷子会很被动。”

“能通，他们想干什么？”

夏闻天毕竟是个学者型的市长，根本没有想到其中的厉害。

“夏市长，香港黄河集团与林氏集团合资开发药王庙社区，要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你劝人家改成国际会展中心，很显然影响了林娟娟的利益，她能不阻止你见黄瀚晨吗？”

丁能通这么一说，夏闻天也回过味来了，他有些焦急地问：“能通，你说该怎么办？”

“夏市长，幸好黄先生明天到北京，我们还有时间，我给北京花园总经理朱明丽打个电话，让他想办法劝黄先生住在北京花园，我已经

让他们准备好了总统套，明天黄先生到京后，我想办法让您到廊桥上去接他，林娟娟和郑卫国进不了首都机场的廊桥，让他们见不着黄老爷子，半路我们就截走了。”丁能通狡猾地说。

“好，能通，看来我让你重返驻京办没有走眼，就按你说的办。”

正说着，夏闻天的秘书龙小波的手机响了，龙小波接后，用手捂着手机小声地说：“夏市长，是水敬洪的电话。”

夏闻天警觉地看了一眼丁能通，意思是说：“好你个丁能通，果然让你说着了。”

22 老谋深算(2)

“夏市长，”水敬洪在电话里抱歉地说，“黄先生明天到京后，原定上午十点在北京黄河大饭店的见面要取消，香港驻京办有个重要活动请黄先生参加，能不能把上午的见面改在晚上？”

“水总，我们昨天不是定好了吗？我只要半个小时，不会耽误黄先生在香港驻京办的活动。”

“夏市长，时间太紧了，晚上时间从容一些。”水敬洪拉着长脸说。

“好吧。”夏闻天无奈地挂断电话。

“夏市长，一定是林娟娟一下飞机就与水敬洪通了电话，让他阻止你见黄先生，香港驻京办到底有没有邀请黄先生参加活动，我打个电话一问便知。”

丁能通说完，给胡占发打了个电话，让他了解一下香港驻京办明天上午有没有什么重要活动，不一会儿，胡占发打来电话说，香港驻京办明天上午根本没有重要活动，丁能通心里有了底。

“夏市长，你放心，明天咱们按原计划行动，林娟娟和郑卫国不会得逞的。”

丁能通低估了林娟娟和郑卫国的智商，其实他们一住进北京黄河大酒店就草拟了会展和酒店一体化的方案，通过传真传到了水敬洪的手里，此时，黄瀚晨正拿着这份传真站在自己办公室的半圆形的落地窗前，眺望着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沉思。

办公室四面墙的两面分别挂着毕加索和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的作品挂在办公桌的对面，书写着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还有一面墙上是平面液晶显示屏，它可以用来开电话会议，也可以用作电脑的显示屏。靠墙的立柜上，摆放着一个木雕的账房先生，两手间是一个玉制的算盘。

“敬洪啊，东州的经济滑到了谷底，我们现在投资东州就相当于炒股时在熊市上操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说，相当于股市的牛市，中国经济现在是牛气冲天，东州只相当于大牛市中的一支暂时摔到谷底的股票，‘肖贾大案’的余波过去后，东州这支股票很快就会看涨，我们这时候进入是成本最小的时候。夏闻天要见我怎么说都是利好，至于在药王庙社区搞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还是搞国际会展中心，或者是会展与酒店一起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河集团投资东州这个装备制造业基地，会在香港股市上一石激起千重浪，会为我们的股票徒然增加许多凝聚力，这是我最看中的。”

“黄先生的意思是同意林娟娟的方案，可以酒店与会展中心一起搞，那夏闻天不同意怎么办？”水敬洪担心地问。

“敬洪啊，在大陆投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林氏集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也不要伤了和气。夏闻天来说服我们，我们将计就计，也说服他们，兵家之道，一张一弛，商家之道进退自如。在商界，进则取利，退则聚力；进必成，退亦得，有时退让更能海阔天空。明天先听听夏闻天的意思再说。”

“我已经给夏闻天打了电话，原计划明天上午十点钟见面推迟到了晚上，我们和林氏集团毕竟是合作伙伴，总得先听听林娟娟的意思才好一致对外呀！”

“让年轻有为的夏市长着着急也好，线放得越长，鱼钓得才越大呀！”

黄瀚晨说完取出一支雪茄，水敬洪赶紧掏出打火机。

23 谈判(1)

第二天早晨，林娟娟和郑卫国早早地就来到首都机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还有比他们来得更早的，而且已经在廊桥上了。

黄瀚晨并未见过夏闻天，水敬洪虽然认识夏闻天，但并未直接打过交道。当黄瀚晨走出机舱时，丁能通赶紧迎上去介绍，因为丁能通在谈北京花园时，和贾朝轩一起去香港见过黄瀚晨。

“黄先生，这位是东州市市长夏闻天，特意从东州飞到北京来见您的！”

夏闻天不乏儒雅风度，文质彬彬地走上前说：“黄先生，我知道您此次进京行程安排得很紧，我只耽误您半个小时，我在机场安排好了贵宾室。”

水敬洪拦上去说：“夏市长，咱们昨天电话里不是沟通好了吗？黄先生中午有重要活动。”

这时，北京花园总经理朱明丽迎上来：“黄先生，明明我们和夏市长约好了今天上午十点，是我们先违约的，这才推迟到了晚上。”

“明丽，”水敬洪拉着脸问，“上午和晚上有区别吗？”

黄瀚晨一挥手说：“既然夏市长百忙之中拨冗要见老朽，那就请吧！”

黄瀚晨一口应下，是不想看到水敬洪和朱明丽打嘴仗，一个是黄河集团总经理，一个给自己当过多年的秘书，手心手背都是肉，别让外人看笑话。

本来黄瀚晨这次到北京，是想看看在北京投资的项目进展情况，见夏闻天原本就是在计划之中的，既然他接到飞机舱口了，可见诚意颇深。

黄瀚晨母亲早年在清江大学宗教系读过书，老母亲虽然九十六七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念念不忘在清江读书的岁月，丁能通当年为了能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经营北京花园，对黄瀚晨的身世做过详细的了

解，这次夏闻天进京前，丁能通出了一个金点子，让夏闻天为黄瀚晨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大家在贵宾室就座后，黄瀚晨先给夏闻天一个下马威："夏市长，既然我们见面了，我得先向你告状啊！"

夏闻天心里一紧，他没想到，黄瀚晨还会向他告状。

"黄先生，您尽管讲，只要是东州的事，一切好商量。"夏闻天谦和地说。

"夏市长，我知道你这次进京见我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香港黄河集团在东州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去投资，以香港黄河集团在东南亚一带甚至全球的影响，只要我们去投资，一定会起到示范效应，这样东州经济就可以借船出海了，可是我本人原本不太希望在东州投资的，原因不是因为什么'肖贾大案'的影响，'肖贾'二人虽然是贪官，但并未影响东州的投资环境，现在贪官倒了，投资环境反倒变坏了，我百思不得其解。"黄瀚晨开口就给夏闻天一个尴尬。

夏闻天听得莫名其妙："黄先生，东州投资环境坏在哪儿了呢？"

"我们香港黄河集团在东州的投资不多，一个是与原来的北都集团合作开发的五星级酒店北都大饭店，这也是我们在东州投得最多的一个项目，再就是在皇县投资的钼矿，现在我们已经将钼矿卖掉了，夏市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卖掉了吗？"

"为什么？"夏闻天不解地问。

"因为皇县县委县政府逼着我们卖给了罗氏公司，听说这个公司的后台很硬！"黄瀚晨的女助理插嘴说。

"夏市长，俗话说得好，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呀，我们只好卖掉了钼矿，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香港黄河集团是担心受'肖贾大案'牵连才撤资的，所以是不是在东州继续投资，我一直顾虑重重啊！"

夏闻天听罢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看来皇县出了问题了，不仅仅是小钼矿遍地开花管理混乱的问题，能把香港黄河集团挤对走，怕是有权力从中作梗，莫非皇县也像全国其它采矿区一样出现了官商

勾结？这个问题紧紧锁住了夏闻天的眉头，但眼下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夏闻天舒展眉头微笑着说："黄先生，实在对不起，我上任不久，情况还不太清楚，这件事我会认真处理的。丁主任，这个罗氏集团的老板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的能量？"

丁能通听罢心里一阵发虚，前些日子去皇县，小梅说，是水敬洪主动要转让钼矿，找到了张铁男，张铁男出面找到小梅，她才出面会同几个大股东买下了香港黄河集团的钼矿，如今看来，罗氏钼矿背后大有文章啊！

当年林大可任县长时，罗小梅是皇县驻京办主任，为了能让香港黄河集团到皇县投资，罗小梅费尽心机，亲自游说自己和贾朝轩说服水敬洪去皇县考察，就在那次考察，丁能通拜倒在罗小梅的石榴裙下，想不到罗小梅当初招商引资开发的钼矿，如今成了她自己的，这其中一定奥妙无穷。想起自己前些日子在皇县遇到的盗矿矿难，丁能通更加为这个心爱?女人捏了把汗。

"夏市长，好像姓罗。"丁能通诡谲地回答。

夏闻天听罢鼻子差点气歪，心想，罗氏集团的老板当然姓罗了，怎奈家丑不可外扬，夏闻天不想过多纠缠这个问题。

水敬洪在旁边冷哼了一声，水敬洪最清楚丁能通与罗小梅的关系，怎奈当着黄瀚晨的面不好发作。

黄瀚晨并不想把事情搞僵，不过是想给夏闻天来个下马威，好让自己回旋的余地大一些，其实那个钼矿虽然卖给了罗小梅，但并没有什么损失。

"夏市长，关于您此行的目的我已经清楚了，早年我的母亲在清江大学读过书，造福东州也是老母亲的宿愿。我对国际会展中心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只是我们更看好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的领袖效应，这不仅是个赚钱的项目，而且对黄河实业的股票有利，夏市长，能不能把两个项目捏在一起搞，会展和酒店业本来就是互相促进的。"

这是夏闻天没有想到的，因为，此次进京的目的是想说服黄瀚晨放弃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只搞国际会展中心，如果两个项目都搞对拉动东州经济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动迁的老百姓太多，补偿不到位，就会引发群访，几千户老百姓要是闹起来，不仅省里会问责，甚至会惊动中央。

“黄先生，我作为东州市市长，欢迎香港黄河集团到东州大展宏图，只是给老百姓的补偿一定要到位，因为东州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惠及老百姓，我不希望市民在动迁补偿的问题上受到委屈。”夏闻天把丑话说在了前头。

“夏市长，我不喜欢中国的范蠡，我更喜欢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家与商人，范蠡不断地改变自己以迁就社会，他先是逃离了政治，在积累大笔财富后，又将财富赠给邻居，以减轻可能招致的嫉妒，但是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他修建图书馆，为年轻人写箴言，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范蠡通过不断自我退隐，或许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追求，但是富兰克林却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在参与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他也获取了自身的意义。”

“黄先生，我听懂了您的意思，非常敬佩您有富兰克林的胸怀！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黄先生一定会喜欢的。”

23 谈判(2)

这时，龙小波捧上来一个精致的档案夹，夏闻天接过档案夹，亲手递给黄瀚晨，黄瀚晨打开一看，眼圈顿时红了，原来这是黄先生的母亲早年在清江大学读书时期档案的影印件，其中包括老人家在宗教系就读的档案、高中推荐信、入学登记表、成绩单等，大多是她亲笔写的字。

这份特殊的礼物对黄瀚晨来说太珍贵了，他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

夏闻天第一次领教了丁能通的诡谲，如果让水敬洪牵着鼻子走，事情办得不会这么顺利。

奔驰车疾驶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夏闻天的情绪非常好，丁能通觉得游说夏市长去加拿大考察的时机到了，便一边开车一边问："夏市长，东州地铁工程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肖鸿林在任时就有眉目了，后来他腐败掉了，事情就搁浅了，地铁是全世界特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必然手段，中心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地铁经济时代，东州的地铁迟早要上。"夏闻天坚定地说。

"夏市长，加拿大布朗公司一直对参与东州的地铁建设感兴趣，他们中国区总经理也就是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的弟弟薪泽银，一直想邀请您去加拿大布朗公司考察访问，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丁能通慎重地问。

"能通，你的意思呢？"夏闻天反问道。

"加拿大布朗公司在全球地铁公司中排名前三位，像这样有实力的公司，别的城市求之不得呢，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何况他们对东州的地铁建设已经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我们报给国家发改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就是布朗公司提供的。"

"能通，我听说你老婆孩子在加拿大，是不是想老婆了？"夏闻天一语道破，说得丁能通脸通红。

“夏市长，我可是出于公心，没有半点私念。”

夏闻天听罢哈哈大笑。

第二天丁能通陪夏闻天跑了几个部委后，下午去中央党校看望了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傍晚，夏闻天乘飞机赶回了东州。

丁能通送走夏闻天走出首都机场候机大厅，想起了郑卫国，他从朱明丽那儿得知，这两天林娟娟和郑卫国一起陪着黄瀚晨。

丁能通觉得既然知道郑卫国到北京了，自己当大师兄的就应该主动请小师弟吃个饭，叙叙旧，毕竟自己处境比郑卫国要好，以郑卫国的智商，他一定会想到自己已经知道他到北京了。之所以不与自己联系，想必对自己有想法。

想到这儿，丁能通拨通了郑卫国的手机，郑卫国接到丁能通的电话有些惊讶，因为自从自己被双开后，过去围着自己前呼后拥的人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若不是林娟娟不嫌弃自己，聘为总经理，恐怕自己还为生计发愁呢。丁能通有今天的结局真是万幸，他敢主动与自己联系，说明丁能通是个有情有义有胆量的人，并没有一切以乌纱帽为中心，郑卫国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很痛快地答应了。

郑卫国很长时间没来北京花园了，当他踏进北京花园时，他百感交集。丁能通在鹿鸣春餐厅订了一个小包房，点了四个清淡小菜，一瓶北京二锅头，两个人一杯酒下肚，郑卫国眼泪就涌了出来。

“通哥，人生真是命运无常啊，我在政治上一直踌躇满志，想不到今天却寄人篱下混饭吃了！”

“卫国，凡事往开里想，或许你经过这场劫难，能变成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人生都是祸福相伴的。”丁能通安慰道。

“通哥，难道你心中对洪文山就一点恨也没有？肖市长怎么说都是他害死的！”郑卫国咬牙切齿地说。

“卫国，话不能这么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洪书记是依照党纪国法办案，怎么说是人家害死的呢？”丁能通反驳道。

“通哥，你变了，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也难怪，你虽然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头衔被拿掉了，但毕竟还是驻京办主任，我听说洪文山一直主张拿下你，是夏市长力保，你才重新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像洪文山这种党棍，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郑卫国恶狠狠地说。

“卫国，你可千万别做傻事，我看你的情绪不对头！”丁能通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提醒道。

“通哥，你放心，我不会做蠢事的，即使做了什么，也不会连累你的！”郑卫国冷笑着说。

“卫国，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你心里似乎没藏什么好主意。我听说林娟娟对你挺有意思，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通哥，你觉得我和林娟娟合适吗？”

“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定，反正哥希望你早点成个家。卫国，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想问问你，林氏集团与香港黄河集团合资开发药王庙社区，林娟娟?多少股份？”

“通哥，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怀疑林娟娟的实力，她拿什么和黄瀚晨合资？”

“通哥，我们肯定要贷一部分款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香港黄河集团那么有实力，完全可以独立开发药王庙社区，干吗要与你们合资呢？”

“通哥，黄瀚晨是个商人，他也希望利润独享，但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他从皇县钼矿被地头蛇强买事件中总结出一条在大陆投资的经验，强龙与地头蛇合作利益共享是最安全的。”

“他们不怕你们资金不足，拖了项目的后腿？”

“通哥，谁说我们资金不足，我们不仅资金足，而且是东州招商引资的功臣，别忘了没有北都大饭店项目牵着香港黄河集团，人家怎么可能关注东州这个烂摊子？”

“你错了，卫国，黄瀚晨是香港著名企业家，一向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是把东州作为中国这个大股市上的一支暂时走低的股票，趁着

中国经济牛气冲天来操底的。”

“通哥，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兄弟，我希望你在政治上一路走好，当上东州市市长才好呢，到时候兄弟我好跟着哥哥沾光。我这一辈子只能靠挣钱实现自身价值了，用钱时千万别乱伸手，弟弟就是你的财政部长！”

郑卫国语气很动情，丁能通哈哈大笑：“兄弟，你也太小看哥哥了，你知道我从来不把钱看得太重，否则，我就闯不过‘肖贾大案’这一关。卫国，你在同龄人中也算经过风雨了，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钱多得花不完，又有什么意义？我劝你向黄瀚晨先生多学学，他既有佛家的慈悲心，又有儒家兼济天下的热忱，兄弟，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呀！”

郑卫国听了丁能通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揶揄道：“通哥，你还能升！”

24 四菜一汤(1)

石存山终于弄清楚了从黑河上游漂下来的浮尸的身份，尸检报告出来后，在皇县公安局的配合下，查实死者名叫魏小六，是皇县天沟乡农民，曾经在钼矿上打过工，而且是个盗矿贼。

石存山亲自与皇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通了电话，黄跃文分析死者魏小六是盗矿头目魏国山的同伙，可能是分赃不均魏小六被杀，目前皇县公安局正在缉拿盗矿嫌疑人魏国山。

石存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觉得案情并不像黄跃文说的那么简单，因为既然是盗矿团伙，盗矿分子就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其他盗矿分子的材料皇县公安局根本拿不出来，石存山想起邓大海嘱咐自己的话越发警觉起来，一大早他就推开了邓副市长办公室的门，两个人险些撞了个满怀。

“石存山，一大早你急匆匆地来干什么？”

“邓局，你要出去呀！”石存山是市公安局唯一一个不称呼邓大海邓市长的人。

“是啊，夏市长要去皇县检查工作，让我陪同，你来得正好，一起去吧，也好看看皇县钼矿有没有猫腻儿，我总觉得上次何振东请咱们吃饭，张铁男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也难怪，钼矿的油水太大了，怕是有些人要见钱眼开了。存山，夏市长这次去皇县很低调，轻车简从，并没有通知他们，你跟着去可能会有大收获，但有一条，少说话多观察！说说魏小六的案子吧。”

邓大海一边说一边锁门，在电梯里，石存山简单地汇报了魏小六的案子。

在市政府大院停了一辆市公安局警备处的前导车，后面停着一辆中巴车，当夏闻天、邓大海、石存山以及市政府办公厅、安监局、矿产办等部门的领导上车时，副市长何振东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户前，

望着两辆车驶出市政府大院，然后轻蔑地笑了笑，他转身抄起办公桌上的电话，通知了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

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和县长牛禄山等人面临夏闻天的突然袭击阵脚并没有乱，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两个人带领王汉生、黄跃文等人在县界公路口迎候市领导。夏闻天坐在中巴车上，大老远就看见县界公路口有一排小轿车还有一堆人。

“大海，看来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夏闻天阴沉着脸说。

“闻天，我早就想到了，你就是微服私访坐牛车来，他们也会知道的。”邓大海戏谑道。

“为什么他们的神通这么大？”夏闻天警觉地问。

“闻天，你别忘了，皇县出了两位副市长，特别是何副市长对皇县干部更是爱护有加呀！”邓大海揶揄地说。

“怎么，你怀疑是振东透的信？”夏闻天追问道。

“是不是，慢慢你就知道了。”

“存山，给前导车打个电话，到了县界不停，直接去矿山。”夏闻天黑着脸说，车里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

前导车和中巴车从张铁男、牛禄山等人面前呼啸而过，让张铁男、牛禄山有些措手不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觉得很没面子，张铁男一挥手，众人都上了车，一排轿车跟了上去。

在前导车的导引下，中巴车后面一排小轿车，成了名副其实的车队。知道的是夏市长到皇县检查工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央领导来皇县视察呢！夏闻天心里憋了一肚子气。

车队停到矿山脚下时，又有一群人拉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夏闻天市长到矿山检查指导工作！”领头的正是罗氏公司董事长罗小梅。

“闻天，看来你这次突然袭击要无功而返啊！”邓大海笑道。

“大海，既来之，则安之，我倒要看看张铁男和牛禄山都有什么花花肠子。”

夏闻天说完，第一个下了中巴车，罗小梅面若桃花地迎上来。

“夏市长、邓市长，真想不到你们在百忙之中会来矿山检查指导，我代表矿山全体员工热烈欢迎！”

罗小梅热情洋溢地说完，带头鼓起掌来，人群也跟着鼓了起来。

“你是……？”夏闻天不认识罗小梅温和地问。

“夏市长，她是罗氏钼矿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小梅，皇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张铁男赶紧跑过来作介绍。

夏闻天一下子想起在北京黄瀚晨对自己说的话，看来眼前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不简单啊，难道她就是黄瀚晨说的地头蛇？夏闻天看了一眼罗小梅灿烂的笑容，怎么也与地头蛇三个字联系不上。

“罗董事长，我们到矿上看看吧。”

罗小梅头前带路，众人跟着夏闻天往山上走去。一路上矿工头戴安全帽，服装整齐地夹道鼓掌欢迎夏闻天，到处都是安全生产的宣传牌子，走到一处?口，夏闻天站住了。

“罗董事长，咱们到井下看看吧。”夏闻天平和地说。

“夏市长，井下条件有限，还是我向您汇报吧。”罗小梅阻止道。

“是啊，夏市长，井下正在生产，乌烟瘴气的，还是让罗总向您汇报吧！”牛禄山劝道。

“怎么，井下不安全？”夏闻天意味深长地问。

“安全，绝对安全，夏市长，像皇县这样从来没发生过安全事故的矿山，全国绝无仅有。”张铁男满脸堆笑地说。

“是嘛，既然很安全，张书记，牛县长，咱们一起下去慰问矿工同志们，怎么样？”

罗小梅见劝不住，只好每人发了一顶安全帽，夏闻天戴上安全帽，在罗小梅、罗虎等人的引领下，向巷道内走去。

这是一条近三千米的巷道，工作面在地下近百米处，一看就是个管理优良的井，通风良好，设备完善，灯火通明，矿工们在紧张地劳作。

“师傅们先停一下，夏市长、邓副市长来看你们了！”罗小梅高声喊道。

矿工们停下手里的活，腼腆地聚过来。

“工人师傅们，你们辛苦了，我和邓市长来看看大家，市委市政府一直惦记着你们，我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工作环境安全不安全，你们的工资能不能及时领到，矿上有没有拖欠大家的工资呀？”

“没有！”矿工们异口同声地说。

看到这种情景，邓大海和石存山互望了一眼。

“看到你们能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中作业，我很欣慰，大家知道，全国安全生产的形势很严峻，特别是矿难时有发生，那些逝去的生命和家属们悲伤的面容提醒我们，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今后我会常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有什么心里话能及时跟我说，好不好？”

夏闻天说完，一一与矿工们握手。

从井下上来时，张铁男恭维地说：“夏市长，您是东州第二个下到矿井中的市领导。”

“那第一个是谁？”

24 四菜一汤(2)

“新来的市委周书记。”

“永年同志来过皇县？”夏闻天吃惊地问。

“是，半个月前来的，轻车简从，简直就是微服私访。”

“张铁男，这回我是领教了你的神通，听你的意思，永年同志来，你也事先得到了消息？”

“夏市长，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不会搞信息的领导干部肯定搞不好工作。夏市长，您还想看看什么？”

“什么也不看了！”夏闻天心想，看也白看，你张铁男早就有了准备，“还是到县里，你说我听吧。”

在县委会议室，夏闻天例行公事地听了汇报，晚上就住在了位于前插镇的县宾馆。张铁男诡道得很，他深知夏闻天、邓大海都不是喜欢大吃大喝的市领导，晚上的工作餐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夏闻天、邓大海走进餐厅包房时，被墙上的一幅画吸引住了，众人坐下后，夏闻天微笑着问：“张铁男，墙上这幅画好像画的是朱元璋吧?

“夏市长好眼力，这幅画画的是四菜一汤的来历。”张铁男自鸣得意地说。

“噢，这么说从元朝开始就有四菜一汤了？”夏闻天颇感兴趣地问。

“可不！”张铁男煞有介事地说，“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年遭了天灾，各地粮食欠收，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可一些达观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出身贫苦、讨过饭的朱元璋对此非常恼火，决心予以整治。有一天，适逢皇后的生日庆典，朱元璋趁诸位大臣前来贺寿之际，有意摆出了粗茶淡饭宴客，以此警醒文武百官。当十多桌席位的人坐齐以后，太祖便令宫女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萝卜，百味药也，民谚有‘萝卜上市，药铺关门’之说；第二道菜

是炒韭菜，韭菜生命力旺盛，四季常青，象征国家长治久安；再就是两大碗青菜，以此喻言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最后上了一道极普通的葱花豆腐汤。宴后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上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是违犯，严惩不贷。’从此，四菜一汤的规矩便从宫内传到了民间。我让县文化馆一位有名的画家画了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提醒县里的干部宴请领导千万别忘了四菜一汤。”

张铁男洋洋得意地说完，以为夏闻天、邓大海等人会为之叫好，没想到，夏闻天却绷着脸说：“历史上可供后人学习的廉政楷模多了去了，何必瞄着骑在人民头上的皇帝老儿去取经，只怕是真经没学到，倒是沾染上了皇帝老儿身上的霸气、奢侈之气！”

“夏市长说得是，我明天就换上一幅海瑞的。”张铁男沮丧地说。

“好了，张铁男，先把你们准备好的四菜一汤给我们上来，填饱肚子再说吧。”邓大海不耐烦地说。

“夏市长、邓市长，你们来得突然，县里没来得及准备什么，就汤汤水水对付着吃点热乎的吧！”牛禄山苦着脸说。

“老牛，我和夏市长难得在一起吃顿饭，把你们皇县特产十里香上一坛，让夏市长尝尝！”邓大海爽朗地说。

很快菜就上来了，白斩鸡、红烧鲤鱼、盐水河虾、灯笼茄子、炒空心菜、炝拌干豆腐丝，菜并未过格，只是汤端上来时，汤汁鲜美，香味扑鼻，众人精神为之一振。

服务员给每个人盛了一碗，石存山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问：“哎，张书记，这是什么汤，这么好喝？”

张铁男故作不知地问身边的王汉生：“老王，这是什么汤？”

“这是山珍汤，用香菇、粉丝、鸡肉等原料煨制的，加了点扇贝，还有一些中药。”王汉生一本正经地说。

“好，有点佛跳墙的味道，看来皇县不光有钼矿，还有美食嘛！”夏闻天也赞叹道。

“是啊，铁男，青山，赶紧把十里香打开，让我们尝尝！”邓大海等不及地催促道。

服务员取来一坛酒，启掉封好的泥盖，顿时酒香扑鼻，每人倒了一杯。

张铁男举杯说：“夏市长、邓市长，诸位领导，我代表全县人民敬你们一杯！”

众人只好一饮而尽。

夏闻天不善饮酒，只抿了一小口。

邓大海豪爽，一饮而尽，喝罢赞不绝口：“铁男、禄山，都说皇县十里香不错，一直没有机会品尝，别说，还真有点茅台的味道。”

“黄局长，魏国山有下落了吗？”石存山一边吃一边问。

“还没有，不过这小子盗矿的贼心一直没死，我已经命令干警密切注意矿山动静，只要这小子敢露面，就没个跑。”黄跃文信誓旦旦地说。

“黄局长，既然是盗矿团伙，不可能?有魏国山和魏小六两个，其他团伙成员也没有抓到？”石存山继续问。

“没有，这帮小子鬼得很，风声一紧就没影了，说实在的，矿山太大了，死看死守有一定难度。张书记上任以来，查封了两百多个有隐患的坑口，皇县公安局安排了一百五十多名警力巡逻警卫，严防擅自生产和盗采资源的情况发生。但即使一百五十名警力全部到位，他们要三人一组‘四班三运转’，最多也就是十二个组在同时巡逻，这对于二百多坑口来说，明显力不从心。”黄跃文一副力不从心的表情。

“这里盗矿很猖獗吗？”夏闻天突然问。

“是啊，夏市长，盗矿贼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井下堆金藏银，近两年钼矿价格从每吨两万元直线上涨到每吨二十二万元，一个民工偷潜下井，盗采一天的矿产资源就能卖到一二百块钱，那些私挖盗采的组织者、选矿厂的收购者赚到的就更多了，今年以来，光是皇县公安局逮捕或刑拘的非法盗采人员就有八十多名，受治安处罚的六百多

人，魏国山团伙一直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这伙盗贼不同其他团伙，太狡猾，几次抓捕都逃脱了。”黄跃文振振有辞地说。

“我听说一些矿主一天的生产利润就高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在这里，一夜暴富的矿主买两百万元一辆的法拉力如同儿戏，女儿结婚唱一个堂会，请演员大腕就花几十万元。有的人在澳门豪赌，一次输掉数百万元眼都不眨，铁男、青山，我郑重提醒你们，在皇县绝不允许矿主发财、矿工遇难、政府埋单的情况出现！”夏闻天严肃地说。

“夏市长说得很对，安全生产归我主管，我也要提醒你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反复强调停产井下采掘的危险性，对那些组织外地农民私自下井的工头儿，要依法惩处。要发动群众，开展有奖举报，真正布下千里眼、顺风耳。”邓大海插嘴说。

这顿饭大家吃得都很满意。

第二天早晨返回省城的路上，夏闻天还在夸昨晚山珍汤味道好。

邓大海哈哈大笑地说：“闻天，你真以为那是山珍汤啊？”

“怎么，大海，难道有假？”夏闻天疑惑地问。

“鲍鱼、鱼翅、干贝、海参、鱼肚虽然剁碎了，但还是能吃出来的。我觉得昨晚的山珍汤就是佛跳墙。”

“怪不得粉丝那么短，难道是鱼翅？”

“当然是鱼翅了，不仅汤是佛跳墙，酒也不是十里香，是事先灌好的茅台。”邓大海毫不隐晦地说。

“我一点也没多想，大海，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公安局长，那昨晚你为什么不点破呢？”夏闻天不解地问。

“闻天，我觉得皇县的情况很不正常，我让存山他们放长线，等钓到大鱼再向你汇报。”

邓大海的话让夏闻天心中一紧，心想，张铁男是怎样一个人？事儿做得天衣无缝，把别人拉下水竟然神不知鬼不觉。

夏闻天弃学从政以来，发现不少像张铁男这样的官场老油条，简直就是官混子，这些人整天琢磨的就是乌纱帽，怎么可能全心全意为

老百姓服务?

夏闻天望着车窗外绿油油的原野，陷入了沉思……

25 情变(1)

丁能通陪同夏闻天率领的加拿大地铁考察团在加拿大访问了半个多月，其间，他去了自己在温哥华的家。

为了给衣雪和儿子一个惊喜，他事先没告诉他们娘儿俩，可是丁能通的突然袭击并没有给衣雪带来惊喜，而是恐慌，因为房间里不仅有男人的鞋、领带，洗手间里还有剃须刀。

丁能通全明白了，为什么在国内每次与衣雪通话，都不欢而散，衣雪起初不断地打来电话，劝他辞职来加拿大，后来电话少了，每次通话都不冷不热的，但是无论如何丁能通也想不到，相濡以沫十年的妻子会红杏出墙，给自己戴了一顶外国绿帽子，丁能通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为了儿子，丁能通强忍痛苦住了两天，临走时给衣雪写了两份离婚协议书，离别时强忍泪水扔下一句话："雪儿，既然我不能给你幸福，就还给你自由吧！"

当丁能通关上门时听到了衣雪撕心裂肺的痛哭……

从加拿大回到北京，丁能通躲在房间痛哭了一个晚上，他太委屈了，在丁能通的骨子里，不是个轻易否定自己的人，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婚姻失败了，尽管他仍然爱着衣雪，可是他无法接受那顶绿帽子。

就在丁能通情感世界跌入低谷的时候，罗小梅风情万种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到北京是来参观国际车展的，同时送表弟罗虎到县驻京办上任，罗虎成了新任皇县驻京办主任。

罗小梅没住北京花园，因为熟人太多不方便，她给丁能通打电话时，正坐在凯宾斯基饭店的咖啡岛。爱情有着乘虚而入的习惯，丁能通太需要情感的慰藉了，他迫不及待地开车去了凯宾斯基。

柔和的灯光中，罗小梅穿着淡粉色的丝质吊带裙，正捧着一本时尚杂志随意地翻着，面前放着一杯咖啡，若隐若现的乳沟像是充满诱

惑的陷阱，丁能通只有一个念头，跳进去，一定要跳进去。

“小梅，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丁能通按捺着自己的心跳，尽量显得从容地说。

“人家想给你个惊喜，瞧你又黑又瘦的，通哥，怎么驻京办主任当得不开心？”

听到“惊喜”两个字，丁能通心里一紧，情不自禁地想起二十天前自己去加拿大也是要给衣雪一个惊喜的，然而惊喜却换成了两个人分手的痛苦。

对于男人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戴绿帽子，丁能通戴过了，而且觉得自己像个男人，戴得很有风度。

回想起自己接触过的女人，罗小梅是最懂得包容的，她好像从来不懂得吃醋，她的胸怀里有着大地母亲般的情感天地。也许对于罗小梅来说，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她一生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幸福活着的。

丁能通坐下来，却没要咖啡，而是要了一瓶科罗娜啤酒。

“通哥，你情绪不太好，如果很想喝酒的话，我陪你，这次到北京就是想好好陪你几天的。”罗小梅一挥手又要了五瓶科罗娜啤酒。

“小梅，你不是来参观国际车展的吗？”丁能通不经意地问。

“是想买几辆车，不过主要是想你了，如果只是为了买车，也用不着我这个董事长亲自来。”

罗小梅用柔嫩的舌尖轻舔了舔性感的嘴唇，整张脸顿时生动起来，丁能通抑制着自己要吻的冲动，平和地说：“小梅，为什么不把自己嫁了？”

“通哥，把自己嫁掉很容易，但是我不能保证不给他戴绿帽子，因为我被一个人囚禁了，我被他判了无期徒刑。”

“别傻了，小梅，我是个有家的人！”

“通哥，你知道什么是家吗？”

“什么是家？”

“有女人的地方才叫家，你的家在哪儿？在加拿大吗？别骗自己了，通哥，我坚信衣雪早晚与你分手！”

罗小梅的话让丁能通无地自容。

“小梅，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当初让她和孩子去加拿大是错误的，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丁能通说完，一口气吹了一瓶科罗娜。

“通哥，对不起，我没想到这么快！”罗小梅很伤感地说，但心里一阵阵窃喜。

罗小梅惦记丁能通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她爱这个男人，罗小梅一向自恃高雅，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爱的男人并不多，有些傻女人只用金钱和地位作为衡量男人的标准，罗小梅精明得很，她深知在中国获得金钱和地位不是什么难事，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早就指点了迷津。

罗小梅心目中的男人横而不流，可以诡秘但不鬼祟，可以忍辱含垢但决不苟且偷生，做人做事不张扬，喜欢不露声色地观察目标，有一?让人不容易发现的淡泊。这个男人她找得好苦，终于在自己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时找到了，他就是丁能通。

罗小梅是个锁定目标永不放弃的女人，因为爱，她可以包容丁能通的一切，喜其所喜，乐其所乐，今天终于盼到了希望，罗小梅暗下决心，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小梅，我对爱已经迷茫了，我怀疑，爱情不过是一种理想，连衣雪那么本分的女人都会红杏出墙，这世间还有什么情感是值得坚守的？”

25 情变(2)

丁能通又吹了半瓶科罗娜，神情中竟多了些委琐。罗小梅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怜爱，伸出纤纤玉手抚摩着丁能通冰冷的手。

“通哥，人生的全部遗憾就在于没有回头路，即使你回头了，也不是你要走的那一条路了，还是往前看吧，我愿意一直陪你往前走。”罗小梅深情地说。

“小梅，我不配，我连自己的老婆都守不住，我不配有人爱。”丁能通沮丧地说。

“通哥，你过于自责了，我自己也不懂我自己，但是我懂你！”罗小梅深情地说。

“可是，小梅，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把香港黄河集团的钼矿拿到手的？”

丁能通突然转换了话题，这个话题一直藏在他心里如鲠在喉，他做梦都在为罗小梅担着心。

“通哥，怎么是搞到手的，完全是公平交易。”罗小梅嗔道。

“小梅，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可以收购这么有实力的企业？”

“通哥，我知道你为我担心了，我是董事长不假，股东有十几个呢，再加上银行贷款，有什么不能收购的？当时‘肖贾大案’刚刚发生，许多与‘肖贾大案’有染的外资企业怕受到牵连，纷纷撤资，香港黄河集团也不例外，贾朝轩去香港赌博，每次水敬洪都陪着，水敬洪从贾朝轩身上没少捞好处，他当然怕受到贾朝轩的牵连，水敬洪卖钼矿时急得团团转，就怕找不到接盘的，当时县委书记张铁男找到我让我接，我说我实力不够，他说有十几个大股东，县里出面帮着贷款，我这才把钼矿接了。通哥，我瞒谁也不敢瞒你呀！要说有猫腻儿也是水敬洪为了捞好处故意压低价格，条件是给他个人一百万美金，县里按着市里的规定，算是按着外商引资奖励条例奖给他的，并无违纪违法之处。”

“小梅，你们矿上十几个大股东，都是什么人，怎么这么有钱？”

“对不起，通哥，这是商业机密，除非你给我当总经理，否则我不会告诉你的！”罗小梅娇柔中透着诡谲。

“小梅，别怪我，我只是担心你被别人利用了。”

“通哥，都是我利用别人，想利用我的人还没出生呢！”罗小梅妩媚地一笑说。

“罗虎不是你们矿上的办公室主任兼护矿队队长吗？怎么突然进京当起皇县驻京办主任来了？”

“是我向张铁男求的情，想让他来北京历练历练，你知道，通哥，如果我不是在北京当了几年县驻京办主任，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

罗小梅话没说完，脸色绯红地低下头。

“不会什么？”丁能通追问。

“傻瓜，北京是我俩的红娘，通哥，既然你想喝酒，不妨一醉方休。小姐！”

罗小梅一挥手，又要了五瓶科罗娜，丁能通许久没有面对美酒和美人了，索性放开量喝了起来，俗话说借酒浇愁愁更愁，喝着喝着头便晕了起来。

丁能通嘴里喊着衣雪的名字，已经有八九分醉意，罗小梅怜爱地扶着他上了电梯，两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进罗小梅的房间，丁能通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起来。

罗小梅在洗手间投了一把毛巾，然后放在丁能通的额头上，又脱了他的鞋，丁能通说着梦话：“雪儿，你别离开我！”然后一把把罗小梅搂在了床上……

26 群众来信(1)

药王庙社区即将动迁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四起，搞得药王庙社区里的老百姓人心惶惶的。

药王庙社区有近八百户《清江日报》职工，大部分是退休干部，其中也有原《清江日报》老总编杨仁泽，老先生对市政府打药王庙社区的主意很有想法，一封发自肺腑的信寄给了省委书记林白，林白看后有些坐不住了，他亲自用红色保密电话通知洪文山和夏闻天一起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洪文山和夏闻天是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碰上的，两个人的奥迪轿车几乎同时停在了省委办公大楼的雨搭下，两个人并不知道林白找对方，互相一通气才知道林白两个人都找，这才觉得问题不简单。

洪文山和夏闻天不同，毕竟是省委常委，平时有什么事林白在电话里就沟通了，林白是运用民主集中制的高手，凡事在不成熟之前都要主动与常委们通通气，吹吹风，做到心中有数后才上常委会。

今天林白留了一手，分别通知洪文山和夏闻天来一趟，是不想让洪文山和夏闻天事先沟通有准备，他早就闻听两个人磨合期还没过，经常擦枪走火。虽然夏闻天学院气足一些，能够忍让，但毕竟年轻气盛，林白也想借这次谈话之机给两个人上上课，讲一讲团结的重要性。

洪文山和夏闻天一边往省委办公大楼里走，一边揣度林白让东州市党政一把手都来会是什么事，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药王庙社区的事，因为这个项目尚未签约。

林白正在接待国家建设部的领导，他的秘书小郭安排洪文山和夏闻天在林白专有的小会议室等了一会儿，两个人刚喝了一口茶，就听到了林白的朗朗笑声。

“老洪、闻天，久等了！”

“老林，我们也是刚到。”洪文山笑着说。

走进林白的办公室，林白亲自给两个人沏了茶。

“我刚送走建设部的领导，房价太高了，老百姓承受不起呀，连建设部的领导都坐不住了。”

“房地产过热主要是因为投机需求快速增长，使住宅需求被过度放大造成的，一些高收入群体把住宅作为主要的投资品进行炒作，结果是房价越来越高，导致房价收入比不断上升，许多大城市已经高得十分离谱。”夏闻天儒雅地说。

“是啊，这些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没能伤及过度投机炒作的筋骨。抑制住宅需求增长的政策，比如从严征收营业税，征收住宅收入所得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将税赋转嫁到下家，对炒房者没有影响，结果不是抑制了房价，反而是抬高了房价。”林白感叹道。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及炒房高收益的影响下，海外华人资金及其他外资将继续加快向中国房地产的流入，我倒觉得东州应该利用好这些流入的资金，以房地产为契机，重振东州经济。”洪文山兴奋地说。

“老洪，今天找你和闻天来就是想和你们谈谈东州的房地产发展，这是原《清江日报》退休老总编杨仁泽给我写的信，你们看看吧。”

洪文山接过信才明白林白找他和夏闻天来的目的，信中写道：

林白同志，您好！

我是以一名退休老党员的身份给您写信，也是代表东州市中山区药王庙社区的老百姓给您写信。近来不断有传闻，东州市政府打着危房改造的名义，即将动迁药王庙社区，要盖什么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起初我不太相信，几经了解确有其事。

近年来，一些地方领导在城市建设上重地上，轻地下，热衷于建大马路、大广场，大搞人造景观、假古董，造成很大破坏和浪费，而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却欠账很多，群众十分不满。

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无法治愈的顽疾。不论是中央的三令五申，还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批

评，都无法抑制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

药王庙社区这次拆迁涉及三四千户家庭，以及七八十家企业，取而代之的将是高达四百米的全国第一高楼。药王庙社区从一九九五年后才开始集中盖楼房，这里面临中山大街这条东州市最宽最气派的城市中轴线，从东州国际机场出发，沿中山大街驱车，可以畅通无阻地直达东州市政府。其中，相当多的楼房建成不过几年时间，长一点的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根本不存在危房改造这样的说法，但就是为了这个‘全国第一高楼’的招商引资项目，几千户居民就要牺牲自己的家园，搬离这一城市中心地区，这是典型的政绩心理在作怪！

近一个时期，由于房价上涨过快，中央要求地方不能大拆大建，在这种背景下，东州为何还要坚决上马全国第一高楼？外商的利益重要，政府的利益重要，那么市民的利益怎么办？

无论如何盖全国第一高楼都与人?急需解决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无关，相反还能制造当地房地产市场的非需求购房氛围。

26 群众来信(2)

在许多人看来，东州是个落后的城市，但原因并不在于它缺乏气派的高楼，而在于其文化的缺失。从秧歌节到花博会，我们也没有看到东州表现出一个清晰的城市文化诉求，相反，却看到了好大喜功，只做表面文章的诸多第一。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想不通，希望林书记在百忙中能给予答复！〖HK〗

洪文山看后眉头紧锁并未说话，只是顺手递给了夏闻天，夏闻天看后无奈地把信放在了茶几上。

“二位看后有何感想啊？”林白温和地问。

“老林，看来这个杨仁泽，我应该亲自找他谈谈！”洪文山先开了口。

“谈什么？不会是兴师问罪吧？”林白不客气地说，“我看这封信说得有一定道理。闻天，你怎么看？”

“林书记，香港黄河集团确实看中了药王庙社区这块地，也想搞个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我和文山同志却觉得药王庙社区的位置更适合搞国际会展中心，东州作为全国装备制造业基地，的确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我们每年举办一次装备制造业国际博览会，对东州乃至全省装备制造业发展都是一个大的牵动。为此，我亲自拜访了黄瀚晨先生，老先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酒店和会展中心一起搞，我和文山分别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认为方案可行，这个项目对经济低迷的东州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因为一旦黄瀚晨大张旗鼓地在东州投资，其他外商就会随之而来，全国第一高楼会起到良好的宣传示范作用。不过，目前还只是处于意向阶段，并未签约。”夏闻天回答得客观谨慎。

“老洪、闻天，我理解你们一心想把东州经济搞上去的心情，但是眼睛不能只盯着GDP，我们抓经济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前两天《内参》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为何国富民

不裕》，发人深省啊！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政府以人为本，要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如今你们要打破几千户家庭安居乐业的日子，只是为了地方政府和外商的利益，一旦引起群访，影响会非常恶劣，所以我提醒你们，如果上这个项目，必须合理补偿拆迁费，药王庙社区地处东州的黄金地带，外商想赚钱可以理解，但是要按照老百姓能在附近买得起房子来补偿，绝不能出现人家在市中心黄金地带住得好好的，拆迁后在市中心买不起房，只能到郊区去买的情况。老洪，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另外，决不能克扣老百姓的补偿款，一旦出现要严厉查处。”林白的语气非常严肃。

“老林，这个项目虽然敏感，但绝对是启动东州经济的导火索，我们会把工作做细做实，东州经济搞不上去，老百姓的富裕就无从谈起，我相信道理讲清了，老百姓会理解的。”洪文山自信地说。

“理解？就怕是有的干部把经念歪了，前一段我在北都大饭店宴请客人，由于日本客人对一道菜的做法感兴趣，非要到后厨参观，我只好陪着去了后厨，结果我发现了后厨竟然挂着一张常客喜好清单，上面赫然写着东州市副市长何振东的大名，还有东州市社保局局长房成高，上面标明每个人喜欢喝什么名酒，喜欢吃什么菜以及经常用餐的包房，结账折扣等，非常详细，何振东不就是主管城建、房地产和社保基金的副市长吗？老洪，房成高曾经当过你的秘书，同志们，‘肖贾大案’才过去多久，就有人忘记了！”

林白说得有些激动，他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接着说：“我建议你们市委召开一次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让袁锡藩、钱学礼等人现身说法，一定要让大家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

“林书记，振东同志是从县里提拔上来的，在下面就养成了吃吃喝喝的毛病，我这个当班长的，平时过于顾及团结问题，该提醒的没提醒到位，我也有责任！”夏闻天诚恳地说。

“闻天啊，今天找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检讨的，还是那句老话，万事民为先，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我希望你们这届班子能以民生为

主，脑袋里少考虑政绩，多考虑民生，切实给老百姓办几件漂亮的实事！”

27 车展(1)

星期六一大早，丁能通就开着奔驰车去凯宾斯基接罗小梅，两个人约好去国展中心买车。

丁能通走进酒店大堂时，罗小梅和罗虎正坐在沙发上等他。

罗小梅今天刻意打扮了一番，淡绿色恺撒小衫搭配一款白色短裙，让她演绎得异常高贵，也异常诱人，毫无装饰的裙款让人自然而然把目光集中在胸部诱人的乳沟，灵动的双眼，可人的面庞，加之清新完美的秀发，使罗小梅总是能够用她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妩媚打动人。

“通哥，你来了！”罗虎先起身殷勤地打招呼。

丁能通不太喜欢罗虎，总觉得罗虎身上有一股邪气。

“罗虎，你也去？”丁能通不太高兴地问。

“通哥，听说车展上美女如云，我去开开眼。”罗虎大大咧咧地说。

“通哥，别听他胡说，今天我俩只看车，看中什么车让罗虎负责就行了。”罗小梅妩媚地笑了笑说。

国展中心可谓是人头攒动，火爆异常，名车荟萃，美女如云，无论是热歌劲舞还是香车美女，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罗虎一进国展中心眼睛就不够使唤了，这家伙不看车，只盯着美女看，丁能通发现车越豪华，车模穿的就越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丁能通本就不是为了买车，虽然也象征性地看车，但眼睛也没离开美女。

在车展上，车模绝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日本车模穿得最少，许多人的相机镜头或摄像头对着车模的下身，还有些好色之徒借与车模合影之机，吃人家豆腐。

罗虎不时纠缠着丁能通给他和美女拍照，罗小梅对豪华车感兴趣，在“法拉利”展台摆放着法拉利新款车F430以及世界上最快的

612SCAGLIETTI敞篷式跑车，一下子吸引了罗小梅。

罗小梅走到工作人员旁边说：“先生，这辆F430我可以试试吗？”

这种豪华车试车事先应该登记，参展商确认你有购买实力才可以试。工作人员仔细打量了一下罗小梅，显然被她身上散发出的高贵气质所打动，点了点头。

罗小梅坐进车内，“呜呜呜”，一阵尖锐的引擎声突然响起，车迷们如潮水般涌到法拉利展台，罗小梅坐在法拉利车内，曼妙的双腿被豪华的座椅衬得更加修长。

试完这辆红色的F430后，罗小梅让丁能通和罗虎等她一会儿，她一个人上了位于展台二楼的工作区，与车展商代表约谈了十分钟后，温文尔雅地走下楼梯。

罗虎赶紧上前问：“姐，你看中这辆法拉利了？”

“这辆车动感太强，我更喜欢那辆敞篷的。”

“姐，在矿山还是开悍马过瘾，我们去悍马展台看看吧。”

“好吧，不过，那辆敞篷的法拉利我也要了。”

罗小梅说得轻松，丁能通听得咋舌。

三个人来到悍马展台，车模妖艳高挑儿，电眼妩媚，罗虎见了一脸的贪婪，他为了吃人家的豆腐，主动凑上去与美女搭讪。

27 车展(2)

“小姐，这款车一辆多少钱？”

车模见罗虎一身匪气，根本没瞧得起他，用鄙夷的口气说：“这车很贵的，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罗虎听出来小姐根本没瞧得起自己，当时就被激怒了，他大声吼道：“今天我就让你瞧瞧，一般人是怎么把这辆车买走的，别说车了，你说吧，你值多少钱？我今天连你一起买走！”

罗小梅听罗虎的话太过分了，连忙上前制止：“罗虎，你胡说什么？小姐，对不起！”

罗虎的张狂引来许多人观看，参展商见展台围了许多人，便走了过来问丁能通：“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丁能通尴尬地笑了笑，看来参展商以为丁能通更像是一个买得起车的老板，罗小梅赶紧走过来说：“这款悍马，我们要五辆，具体事由这位罗先生与你们谈。”

罗小梅的话一出口，全场的人无不咋舌，参展商更是喜出望外，他用愠怒的目光瞪了车模一眼，意思是责怪车模乱说话，险些得罪了财神爷。

罗小梅交代完挽起丁能通的胳膊就走，她知道丁能通从心里讨厌罗虎，她不想因为罗虎破坏了与丁能通约会的情调，于是甩掉罗虎，两个人走出会展中心。

“通哥，中午了，想吃点什么？我请客！”罗小梅风情万种地说。

“小梅，你今天变得我快不认识了，你买那么多悍马干什么？”

丁能通觉得罗小梅像个暴发户，没想到她出手如此阔绰，钼矿真的那么赚钱，他赚的钱里有没有矿工的血汗？

“通哥，你以为我买这些车是矿上用的？我是要捐赠给县委、县纪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

“这些衙门并不缺车，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出来做点慈善事业？”

丁能通心里清楚，这么好的车捐给县委、县纪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就等于捐给了张铁男、王汉生、牛禄山和黄跃文，这是变相行贿！

“通哥，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县委、县纪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捐台车也是应该的。”罗小梅摇晃着丁能通的胳膊说。

“小梅，你想没想过，多少矿工的血汗换一辆悍马吗？即使你的钱是凭本事挣的，也不应该这么张扬，那个罗虎竟然在车展上口出狂言，连车模也要一起买走，这是北京城，到处是龙，遍地是虎，哪容他一个小小的县驻京办主任撒野！”

丁能通越说越激动，一甩罗小梅的胳膊向自己的奔驰车走去，罗小梅惟恐丁能通败兴，赶紧追上去温柔地说：“通哥，罗虎是个土包子，干吗跟他一般见识，我以后多捐善款就是了，别生气了，我们去燕莎的萨拉伯尔吧！”

丁能通望了一眼娇艳欲滴的罗小梅，心想，自己也是，人家有钱愿意买啥就买啥，与自己何干？便无奈地摇了摇头，钻进了奔驰车。